

紅淚影

一名外國
紅樓夢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紅淚影序

中國小說之發達與劇曲同。皆循天演之軌線。由渾而之畫。由質而之文。由簡單而之複雜。攷之史。優伶之起極古。春秋戰國已有之。歷代踵盛。至趙宋效鑿人結束。遂有粉墨登場者。逮及元明。院本大著。其發達之迹。歷歷可尋。維小說亦然。中古時斯風未暢。所謂小說。大抵筆記札記之類耳。魏晉間雖有傳體。而寥落如晨星。迨李唐有天下。長篇小說始盛行於時。讀漢以下諸史。藝文志可睹也。趙宋諸帝多嗜稗官家言。官府倡之於上。士庶和之於下。於是傳記之體稍微。章回之體肇興。艸創權輿。規模已備。今叢書中尙存數種。足以攷見其梗概。夫小說與劇曲實爲文明之代表物。而皆發達於趙宋之代。斯亦世變之一奇矣。厥後作者浸多。流布漸廣。元有水滸傳。西游記。明

有金瓶梅。隔簾花影。三國演義。本朝有紅樓夢。花月痕。海上花。兒女英雄傳。七俠五義。傳名作。如林。幾以附庸蔚爲大國。豈非一循乎天演之自然者哉。然而吾國文人之心理之眼光。皆視小說爲遊戲文章。殊鮮厝意。即有奇作異製。迥越恒谿。亦屏諸文學界外。不肯稍挂齒牙。自邇年西風輸入。事事崇拜。他人卽在義理詞章亦多引西哲言爲典據。於是小說一科遂巍然占文學中一重要地位。譯人蝟起。新箸蠶出。直推倒舊說部。入主齊盟。世之閱者亦從風而靡。舍其舊而新是謀焉。余嘗調查每年新譯之小說。殆逾千種。以外嗚呼。可謂盛而濫矣。獨怪出版雖繁夥如斯。然大都襲用傳體。其用章回體者則殊尠。傳體中固不乏佳篇。如閩縣林琴南先生諸譯本。匪特凌鑠元明。頡頏唐宋。且可上追晉魏。爲稗乘開一新紀元。若夫章回體諸譯本。則文彩不足以自發。篇幅旣窘。筆墨尤猥。較諸花月痕。品花寶鑑等作。尙有霄壤。

之分。更何論紅樓夢海上花水滸傳之。夔絕者乎。唯昔年新小說社所刊之東歐女傑傳。迺嶺南羽衣女史手筆。摹寫泰西禮俗。士女風流。纖毫畢見。其筆力足以上繼古人。其才華足以驚動當世。後以女史他行。而此絕大絕奇之野乘。竟輟於半塗。閱者惜之。至今數年以來。海內之士。遂無有踵女史而爲之者。豈譯本亦必循天演之軌線。有短篇然後有鉅帙。有文言然後有白話耶。不然。何撰述者之寥寥。罕覩若是也。去臘廣智主人示我以息影廬所繙之紅淚影。屬爲評訂。取而讀之。蓋言情之作。體裁則有意仿金瓶梅紅樓夢二書者。雖屬譯本。而構境遣詞。匠心獨運。不啻自撰。嬾之東歐女傑傳。才力實相伯仲。尤妙在善寫外邦風物。令觀之者。儼如神游其域。目覩其人。至於藻耀高翔。情思宛轉。移步換形。引人入勝。猶其餘事耳。全書洋洋灑灑。凡三十萬言。精神貫注。到底不懈。洵可稱力破天荒之著作。是書一出。吾知塗。

術。既。啓。接。踵。繼。武。愈。出。愈。奇。行。見。宏。鴻。譯。文。與。傳。記。名。家。分。道。而。揚。鑣。並。駕。而。爭。勝。安。見。譯。本。中。不。有。施。耐。庵。王。鳳。洲。曹。雪。芹。諸。巨。子。挺。起。其。間。也。然。則。是。書。也。豈。但。一。新。時。人。之。耳。目。且。將。爲。新。小。說。之。先。河。矣。爰。不。辭。譴。陋。爲。之。評。點。一。過。而。歸。之。并。誌。數。言。於。簡。端。以。諭。將。來。之。讀。者。時。光。緒。戊。申。仲。冬。上。浣。之。二。日。嶺。南。披。髮。生。

紅淚影目錄

- 第一回 重似續老藩侯訓姪 興學校貴公子延師
- 第二回 楊柳風前花逢解語 芙蓉露下草種同心
- 第三回 射影含沙人言可畏 離鸞別鳳我恨伊何
- 第四回 腸斷釵分悲流鵲血 情憐玉碎願結鴛盟
- 第五回 郎對織縑莫忘織素 卿何多病半爲多愁
- 第六回 燈紅酒綠共泛平湖 石爛槎枯難填恨海
- 第七回 鳳背同騎姮娥奔月 驪歌代祝夫婿封侯
- 第八回 偶現曇花根同幻化 再尋蕉鹿夢已惺惺
- 第九回 邊夫人設帳授門徒 安爵主遺金託孤女

- 第十回 故劍猶存鸞膠再續 掌珠遽奪樛木同摧
- 第十一回 觸物感懷鶯憐燕愁 談風弄月柳妬花嬌
- 第十二回 覩來書貧嫗起貪心 評絕豔郎君具冰鑑
- 第十三回 寫相思暗題紅豆曲 經故里愁對白榆天
- 第十四回 蕉葉有心空知捲雨 楊花無賴祇愛隨風
- 第十五回 沈香臺化作武陵源 藕花樹差比長生殿
- 第十六回 水縐一池干卿甚事 波涵千頃似我深情
- 第十七回 小伯爵思射孔雀屏 癡公子代傳青鳥信
- 第十八回 六禮告成結褵有待 萬緣俱斷破甌難完
- 第十九回 紅蠟成灰心猶未冷 冰蠶到死絲尙頻抽
- 第二十回 子母林銜憤擬投緼 姊妹花反顏思割席

-
- 第廿一回 寒侵么鳳嬌增驚心 疾變河魚名醫束手
第廿二回 韋太醫關懷防內賊 安小姐揮淚慰癡郎
第廿三回 慾念既深焚琴煮鶴 天良難昧返璧還珠
第廿四回 痛離恨遺札了塵緣 慶合歡交杯成大禮

先將家世鋪叙詳明。在今日新小說界。稍嫌率直。然小說是中國。所謂正格。所謂開章明義也。

紅淚影卷一

英國巴達克禮著

息影廬主繙譯

第一回 重似續老藩侯訓姪

興學校貴公子延師

話說英國尼華士里府。昔日有一藩侯。姓安。官名克信。乃英國名門世胄。累代簪纓。祖上曾征平蘇格蘭土寇。克復了多少城池。論起安家的汗馬勳勞。真是功在國家。名輝青史。傳至第三代嫡孫克信。雖然門庭赫奕。家有良田萬頃。俸祿千鍾。可惜美中不足。偏遇一脈單傳。人丁微薄。那克信晚境悲涼。常恐百年歸世。無人承襲。安氏的世職。深以爲念。因此年過花甲。漸厭政務。當日修了一道告老表章。乞骸歸里。那英國朝廷。因克信係功臣的後裔。况兼身事兩朝。忠勤夙著。是以篤念老成。准其帶俸歸田。優遊林下。克信奉到

借伯才貌
如此無怪
其眼高於
頂

秦西風俗
原是如此
不得以中
國禮法律
之

朝旨喜不自勝。隨即入宮謝恩。拜別衆僚友。擇日榮歸故里。克信膝下並無一男半女。祇有一從堂姪。名喚璐環。表字浩伯。生得一表人材。更兼風流自喜。善於修飾。每逢出入城市路上的行人。無不讚羨。有的說是潘安再世。有的說是宋玉還魂。看官須知。若照安氏支派而論。將來承襲克信爵位。應推浩伯。況且克信亦久有意以姪爲嗣。是以浩伯自幼即留養克信府中。真是愛若奇珍。視同己出。及至年方二九。更學得滿腹文才。凡政法理算等科學。琴棋詩畫等美術。無一不通。因此尼華士里府以至倫敦一帶。遠近士女。聞浩伯的才貌安家的富貴。無論小家碧玉。閨閣名媛。甚至田家村女。每逢茶會。個個爭妍獻媚。均欲嫁與浩伯爲妻。各家父母亦欲與安家結婚。百計賁緣。附鳳攀鱗。趨之恐後。當時里巷童謠有云。有女嫁得安浩伯。富貴綿綿到頭白。有女嫁得安璐環。神仙佳耦在人間。可見遐邇爭傳。人人羨慕。豈知世

極力寫浩
伯落落難
合反擊下
文

麗句

秦西軍人
之服最爲

間。百。事。每。每。有。出。人。意。表。者。俗。語。說。得。好。有。意。栽。花。花。偏。不。發。無。心。插。柳。柳。反。成。陰。只。因。那。浩。伯。生。性。古。怪。與。衆。不。同。他。平。日。生。長。富。貴。之。家。每。逢。酒。筵。茶。會。歌。舞。場。中。以。及。親。朋。慶。弔。往。來。目。中。所。見。的。名。門。閨。秀。不。知。多。少。偏。無。一。個。入。他。的。眼。內。凡。有。向。他。求。婚。者。非。嫌。此。女。語。言。無。味。即。說。其。人。面。目。可。憎。或。詆。其。眉。黛。不。入。時。宜。或。鄙。其。笑。顰。過。於。作。態。有。時。慮。環。肥。之。過。重。有。時。防。燕。瘦。之。輕。佻。因。此。歲。月。蹉。跎。紅。鸞。久。難。照。命。正。是

年。年。楊。柳。虛。春。色。

歲。歲。鴛。鴦。冷。夢。魂。

閒話休提。且說浩伯聞得叔父克信榮歸。驕從已抵尼華里士府界內。急忙督率家人。套起輛雙馬暖車。自己騎了一匹黃驃馬。跟隨在後。直往加勒河干迎接。行至士丹街十字路口。遠望見一位中軍官。身上穿着戎服。兩肩金綵。披拂頭上。戴着一頂瓜皮戎帽。帽上插着鸕鷀羽數根。蒙茸如雪。腰間橫

一口七寶鑲金雁翎刀。騎着怒馬。跑得一頭大汗。急急忙忙趕來。一見浩伯。即飛身下馬。恭恭敬敬的行禮。口稱侯爺官舫現泊星利橋。在下特來報知公子。浩伯答道。我已知道了。如今你先回府中伺候着。我隨後便接侯爺由威頓街回府。免得要過三段坡。馬車上落。怕他老人家受了顛簸。你便順告知衛兵隊長。着他們在挨耳角伺候便是。你快些去罷。那中軍官垂手鵠路立。連忙答應了幾個。着着。候浩伯馬行已遠。然後跨鞍望東直去。浩伯出了士丹街。望加勒河干加鞭疾進。那馬跑得口角亂噴白沫。約行十餘里。望見星利橋邊。旗幟飄拂。早有無數警兵。在兩岸擊鎗站立。浩伯行近碼頭。將馬勒住。紀綱接過鞭轡。然後跳下馬來。由梯橋直上船樓。轉入客廳。舉酒一望。但見東西兩旁客座。官員甚多。雁翅般排列。見了浩伯入來。一齊立起。意欲握手爲禮。浩伯畧一點首。無暇寒暄。急忙轉入內房。見克信斜靠在一張。

自是貴人
派頭寫得
如繪

出依歷爲
下文張本

閃。緞。胡。床。上。穿。着。豆。色。絲。絨。小。襟。常。服。戴。一。個。金。絲。淡。藍。玻。璃。眼。鏡。右。手。撫。髯。左。手。把。着。一。張。文。牒。正。在。默。看。左。右。低。聲。稟。報。公。子。來。了。克。信。順。手。將。文。牒。擱。在。几。上。舉。目。向。浩。伯。上。下。一。瞧。便。問。道。璐。環。你。爲。什。麼。這。時。候。纔。到。呀。浩。伯。急。忙。上。前。行。了。抱。頸。之。禮。隨。即。答。道。姪。兒。前。月。接。到。叔。父。都。中。來。信。說。道。本。月。初。旬。由。倫。敦。動。身。按。着。站。數。起。早。東。行。姪。兒。默。計。叔。父。到。家。約。在。月。圓。時。候。及。至。昨。夜。哲。姆。斯。邸。長。史。來。說。方。知。叔。父。改。乘。輪。舟。是。以。今。晨。倉。卒。預。備。來。迎。路。上。又。担。擱。些。時。候。遲。到。一。步。望。叔。父。恕。罪。克。信。道。我。本。來。想。由。陸。路。歸。家。順。便。途。中。可。以。游。覽。各。處。風。景。後。恐。春。雨。泥。濘。路。上。車。馬。勞。頓。是。以。改。從。航。路。的。家。中。各。務。近。日。可。有。整。頓。沒。有。你。表。姪。依。歷。近。來。尚。有。東。遊。西。蕩。沒。有。呢。浩。伯。答。道。家。中。各。務。向。日。皆。由。姪。兒。親。自。檢。點。諸。事。尚。幸。平。安。叔。父。可。以。放。心。惟。依。歷。自。昨。年。九。月。往。德。國。遊。學。至。今。僅。接。過。他。來。信。一。紙。

繫念兒女
婚事老人
用事大都
如此無中
西一也

西人赴食
必換禮服
此亦泰西
儀節之過
於拘泥者

聽見街上傳說有人。在珍尼華會碰見過。他却不知。他近日作何事業了。克信又問道。你的親事。至今還未有着落麼。我實不明。你立了個什麼主意。浩伯垂手旁立。不敢回答。正在想話搪塞。忽見船上管事的來說。膳廳午餐已經擺好了。請侯爺公子一同過去用膳。克信便對管事的說道。今早我與少爺有些家事談論。你可在膳廳西首另擺一桌。省得船主招呼。與及衆位夫人小姐互相拘禮。那管事的答應了一個是字。一溜烟似的去了。早有侍者捧上一個描金玻璃漱口盂。一盒淡玫瑰色的牙粉。克信漱過了口。擦過了牙。換了一件元青絲絨燕尾大服。領巾上綴一粒銀杏大的呂宋綠石。然後踱出膳廳。在西首一張圓桌正面坐下。浩伯坐了右邊。第三位管事的遞上菜單。克信將眉頭縐了一縐。說道。你們船上的菜。雖係法國式烹調。究竟酸味太多。我也食厭了。管事的忙回道。船上向來預備兩個英國厨子。侯爺如

此書頗仿紅樓夢故於飲食上亦寫得非細如此非浪費筆墨也東西風俗背馳即小節亦多不同者作着瑣瑣繪出地足令眼界不少

果歡喜英國菜。小的馬上叫他另外備辦便是了。克信道。那到可以不必。因隨手點了。一個燕窩豆沙湯。一個黑菌火雞膝。一個白汁鱈魚。浩伯點了一個鰓裙湯。一個磨菰雀肉。一個退骨鵝鶉。一碟夾餅。克信又道。你們可有舊酒沒有。管事的答道。酒庫內有三十年前的西班牙國葡萄酒。祇因侯爺不大愛食酸味。是以連日未敢孝敬。克信吩咐只管拿一瓶來看。管事的答應着去了。等了半晌。然後尋得一瓶酒來。放在五味架左側。浩伯從旁一看。但見瓶口塵封極厚。瓶外盡是蟻蝕斑爛。瓶內蓄酒僅剩三分之一。浩伯便對克信道。這酒看來必佳美異常。克信便道。你怎麼知得呢。浩伯道。姪兒舊歲赴威廉伯府茶會。歌舞完場時。伯夫人曾出舊葡萄酒饗客。那酒瓶的款式。及塵封的舊跡。正與這酒無異。姪兒歡喜他氣味醇厚。因問威廉府的管家。那種舊酒。究竟從何處得來的。他們說道。由波耳多買來的。物甚稀罕。每瓶

不同緯度
之地其時
刻即異此
在今日學
界維新中
人無不知
之而內地
尚多有未
曉然者

價值要六十個佛郎。因此姪兒知到這酒必佳。克信便叫侍者斟一杯來試。那侍者用白帕抹去塵封。開了瓶口。用兩隻白點花底醉紅玻璃高脚杯。倒了八分滿。放在桌上。克信呷了兩口。便將杯放下。說道。我們飲不慣酒的。到底嘗不出舊酒的好處。浩伯見叔父這等說。亦不敢多飲。克信便問左右。現在是什麼時候呀。左右回道。一點四十二分。浩伯說道。船上的時鐘。係照倫敦緯線定時的。恐怕不大對。因隨手向左襟裡袋內摸出一個嵌鑽打鑽金表。用大指一按。叮叮已敲兩點。克信道。我們趁早回去罷。省得衆位員弁在此久候。到是過意不去的。一面吩咐馬車伺候。浩伯忙道。姪兒恐怕地方上備辦的馬車不好。因此今早來的時候。已經打發家中的暖車在碼頭伺候了。克信便叫侍者拿咖啡來。侍者忙擺上兩隻綠玻璃盃。手盂四盤乾鮮果子。一盤是櫻桃。一盤是意大利枇杷。一盤胡桃。一盤巴西榛子。克信洗過了

此等排場
近年已輸

手。吃了兩個枇杷。便起身躡回房內。浩伯吩咐家中帶來的夫役。將大小行李。逐一點明。先運回府。管家答道。大件的行李。今早已經運去了。如今祇剩小件的行李。與及一個保險小鐵匣。一個小皮包。係要隨身帶的。浩伯道。既然是這樣。我就改坐馬車。可將鐵匣皮包放在我車上。其餘零碎物件。你們各自携帶便了。管家答應着。自去吩咐各人。克信在房內。吸一枝哈灣拿雪茄。與浩伯說了半晌的閒話。然後出來。客廳上各官見克信出來。個個免冠爲禮。克信向各官致謝道。老夫垂暮無能。不敢在朝戀棧。因此乞退歸鄉。自問辜負國恩。深懷慚怍。今又勞諸君躬來迎送。老夫何以克當。衆官道。侯爺功在國家。澤及桑梓。晚等同受其庇。理應伺候的。克信連道。豈敢豈敢。說完。步出船面。過了梯橋。落到碼頭。早聞兩岸一片排鎗之聲。如連珠不斷。河上兵艦亦各燃禮礮。十九鳴相送。克信登了馬車。車前有十二名騎兵。各執

點明時令
閒開引入
文家紆徐
爲妍之法

尖尾紅旗爲前導。直向咸頓街進發。沿路有多少警兵跼街迎迓。自不必說。迨驕從至府門。已經鐘鳴六下。克信抵家後。一夜無話。至次日。各地親友同來問安話舊。絡繹不絕。更有設筵接風的。不計其數。過後。克信一一回請。並往各處答拜。一連鬧了四十多天。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又是仲夏時候。一日。適遇陰雨連綿。悽風蕭瑟。克信在書房納悶。聽得窗外竹蕉淅瀝之聲。不覺愁心滴碎。因向書櫥內隨手取開書一本。翻閱。意在破悶。展卷一看。卷首題着魯意師加頓合傳。讀至尼格禮臨終遺囑一段。不覺悲從中來。落了幾點老淚。正在出神。忽見浩伯推門而入。說道。姪兒啓上叔父。數日前雍仁教堂來了一位牧師長。名喚哥達。係由美國波士敦來到我們這裡傳道的。那位牧師長。平日的名望很大。戒行很高。姪兒欲於禮拜日往教堂受洗禮。未知叔父意下如何。因此特來請叔父的示。克信聽了。舉目向浩伯。上下一

兜頭一喝
不特浩伯
茫然讀者
亦當茫然
之筆
可謂突兀

搬出倫理
學來未免
小題大做

賤。說。道。你。這。種。不。仁。不。孝。的。人。還。受。什。麼。洗。禮。呢。浩。伯。聽。見。叔。父。的。話。來。得。突。兀。一。時。摸。不。着。頭。緒。只。得。在。一。旁。呆。立。歇。了。半。晌。克。信。道。璐。環。我。且。問。你。一。句。話。你。如。今。年。紀。已。經。不。小。了。你。終。日。考。求。學。問。究。竟。那。倫。理。學。一。科。你。有。討。論。過。沒。有。呢。大。凡。人。生。在。世。必。先。要。懂。得。五。倫。道。理。這。纔。算。得。是。個。好。人。夫。婦。一。倫。雖。然。列。在。君。臣。父。子。兄。弟。之。後。但。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可。見。得。夫。婦。一。倫。乃。倫。理。學。上。所。必。講。的。如。果。無。夫。婦。何。處。有。父。子。我。問。你。身。從。何。來。呢。況。且。父。母。養。育。你。一。場。你。若。是。不。肯。娶。妻。不。願。生。子。將。來。父。母。的。宗。支。何。人。繼。續。呢。我。教。你。讀。了。十。幾。年。的。書。你。於。倫。理。學。上。全。然。一。些。不。懂。得。還。講。什。麼。天。文。地。理。什。麼。經。濟。政。治。什。麼。工。藝。學。術。呢。你。將。那。劬。勞。罔。極。之。恩。全。然。不。顧。我。看。你。真。是。名。教。中。一。個。大。大。的。罪。人。你。縱。有。滿。腹。的。錦。繡。文。章。懂。得。幾。國。的。語。言。文。字。究。竟。有。何。用。處。你。豈。不。是。

枉用了聰明智慧麼。我實在替你可惜。我如今年紀已經老了。精神血氣跟不到從前多了。我擇你爲嗣子。原是想你將來生了兒子承襲祖上的世職。保守我的家業的。如今比你晚一輩的。祇有依歷那個混賬東西。算是勉強牽得入來承襲我家世職的。此外絕無半個瓜葛之親。可以入繼的了。如果你又沒有兒子。日後家業必歸依歷承受。那時候我在九泉亦不瞑目的。你可牢記着罷。浩伯在旁被他叔父教訓了一番。半句話也答不出。良久方回道。叔父教訓的說話。姪兒句句都記在心裏了。但是姪兒並不願意討媳婦。實因淑女難逢。從前所講的各家親事。多不合式。因此延擱到今日。未有說合得好。克信道。你的親事也講了好幾年了。別家的女兒都不必說了。我且問你。那加靈頓侯的長女。四德俱全。那是人人共讚的。他的母親在都。屢屢託人向你致意。你偏偏諸多推諉。却是何意呢。浩伯道。加靈頓府的家。

西方貴女
每喜畜貓
百十爲群
嗷嗷終日
乃願而樂
之此亦嗜
好之不可
解者

浩伯此等
見解未免

規太過驕奢無度。他那小姐是自幼好鬧架子的。而且嗜好極多。別樣都不必說了。卽如他閨中所蓄的白貓。多至數百頭。其餘別樣的玩物。更不問可知了。這樣的女子。如果嫁到我們家裡來。怎能够供應他的浪費呢。就是供應得到。也未免暴殄財物罷。克信道。那麼着。你是要娶一個廉儉的女子了。爲什麼濮蘭德將軍的姪女。你又不願意呢。浩伯道。那女子過於輕薄。逢人皆願結婚的。將來去就必輕。是以姪兒不敢孟浪。克信又道。阿爾堅夫人的妹子。你又怎說。浩伯道。阿爾堅夫人的妹名喚哈尼。姪兒也曾會過他幾次。他的文才很好。聞得他父親從前任學部大臣時候。其所定的大學教科書籍。多半經他手選定。姪兒原想與他結婚。但因姪兒的業師馬德先生。素日齒高望重。舊歲在眉沙堡那裡設一青年會。開會時。同人公請馬德先生到會演說教育宗旨。那時哈尼亦到會演說。他所講的議論。故意要與馬德

眼孔太窄
彼見哈尼
演說即以
爲狂放不
可近若令
其與中國
英雄相遇
竟不嚇煞

此是名論
人能深明
此理便可
爲大宰相

此亦確論
中國婚配
本人毫無
主權故夫

先生反對。雖是他的見解很高。但係有心攻擊老成。未免恃才傲物。姪兒嫌他近於狂放。所以想與他結婚的心事。不免因此漸漸灰了。克信聽罷。冷笑了一聲。說道。璐環。你年紀雖輕。志願却比我高得多了。你到要擇一個女聖賢。爲妻。實在可敬可敬。我老實對你說罷。這等癡夢。斷不能如意的。我勸你不要妄想了。你須知大凡天下的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天地生物。有羽翼者。必去其角。物猶如此。何況人材。古語道得好。三代以下。無完人。求人於鬚眉。尚不可得。何況求之於巾幗中麼。你若這樣的苛求。我保你今生永無匹耦。等到老境鰥居的時候。你就後悔也遲了。浩伯道。姪兒並不敢擇什麼女聖賢作配。但是姪兒常常想到婚姻兩字。乃是人生禍福所關的大事。總要擇到合得自己的意。日後纔沒有後悔。況且別樣事可以急得來。惟有婚配那一件。是斷斷急不來的。姪兒想到天下的事勢。愈迎則愈遠。愈疎則

愈近。正是造化小兒弄人之處。惟有聽憑天命作主。便是了。克信歎了一口氣道。這樣看來。你的心事。定然有一番私慾在內的。但如今。我也不管你怎樣的長短了。祇是我有一句預早吩咐你的話。如果你結得一段門登戶對的親事。我便收你爲嗣子。倘或你與那三不四的人家結婚。我就寧願擇依歷這猴兒爲子。也免得辱了我的門風。浩伯道。叔父且請放心。姪兒受了叔父養育深恩。將來必要擇一門好親事。合得叔父的意。那時纔表出姪兒養志的孝道呢。克信道。你能够這樣立心。我便安樂了。你試想我們安家祖上的功業。何等榮耀。你如果配得一段親事。那女家門戶。比我家更高一着的。豈不是錦上添花。六親同慶麼。我這回臨出都的時候。陵國公瑯威與我餞行。席上談及你的親事。他說有位第三女兒。名喚依多利。今年已經二十歲了。狠願與你結婚。但那女子現在跟隨他的娘去了荷蘭。大約秋間方返。

以財動之
克信鄙俗
之見殆尚
未深知浩
伯也

小家碧玉
亦自不惡
克信不過
勢利心太
重耳

倫敦將來他回京後，必定與你通信。但願這段親事成功。那就好了。浩伯聽了那話，背地裡將眉頭緊繃。半晌，答不出話來。那克信又道：「瓏環我還有一句老實的話對你說，你須知現在祖上遺下的產業，我並沒有動用到半點。就是每年收進來的租項，都是存在銀行商店裏生息的。年中所用家費，無非在我那一分常俸內開銷。就有時動用息款，也不過每歲用去十分之二。我如今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去日已多，來日卻少。如果你遵守家規，各事肯聽我的教訓，將來所有物業家財，一概都歸你的了。是以你娶婦的費用，無論動用資財多少，我是決不計較的。你只管隨意拿去用便是了。但是我決不肯將世胄的血脈與小戶人家混合的。你要自己打算過纔好。浩伯正欲回答，忽見司閹人引一差官入來，見了克信，行過大禮，便向懷內取出一封書呈上。克信拆去封口細看，內寫着

尺牘亦頗
雅飾

克公老前輩足下。前者道出京邸。辱承寵招。傾北海之金尊。仿西園之雅集。舞衫歌扇。紙醉金迷。至今別後。追思尙覺。雪月梅花。與酒綠燈紅。相映也。邇聞文旆已抵珂鄉。路隔雲泥。未獲親承塵尾。望風懷想。渴慕奚如。未審當此熟梅天氣。長晝如年。道骨猶自清蒼如舊否。念甚念甚。客歲委購名畫。僕已物色數月。奈珍賞家藏畫如藏璧。雖吉光片羽。不肯輕出示人。又安望其割愛轉售。若市上估人所販。則尋聲逐影。贗本居多。僕不敢以故人所託之黃金。買將馬骨。因念書畫古董。須向聚處搜求。決非額爾加府僻處一隅。所能羅致。尤須寬以時日爲妙。僕擬日間赴羅馬一遊。此地文明故都。爲書畫骨董之淵藪。公若有意。可否同行。俾收互相鑒訂之益。僕請在家掃榻以待。俟大駕至而後俱發也。

晚生斯密謹啓

貴人好古
玩中西一
轍然此事
尙近於風
雅究勝於
好狗馬聲
色

急得一絲
不漏好整
能以暇自
是

看官須知那安克信平日是最癖好書畫骨董的。每逢聽說有古玩古畫。他便不遠千里而求。不惜萬金以購。當日看了斯密的書信。喜不自勝。就對那差官說道。你回去覆上貴上。說道此遊甚合我意。我定於明晚動身。由鐵路先到額爾加見了你的貴上再說罷。那差官道。在下來的時候。敝上原說過。如若侯翁光臨。就着在下沿途伺候侯翁的。是以敝上的信。不由郵政局投遞。特差在下專送。就是這個意思。克信道。那到不必費心。你今日先回去罷。省得你貴上盼望。隨吩咐管賬的。取出四個金磅。賞與那差官。那差官鞠躬道謝。即便辭出。當夜無話。至翌日。克信吩咐家人收拾了些細軟。並幾件隨身行李。自己又寫了幾封致候各處親友的信。已是申刻時候了。便對浩伯吩咐道。我這回同斯密府尹往羅馬一遊。有些擔擱。大約多者二十個月。少者一年。纔能够回家。但是。我去後。你不可出外閑游。必須在家料理各務。

觀此數語
克信尚非
鄙吝之夫
不過俗見
未除遂生
葛出許多藤

免得我在外掛念纔好。安家堡那邊是祖上發祥之地。有好幾件事要趕緊整頓的。頭一件各家佃戶歷年積欠的穀租要趕緊清算。果屬十分無力繳納的。你就酌量減收些。以示體恤。或全數減去。舊租另起新租。那也算是慈善的事。我家的門戶世受國恩。到不必同小民爭那升斗的微利。第二件我所建的學堂已經竣工了。你可尋一位品學兼優的教習。早日開學。免得那貧家子弟失了教育。并不可收他們分文學費。如果確係極貧的子弟儘可由堂內發給書籍文具。并供他的飯食。你吩咐堂內司賬的實報實銷就是了。將來那學堂的名稱就用安氏義學四字。便可。克信又叮囑了一番別話。無非是家常的瑣事。不必再表。浩伯都一一答應着。忽聽桌上擺的八音自鳴鐘。丁丁當當敲了六下。克信忙用了茶點。便起身踱出大門。與浩伯同坐了一輛轎式四輪馬車。僕役數人騎馬跟隨。直望荷李活路車站進發。到得

大老官口
氣

又請出
一
陪客

車站上。已是上燈時候。往額爾加的汽車還未見到。克信與浩伯步入接待廳坐下。克信便對浩伯道。我去後。凡遇親友的慶弔。與及一切茶會筵宴。務宜應酬。爲是更要各事做得體面。萬不可立了一個省費的念頭。變成個寒酸的樣子。如有各處做好事來請捐題的。更要重重的下筆。免被外人取笑。此後你須將家中各事。頻頻寄信告我。因我頭一件最樂聞的。是願你早日娶得一房好媳婦。我聞得懿國公威爾遜。近日買了柏提督的別墅。係預備他的次女哈列頓出閣用的。有人說那哈列頓小姐。才貌雙全。你若是與他結了婚。我就今生今世沒有憾掛了。正在談論間。忽聽得汽車上響筒呼呼的聲。自遠而至。車站上各客一齊站起。都走出木闌外等候。約歷二分鐘久。那汽車已經到了面前停住了。浩伯送了克信登車。自己站在闌外。眼看着汽車已經去遠了。然後坐車還家。次日將克信所囑各事。一一分開次序。先

後派人照辦。隨後又自己動筆作了一張告白稿子。聲明要請一位年紀老成學問淵博的教習着人送到報館登載一禮拜。豈知此告白一出有分教。萬種情魔一時紛至千般煩惱四面沓來。正是孽緣湊合任你神禹疏河難挽。分離之水。媧皇補陷。偏留有恨之天。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淚影。英人之小說也。作者以中國白話小說體裁譯之。其難殆數倍於自著。蓋中西禮俗不同。情感因之迥異。又其居室服用無一與我相類者。欲以吾中國之文學寫之。非具有繪聲繪影之手段。而才華富麗。學貫中西者。殆難期其維妙維肖也。今觀此書曲折鋪敘。鉅細不遺。儼若化工之肖物。令閱者開卷恍然如置身於英倫三島間。甯非奇作。

此回爲開章明義第一回。故全書因果皆於老藩侯口中攝起。有立竿取影之妙。而浩伯之終身依歷之結局。自可於言外得之。

貴人好古玩。達識者多譏諷之。然此實發於美術的嗜好。故其人能篤好古玩。則其情感必高。

尙其人格必風雅較之金錢主義之儉樸不可同日語矣。

第二回 楊柳風前花逢解語 芙蓉露下草種同心

着此一段
文勢便有
含蓄

活畫老學
究

寫景甚妙
令讀者如
置身其中

却說浩伯欲聘學堂教習。自從登了告白之後。那一班齒危髮禿的老儒。咬文嚼字的學究。箇箇爭來投謁。幾於戶限爲穿。有的說是長於考据。有的說是工於教授。有的說是博覽詞章。有的說是精於算化。那浩伯接見之下。都不在意。到了第五日。有一位向來在鄉裡教學的先生。見了報紙上告白。忙來到尼華士里府。逢人詢問。尋了半天。纔知到那安府在阿巴甸街。公園西首。那先生一路來到公園口。東瞧西望。遠見一幅紅氈的圍牆。牆外松杉榆柏甚多。看不清楚。及至行近林邊。見那圍牆長有十餘丈。沿牆轉過東首。有一門口。南向。那兩扇大門。全是上等寶鐵造成的。上下皆塗成湖綠色。中間描着金花。日光照處。燦爛射目。門內環植黃楊矮樹爲籬。籬內重樓疊閣。高

真是侯門
似海

聳雲霄。屋角有一圓式望臺。圍以雉堞。似城非城。心裡想道。莫非此處就是安府不成。正在猜摸。觀望。猛見門楣上有一橋形橫鐵。懸掛瓜式電燈五盞。中心一盞。玻璃罩外。似有黑字。急忙搶上兩步。定睛細看。乃是一等侯安第五字。讀畢。點了兩點頭。隨向懷內取出一張寸半長的名刺。順手推開橫門。入到院內。正欲尋問號房投遞。忽聽得裡面大呼送客。有一差官飛奔出來。忙將正門放開。隨後有馬車三輛。魚貫而出。那先生等到客車去後。關了大門。然後向那差官脫帽爲禮。遞上名刺。說道。老拙是本地東鄉人。平日在鄉以訓蒙爲業。現聞得府上要覓教習。因此特來投見。敢煩你老人家通傳一聲。那差官舉目向那先生上下一看再看。那名刺上。卻寫着約翰二字。便說道。我們少爺現在裡面會客。請你老到大客廳上坐候罷。言畢。讓那約翰入到客廳。約翰便行近那下首的醉翁椅坐下。舉目四看。但見東西兩面皆是。

紅樓夢寫
貴家陳設
處處入微
後人莫及
作者卻用
其法以寫
秦西貴家
筆妙如繪
可謂得未
曾有

五彩的。玻璃窗。地上鋪了牡丹花樣的絲氈。北壁嵌一金邊凸面的玻璃鏡。寬有一丈二三尺。兩旁排列的彈鬚胡牀。鴛鴦椅子。參差不一。椅墊有用湖色繡緞的。有用水紅織錦的正桌上。鋪一幅葡萄青羅馬絨的桌毯。桌面中央置一架嵌珠的百鳥朝鳳自鳴鐘。兩旁伴以醉紅磁盃。各插山茶。茶蘼一叢。嬌潤欲滴。壁上掛了四五幅油畫的小照。都是戎裝繡服。胸綴無數寶星。南面白玻璃窗上。垂着蟬翼紗幔。至地。窗外紫薇盛開。花落池中。如胭脂萬點。約翰看得目眩神迷。以爲洞天福地。竟在人間了。正在徘徊瞻顧。忽聽得鞦韆聲。自外而入。却是另一箇差官。手持名帖。向約翰說道。我們少爺請先生到東書房叙話。約翰起身隨那差官出了客廳。過了四五重門。轉入一條長廊。長廊行盡處。左側便是大樓梯。約翰登了樓。又轉了兩箇灣。然後到得書房。早有僕役在房門外伺候着。見客已到。忙掀起簾子。那差官低聲對

寫約翰分
作三層先
出其人至
此乃寫其
年紀最工
序次最工

先伏一句

約翰道。那位就是我們的少爺了。浩伯見約翰入來。急忙起立。約翰與浩伯見過了禮。然後分賓主位坐下。浩伯從旁默看見約翰面黃肌瘦。年紀約在五十以上。穿一件蟻口蠹絨的常服。一條黑斜絨的長袴。脚着一雙俄羅斯的黃革履。額上戴一箇鋼絲的老光眼鏡。裝束甚是樸實。便開口問道。先生貴鄉是那裏呀。約翰答道。敝鄉是依靈頓。離貴處約有八十多里。浩伯道。先生一向可是在鄉裡設帳麼。約翰道。老拙自從二十五歲那年。在博里加中學校畢業以後。一向皆在哈福丁授徒。前兩年因家母去世。鄉中家務沒人料理。因此將家眷遷回鄉居。昨日看見報上說的。府上設了一間義學在安家堡。要尋一位有年紀的教習。是以老拙特來拜見。意欲就這席位。不曉得公子肯見容否。老拙的意思。一則因安家堡距敝鄉不甚遠。就是鄉中有事的時候。也可以來往便當。二來聞得那邊地方甚是幽靜。老拙的僻性。向

不止寫此
老風雅並
爲下文安
根

作者才華
甚高故能
善寫泰西
風物如此
小節雖然
他處亦屬
所無

來是歡喜幽靜。最怕鬧忙的。浩伯道。甚好甚好。但未知先生可要多少脩脯呢。約翰道。薪水這層。老拙到不甚介意的。聽憑公子尊意便是了。老夫但求一間潔淨的住宅。宅旁小有庭園。就中可以權寄家小。安頓琴書。那就於願已足了。浩伯道。這層到容易商量。那邊的房子。多半是我家的產業。如果定有成議。那時候聽憑先生的歡喜。隨便擇一兩間居住就是了。這學堂原是那邊的管租賬房經手建築的。我雖然一向沒有去看過。却聞得學堂內附設教習的住宅的。約翰道。那就更好了。浩伯正欲有言。忽見一婢推門而入。左手擎着一隻鏤花金碟。碟裡盛了兩札葱綠絹裹的巴西香煙。那右手擎着一個螺鈿漆盤。有兩隻六角淡紅杯。浮着八分滿的白杏仁酒。一齊放在那圓桌上。浩伯順手取了一枝香煙。遞與約翰。約翰畧俯了一俯腰。說道。老拙平日於煙酒兩件。甚少用的。公子太過費心了。浩伯心中暗道。此老到有

此一段議論雖不免稍偏然足見士人今日喜用新名詞者

些道學氣看他衣冠儉樸語言誠實想必是忠厚長者一流人物了但不知他的學問及教法如何我何不當面試他一試呢想罷因對約翰道先生平日桃李盈門是僕所素仰的了但未審向來教育之法執何宗旨甚願領教約翰道近來寰球學界銳意維新是以新學家的教育宗旨甚多有的專主德育的有的專主智育的有的專主博覽的有的專主一個狹義的更有一種自命新黨平日訓課生徒專徒皮毛入手舍棄本國數千年相傳的文體故意生吞活剝強排列那外國輸入的字眼如方針目的主觀客觀積極消極等臭語滿紙皆是往往將一篇好好的文字故意改去常語參入新名以冒充新學家不願讀者作惡識者齒冷此等教育家近來最多教出來的學生無不眼高於頂口不絕自由權利之聲而品行則卑污下賤無所不至真是誤人子弟罪不容誅的了凡任教育之責者必先懸此爲厲戒乃可公子

此是正論
新理日出
泰西尚且
藏增新字
方足於用
何況中國
科學之幼
穉乎

此段未免
過於滑稽

以爲何如呢。從前有許多識時務的朋友。都勸老拙教育要趨風氣。此等新字眼。必須常常挂在口頭。方免守舊之誚。無如老拙生性拘墟。學了八九年。都學不上來。真是慚愧得很了。浩伯道先生的高論。自是句句針砭。但此等文字。本來由外國書中名辭上譯出來的。先生讀過幾國的文字。難道反不知得麼。譬如本國文字。向無此等名辭。一旦遇着這等名稱。請問作何譯法呢。那是不得不變通的不料好奇的人。却扯來做文章材料。也算是國家文運當衰。古文遭劫。生出此輩。助外力以摧殘國粹。真是媚外的賤種了。約翰道公子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別樣都不必說了。請問那牛溲馬勃。兔屎鴿糞。何嘗非載在本草醫書呢。但其人苟係名醫。決不肯故意拋棄。稜苓。專用糞溺。以爲聖藥。若謂非用外國名辭。不足以顯新奇。不足以欺庸衆。不足以示趨時。不足以騙衣食。則如東洋一島國文字。謂智爲利根。謂愚爲馬鹿。喜新

想譯者憤
時嫉俗忍
無可忍故
借約翰之
口而痛出
之耳

今日各省
文案師爺
尙未必人
一人動怒
一種搔着
癢處的先

者何不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利根者過之。馬鹿者不乃也。又器物之堅固曰大丈夫。工作之講求曰大勉強。彼木器店之告白。何不大書小店馬桶咸是大丈夫。小店工作皆是大勉強呢。人情的嗜好。雖各有不同。卽如支那的曾皙嗜羊棗。文王嗜菖芰。那還是嗜好近於雅逸。至於劉讎嗜瘡痂。已非人類的嗜好。若近日數千百旋乾轉坤的英雄。錦心繡口的名士。個個盡嗜蠅螂。老拙實不曉得他的心竅是怎樣生成的。各樣的教育方法。老拙都可以辦得到。惟有那種能起三千年之衰的新文體。若要老拙教授。老拙寧願歸家種田牧豕。也不敢當此大任的。若說保全國粹。老拙雖有志未逮。然於教授上。却不肯與此宗旨背馳也。浩伯聽了半天。聽到入神。無言可答。惟有隔壁文案房那一班師爺。聽得句句刺耳。鑽心有的隱忍不住的。早已罵出口來。什麼忘八羔子在此亂道。引得個個搥牀拍案。鬧作一團。浩伯聽見喧

生不免金剛努目矣
剛者過於
譯者不免
形容不厚
有傷忠厚

浩伯是平
情之論

此層我亦
不解我也

三〇

。曬。便。問。左。右。外。邊。吵。什。麼。那。左。右。不。好。說。衆。位。師。爺。發。怒。只。得。亂。撈。道。剛。纔。
。百。鳥。亭。內。有。一。隻。鸚。鵡。偶。然。叫。了。一。聲。街。上。的。犬。一。向。未。有。聽。過。因。此。一。齊。亂。
。吠。起。來。浩。伯。便。向。約。翰。道。在。僕。看。起。來。近。日。新。名。詞。的。鄙。俚。不。通。非。但。爲。大。
。雅。君。子。所。不。取。卽。那。自。命。新。黨。亦。未。必。不。自。知。的。不。過。非。此。不。足。以。駭。市。井。
。聽。聞。舍。此。便。不。能。騙。得。飯。吃。人。情。當。飢。寒。交。逼。的。時。候。還。講。什。麼。國。粹。還。顧。
。什。麼。文。明。呢。這。種。人。雖。屬。可。鄙。其。實。甚。是。可。憐。先。生。說。他。冒。充。新。學。家。造。作。
。新。文。體。似。尙。非。他。們。的。知。己。以。僕。看。來。不。過。是。乞。丐。之。學。便。了。蓋。非。具。乞。兒。
。的。骨。格。不。能。有。此。婢。膝。奴。顏。的。手。段。沒。有。這。種。手。段。如。何。味。得。良。心。去。欺。世。
。求。食。呢。但。是。僕。還。有。一。個。疑。團。未。解。據。先。生。講。來。那。種。乞。丐。新。文。體。遺。害。後。
。人。固。是。不。磨。的。論。了。爲。什。麼。近。日。許。多。館。師。個。個。墨。守。舊。學。的。繩。規。却。教。出。
。來。的。弟。子。非。但。無。一。個。有。些。學。問。經。濟。就。是。尋。常。的。文。理。亦。無。一。個。通。順。的。

要問

罵得毒罵
得痛快但
得未盡情
實談諧甚
妙

這又是個什麼的緣故呢。約翰聽到這句話，便歎了一口氣，將頭搖了幾搖，說道：「公子有所未知。自從十八世紀以後，天下的館師愈弄愈多。至於今日，更愈出愈奇。凡市儈、牙郎、屠沽、負販，以至城門挑糞之叟、街頭賣漿之翁，一經失業，便千百爲羣，家家各擁鼻，比門外大書講學課文的字樣，是以今之館師，其名先生，其實後死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至謂此輩教出來的弟子，個個目不識丁，這却是青出於藍，淵源有自。公子又何怪焉。浩伯聽罷，恍然大悟，不覺把兩隻手掌拍得一片的聲音，因道：「先生高論，可爲近日學界的棒喝，真是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安家堡義學的教席，是總要奉屈的了。約翰謙讓了一番，然後答應。浩伯忙吩咐左右，請書記生過來，不一刻，有位老者，踱入，穿一件鴿灰的禮服，領下八字白髯，年紀約在六十以外，見了浩伯，說了幾句閒話，浩伯着他寫一張關啓，他就拉開書案的抽屜，取過一

小事皆
寫得如
可謂獅
搏兔亦
全用子
力

圓頭金筆
與黑鋼時
表對映成
趣上文力
描安陳即
設之後即
細寫約輸
樸陋以形

張粉藍色的文書紙。拈起一枝鵝翎筆。蘸滿了墨水。順手直蘸那筆鋒。揩擦得紙面瑟瑟作響。如春蠶食葉之聲。揮成後讀過一遍。然後遞與約翰。約翰一看。見關內寫着道。

本歲敬延約翰老夫子。在安家堡安氏義學內教授小學功課。生徒限一百二十名爲額。學級共分六級。歲奉脩金二千五百金磅。另供齋房住宅。此關訂以本年七月暑假以前起算。至明年七月暑假以前爲滿期。此啓 教弟 拜訂

浩伯閱畢。雙手遞與約翰。約翰讀過。交還浩伯。說道。老拙當得遵命。浩伯向自己的簽押桌上筆盒內。取出一枝圓頭金筆。畫了押。簽了年月日。然後再給約翰收執。約翰在懷內取出一個黑鋼時表。一看。已是五點十一分了。便向浩伯道。天色已經不早。老拙就此要拜別了。但不曉得那邊是定於何日

之即是此
意

遇美張本

今日官辦
之學堂其

開學。還要請公子的示。浩伯道。家叔臨出門時候。原說過開學日期。須在六月中旬。僕意欲擇定六月十七日。未審尊意以爲可行否。約翰道。好極了。既是這麼着。老拙預早數日。先將家口遷到那邊。等到十七那天。老拙恭候公子駕臨。舉行開學典禮。便是了。話完。卽起身向浩伯握手話別。浩伯還要留飯。約翰再三推辭。浩伯便問道。先生現在何處駐宿呢。約翰道。現寓貴境素賀街四十三號客店。打算明日回鄉。至期由鄉間直遷往安家堡。便是了。浩伯忙喚左右備馬車送師爺回寓。左右答應。飛奔似的出去。接連叫道。車房的套車送客。浩伯由書房送約翰下樓。一路兩人緩步細談。直送至院子。看約翰登了車。然後轉身入內。次日。浩伯親到教堂。拜候牧師長。商議開學禮節。就請士提曼牧師爲義學監督的代表人。歸家後。又吩咐管家的。派厨子十二名。先往安家堡預備筵宴。計官紳商學四界。遠近來賓。約備茶點三百

排場浪費
尚不止此
無怪學校
之不能推
廣也作者
細叙出
母乃皮裏
陽秋裏

儼如置身
畫圖中

善於寫景
令讀者陡
憶江湖之
樂

席。另加生徒茶點二十席。一面吩咐賬房。趕緊發帖招請衆客。一面差人往安家堡借那公園擺席。接連鬧了四五天。有話便長。無話便短。至六月十七日。天未破曉。伯浩起來。推窗一望。見殘月漸低。太白猶熠。那林外的啼鳥。早已啾啾啞啞亂噪。急忙下樓梳洗。左右擺上早膳。浩伯用了些饊餅冷葷。飲了一杯乳酪。就叫外邊配馬。吩咐僕役不必跟隨。順手取了一件青絹的公服。穿上。戴上一件麥草細邊的涼帽。跨着一匹白鼻的棗驕駿馬。金鞍玉勒。緩轡而行。不一刻便至郊外。那旭日初升。映照草上的曉露。如珠光璀璨。過了小橋一路。都是平莎淺草。修篁夾道。含煙欲滴。行了二三里。尙未遇見途人。但見幽禽飛鳴。上下啁噓。磔格與無數亂蟬之聲相和。又行了七八里路。轉入一森林。萬樹虬松。綠照溪水。水鳥體白如雪。與沙上鳧雛游泳於翠荇間。沿溪盡處。經一小湖。湖上藕花正開。紅白菡萏。與荷盤相間。薰風過處。暗

答得妙農
夫豈解文
言

一路點綴
景物皆爲

香撲鼻。行近湖東。忽見兩岔歧路。浩伯停鞭四顧。正欲尋覓人家。問津猛見一田父。肩披綠簑。荷了一柄鴉嘴鋤。自遠而至。浩伯急忙勒住了馬。舉起右手向額邊略按示禮。便問道。敢問老丈往安家的饗堂。是從那一條路去的呢。那田父舉目向浩伯上下瞧瞧。說道。什麼叫造饗堂。我却不懂得。我看你這個樣子。莫不是要找安家的祖祠罷。浩伯道。正是。正是。那田父便舉手向西南遙指。說道。由此直往便是穆罕村。過了穆罕村轉西。再走十二里。見有小教堂在河邊。那就是安家堡的地面了。浩伯依着路徑向西南隅斜刺而走。約行了十餘里路。果然見了一小村落。有十數家板屋。臨水而居。都是種田爲業的村邊。烏柏成林。柴門茅舍。別饒野趣。浩伯一早出門。及走了二十多里路。已是巳牌時候。驕陽漸熾。渴欲覓飲。偶見一家門外植椶。爲籬。那椶花錯雜。亂開如簇。碎錦籬內。豆棚瓜架。滿佈庭中。浩伯因下馬。以策搗門。有

下文作陪
 灑伯孟浪
 究不免純
 袴習氣
 小童甚雅
 出語頗有
 機鋒

垂髮小童。自內而出。開戶問客何爲。浩伯以手探懷。摸出一個鵝眼大的金錢。遞與小童。說道。我是過路的客。現因暑熱口乾。欲向你家購一瓶玫瑰水。解渴。不知可方便否。那小童道。我們這裏不曉得什麼。是玫瑰水。但有泉水。也不用買的你。如果要飲。我便拿一盤來就是了。你這個黃色的銅錢。我們這裏也沒有用處。你收回去罷。說畢入內。用一只瓦盂盛了一盂極清的泉水。出來。遞與浩伯。浩伯接過。連呷了五六口。涼沁心脾。那小童又另提一桶水來。喂那馬。浩伯再三稱謝。就在門前那株老槐樹根。擇一塊黑石坐下。向名刺盒內。取出一枝埃及香煙。取火就吸。覺得綠陰如水。清氣飄然。熱慮煩襟。一齊盡滌。因舉隨身的鎌筆。在那板壁上題了一首詩。詩曰。

名士習氣

詩頗清秀

日在塵塚中。俗事苦羈束。偶從野外過。忻然得所欲。居人八九家。桑柘間。修竹曖曖生。炊煙茅茨隱。空谷雞犬互鳴吠。場圃饒野藪。他日此移

居我心良已足。

雅人所家
非此不稱
美人之居
不可無秋
千架此韻
事也不專
爲體操而
已惜乎吾
中國此等

題罷。又盤桓了一番。然後上馬縱轡。直望西走。約行了一個時辰。忽望見北首有一帶疎林。林外露出樓房。屋角飄起國旗。與那燈綵互相掩映。便知是學堂的屋舍了。因策馬向林內直投。過了樹林。便見一幅平陽。約有二三十畝。潤四圍環以矮籬。籬內細草如茵。地平似掌。循籬西轉。入一木柵。隨即繫馬樹下。信步縱觀。但見學舍平排五間。分上下兩院。校舍南另附教習寓齋一所。屋宇雖不及學舍閎峻。而雅潔異常。牆頭藤蘿蔓佈。間以野薔薇數簇。紅白相映。四面百葉小窗。中嵌白玻璃紗幔。如雪窗外通一小園。花木陰中隱約。有秋千架一座。綵繩垂地。屋後臨溪。溪水清澈。荇藻交橫。游魚可數。浩伯由園側小徑。曲折而達齋戶。推門直入。闃寂無人。因就書房坐下。正在納悶。忽聞樓上啓鍵聲。浩伯聲首見一老嫗手挈行筐。筐內貯着幾件白布粗

風流已過
絕數百年
矣

絕倒

伊何人歟

身分絕高
詞采亦好
○故與固
同

衣自梯而下。浩伯因向那老嫗問道。姥姥。你家的約翰先生可在家麼。連說了幾聲。那老嫗並不聽見。浩伯恐他是個聾婆子。因大聲道。我問你家的主人是在家不在呀。那老嫗點頭答道。不錯。我是洗衣店裡來收衣服去洗的。你若衣服要洗。就交我帶去罷。浩伯見他聾老糊塗。話不投機。就不再同他說了。不得已在書櫥內取出一本十八世紀哲學叢談披閱。靜候約翰出來。又坐了一回。仍是毫無動靜。看那花枝的日影。已過午牌時候了。遂踱出書房。轉入園內散步。正倚着那小亭上的闌干。觀看荷花。忽聽得歌聲悠揚。而至側耳細聽。其辭曰。

彼幽谷之佳人兮。何絕世而多姿。游魚見而駭愕兮。過鳥下而不飛。君王惜此蛾眉兮。曾三聘而致辭。妾本白屋之貧女兮。何用乎金帛爲白圭。故不可玷兮。素絲其安可緇。寄語浣沙之伴侶兮。當努力而自持。

絕世佳人
初出場自
當細細摹
寫

浩伯出醜
然乍見天
人卻有不
能自持者

其聲清婉如流鶯。初轉香風過處。餘音嫋嫋。猶繞梁三匝也。浩伯正在聽得出神。猛見一少女由東便芭蕉葉底。手執芍藥一枝。披花拂柳而至。將近荷池。見了浩伯。停步却立。那種嬌羞的媚態。欲進不進。如驚鴻顧影。將飛未翔。浩伯凝神注視。見他穿一件霽青色的洋紗長襦。領下戴一幅白線的肩飾。澹黃絲髮。插一枝象牙簪。縮着蟠龍髻。畫黛彎蛾。明眸漾水。兩頰如荷粉。露垂嬌豔。欲滴手上。戴着兩隻銀約指。指纖如春葱。絕無珠翠珍飾。而顧盼非常。容光四射。竟是一個生平所未見的絕世佳人。浩伯急欲上前通款曲。却懼唐突。獲戾欲待。那女子先開言。又恐其羞怯。退去。心裏七上八下。那種焦急。好似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眼看得那女子將要轉身。忙上前脫帽爲禮。囁嚅說道。小生因事。特趨貴府。拜謁約翰先生。久候先生未出。是以偶入園中散步。不期觸犯妝次。願小姐恕罪。那女子聞言。向懷中取出一方白手帕。掩

在有意無
意有情無
情之間寫
得甚妙

令人之意
也消浩伯
安得不入
空中

着口答道。今日係本處學堂開學的日期。家君今天一早便往公園去了。因要候安璐環公子到來。舉行開學典禮。恐怕不一刻能夠回來呢。浩伯聞言。急忙深深鞠躬說道。原來小姐就是先生的女公子。小生有眼不識泰山。真是該死該死。小生便是安璐環。但未曉得小姐的芳名。不知可許請教否。那女子聞說。秋波畧轉。向浩伯輕輕一瞥。說道。久聞公子的大名。如雷灌耳。家君今日本來專候公子大駕的。可惜失接。我們又不曉得貴人光臨。真是待慢得很了。賤妾小名是阿禮斯三字。我們鄉下的人。一概禮數都不懂得的。還望公子恕罪。罷。浩伯道。豈敢豈敢。原來是阿禮斯小姐。素仰得很。約翰先生諒不久便回府的。小生現值無事。如果小姐不嫌俗客。小生就陪小姐在此。小憩。恭候令尊回來。好麼。阿禮斯笑而不答。瓠犀露處。潔白如雪。浩伯便舉袖將石墩掃淨。讓阿禮斯坐下。而已。却坐在一塊老樹根上。却不知不覺。

此語出之
中國閨秀
便嫌太突
西人則視
爲平常周
旋語此中
西風俗不
同處

風神如許
我亦忍俊
不禁

把身上那件青絹的公服擦了一大幅的泥跡。阿禮斯道：今日公子的貴駕，實是來得湊巧。因我正念着公子呢。浩伯聞言，便如聽了九天的恩詔一般。急忙起立說道：小姐過愛，小生實不敢當。但未知小姐念着小生，究竟是爲着何事呢？阿禮斯道：我亦不曉得爲着何事。不過總想見公子一面，道達我的謝意。畧盡寸心便了。浩伯聞言，驚喜交集，愈摸不着頭緒，便道：小姐的話太過了。想小生並無半點的恩惠，孝敬小姐，如何能當得起一個謝字呢？阿禮斯聽到此話，不覺又忍不住笑。那兩頰上現了兩個淡紅的窩，如兩朶着雨海棠，分貼左右，便道：我們得住着此等樂土，都是公子的厚意所賜。那得不謝？我們自幼住在依靈頓，都是淺街窄巷，陋劣不堪的。何曾見過有花園呢？不料世間的清淨福地，竟在安家堡這裏。我們獲享這樣清福，那不是公子所賜的麼？浩伯道：小姐會到過敝處尼華士里府沒有呢？阿禮斯道：

出語帶着三分憨態更足動人

語說得光明正大然令人聞之自然心醉所謂話出佳人口道是無情卻有情也
浩伯亦善於拍馬屁乎一笑

未曾到過。日前聽見家君談論貴處的繁華風景。家君說將來要同我到貴處一遊。我正在歡喜到說不出呢。浩伯道。小姐一向在珂鄉納福。未曾去過別處麼。阿禮斯道。向來都是在家侍奉母親。甚少出外的。自從家母過身後。也會到過咸頓吉並高華丁兩處。但那邊的風景。總跟不到這裏幽雅。是以自遷到此間。每當花晨月夕。領畧此地的風光。未嘗一刻敢忘公子的厚惠也。浩伯道。此地既合得小姐貴意。小生實在安慰得狠。但是俗語有道。人傑則地靈。那都是令尊的碩德所致。與小生何關呢。阿禮斯道。我日常對家君談論。常說將來得見公子的時候。總要致謝一番的。如今見了公子。反當面說不出半句的謝忱。真是可笑了。浩伯道。小姐秀外慧中。辭令過於精妙。所以想學俗人的套話。反覺學得不似了。阿禮斯聽罷。不覺吃吃而笑。那笑出來的聲音。好像風送玉珂一般。因道。公子太過高獎了。家君常說我的言

自是風流
人豪語

見解甚高

儼然自附
爲知己浩
伯可笑

語粗鄙。還要叫我常常多看文典呢。浩伯道。說那裏話來。令尊的文名。爲當今泰斗。平日絳帳傳經。小姐自必家學淵源。不須借助他山的了。阿禮斯道。那到不然。家君常時要我多讀辣丁希臘的書。而且常引古代列女傳中的加利珍德等女士爲訓。但在我的意見看起來。人生不過度數十的寒暑便了。總要尋些賞心樂事自娛。不可辜負那良辰美景。那是第一件的。要着何必。鏤心嘔血。做了一世的鑽紙蠹魚呢。況且那春鳥秋蟲。各有自然的天籟。又何必終日摹前仿古。借他人的門面作自己的牌坊呢。當初我這番意見。家君是不肯贊成的。後來見我的資質呆鈍。他就不再強我了。浩伯道。小姐的高論。要慧心人纔能道得出。若是尋常的俗人。他非但無此見解。就使你講過他聽。他亦不懂得。兩人正在講到投機之處。忽聽得園外有扣門的聲響。兩人傾耳細聽。畢竟扣門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書中主人。浩伯及阿禮斯也。上回浩伯既出場。此回自當阿禮斯出場。此亦如曲本例於第一二回出正生正旦也。中國小說向來沿用此法。後人始加以變化。如水滸傳兒女英雄傳。二書其主人翁皆於十回後乃出文章無一定之法。以奇變爲佳。然固不得持彼二書以議此。作蓋凡數十回之大說部。與茶花女露漱傳等小小結搆者。不同。大說部以材料豐富中間萬怪惶惑首尾大氣包舉爲上乘。縱有一二小節失檢亦無關得失。况此書所用乃自古相傳之成法哉。第一回眉批已論及此。而意未暢。故於此回總評發明之。

上半回論新名詞一段。最爲酣暢。近日支那大宰相通飭國中不准行用新名詞。殆與約翰一鼻孔出氣者。使二老相逢。定當把臂入林矣。然吾終以浩伯之言爲然。

下半回寫遇美一段。摹寫亦工。殆脫胎於西廂記者。

浩伯之出醜與張生同也。

第三回 射影含沙人言可畏 離鸞別鳳我恨伊何

學究模樣
活現帶上

話說浩伯與阿禮斯正在講得投機的時候。忽聽得園門外有扣門聲響。阿禮斯道。這是家君回來了。浩伯道。小姐何以知得呢。阿禮斯道。家君向來出入。喜走園門。却甚少由正門的。所以知道是他回來。說猶未了。果見約翰披。着青羽紗的公服。戴一件白竹布襯的圓頂蓬草帽。手上提着一個小革囊。緩步而入。浩伯與阿禮斯一齊起立。約翰見了浩伯。喜得春風滿面。急忙脫帽。行禮。說道。老拙今早八句鐘便到公園敬候公子光臨。不想公子大駕却先到敝齋。老拙有失迎接。實是抱歉得狠。浩伯忙回禮道。小生今晨特詣貴宅。本欲敬邀先生同赴公園的。不想先生已經先走了一步。小生正欲趕到公園領教。後來聞得女公子說。先生就要回來用午膳的。是以小生就在此恭候。約翰道。好說了。好說了。隨向阿禮斯道。公子由遠路來到。你就該請公子到書房裡。面用些粗點。爲是。爲什麼在園內接待。這等簡慢呢。阿禮斯掩。

開口便妙
的是嬌癡
女郎口吻

浩伯深心

文字精細

口笑道：「爹爹從沒說過公子今朝駕臨，況且家中又向沒預備公子是貴人。我們的家常粗茗，怎好孝敬貴客呢？」約翰便對浩伯道：「老拙當日沒提明家有小女，實因此等小事，未敢瀆陳尊聽。如今公子惠臨，小女全不懂得禮體。老拙實是失教得狠。」浩伯道：「說那裡話來！小姐是金閨絕代的天人，又經先生家學薰陶，小生剛纔領教小姐的高論，不覺茅塞頓開。在小生看起來，小姐的智慧可算得鏤雪爲心，栽花作骨，真是當今的掃眉才子了。但未知小姐今年貴庚多少呀？」約翰道：「今年已經十九歲了，一點事都不懂得。終日裡就是拈花鬪草學那小兒女的行爲便了。」言畢，三人俱發笑起來。約翰遂讓浩伯入到書房，阿禮斯提了革囊隨後一齊入內。約翰便叫厨娘搬出飯菜。約翰坐了主位，浩伯坐了客位，阿禮斯坐了浩伯對面第三個位。同用午膳。浩伯留心細瞧，只見桌上擺著一個半新不舊的白銅五味架，旁邊有兩

自是儒門
風味

體貼至此
煞是多情

個圓蓋藍玻璃盅盛了一盅白糖一盅熟鹽頭一個菜就是一大盤通心粉絲湯跟着兩塊燒饅頭到有五分的厚手掌般闊第二個菜就是一大盤醃肉會山藷續連一大盤黃薑粉的肉粒飯却有兩三片指頭大的酸瓜伴在飯面上浩伯見了這等飯菜本來是吞不下咽的但從清晨在家裏吃了些少早膳到了安家堡已經過了午牌時候只因貪與阿禮斯扳談以致竟忘飢渴如今見了飯菜覺得腹裡甚飢更兼阿禮斯在旁殷勤相勸便覺得山肴野蔌甘逾玉液味勝瓊漿卻吃了一個不住口少頃飯畢用了一杯糖茶離了席浩伯便在懷中摸出一枝銀箔呂宋雪茄菸慢慢吸着猛見阿禮斯在櫥側收拾茶具恐怕阿禮斯受不得菸味急忙將那雪茄菸投入痰盂內不料盂內無水那菸仍復冒烟因又揭起盂蓋將菸取出拋棄窗外約翰在旁見浩伯這等舉動不明何意甚屬詫異又不好動問浩伯亦覺得自己失

露出絨袴
口氣不怕
唐突美人
耶

儀頗形不安。約翰卻用閒話攔開，說道：老拙向日在依靈頓，卽聞得此地山明水秀，但耳聞究不如目擊。如今老拙到此，不過旬日，少少領畧林泉的野趣，便覺得心曠神怡，真有此間樂不思故里之念。就是小女亦常常讚羨此地的好處，他却勸老拙就入籍此地，做一個客籍之民。公子，你道好笑不好笑呢？浩伯道：安家堡是鄉下地方，亦沒有什麼的好處，不過離城市稍遠，尙無塵俗應酬，還算稍清靜罷了。既然先生與小姐歡喜此地，那邊南莊一帶田地房屋甚多，都是我們自家的產業，將來擇一所幽潔的莊房，數畝的場圃，送與先生，便是了。又何必計及入籍兩字呢？將來還要請先生與小姐到敝處住一兩個月，看看敝處的風景。先生小姐有暇的時候，務請常常過我們那邊叙談。那是小生最盼望的。我們原是通家，千萬不要存着客氣兩字纔好。呢？約翰聽了這話，歡喜到了不得，口裏連道當不起當不起，又說道：公

尙是小兒
女脾氣非
見金夫不
有躬也

嬌癡如繪

子這等厚愛。老拙却之不恭。但無端生受大德盛惠。叫老拙如何報謝呢。嘴裏嘮嘮叨叨。說個不盡。惟有阿禮斯默無一言。蓋早已歡喜到講不出說話來了。浩伯道。如今天色已是不早了。本日公園的茶會。女客到的。却不少。小生先往那邊招呼着。先生與小姐隨後同來。却不可再攔攔了。約翰道。是那幾位女客呢。浩伯道。知客的。是蘭恒伯夫人。多黎曼侯夫人。及德加利士小姐。其餘男女客甚多。小生記不清楚。到那邊看那知單就知得了。阿禮斯道。既是這麼着。我就不去罷了。說畢舉首對住那窓幔。似有失望的神氣。浩伯道。這又是什麼原故呢。今日的茶會。小姐若不光臨。便掃却了高興了。如今小生先到那邊恭迓小姐蓮興。小姐說道不去。莫非小姐怕見生客不成。阿禮斯道。我平日是甚少見客的。如今個個都是生客。我實在有點難爲情。叫我怎好去呢。浩伯聽罷。不覺啞然笑起來。約翰坐在那張藤椅上。右手託住

正是耐人
千日思量

了。顯。暗。想。那。邊。的。女。客。個。個。都。是。富。貴。場。中。眷。屬。女。兒。是。寒。家。出。身。到。難。怪。他。怯。志。的。但是。不。去。又。怕。負。了。浩。伯。一。場。美。意。正。在。思。量。未。定。只。見。浩。伯。手。執。禮。帽。起。身。告。辭。因。急。忙。起。立。親。送。浩。伯。出。到。園。門。浩。伯。上。了。馬。仍。復。再。三。諄。囑。務。請。阿。禮。斯。早。到。然。後。按。轡。而。去。浩。伯。出。了。疎。林。仍。由。原。路。望。公。園。進。發。一。路。上。回。想。阿。禮。斯。的。美。麗。那。種。嫵。媚。齊。整。并。那。歌。聲。的。清。婉。眼。角。的。多。情。真。是。絕。世。出。塵。羞。花。蔽。月。又。回。想。他。的。言。語。嬌。憨。他。的。舉。動。真。率。若。有。情。若。無。情。那。種。芳。心。實。是。令。人。難。測。因。作。念。道。他。若。有。意。於。我。乍。見。面。時。何。必。退。縮。欲。避。呢。他。若。無。意。於。我。乍。見。面。時。又。何。必。說。正。在。思。念。着。我。呢。如。果。他。真。是。有。意。於。我。我。應。該。如。何。愛。惜。他。如。何。報。答。他。如。何。而。後。可。以。博。他。的。歡。心。如。何。而。後。可。以。表。我。的。情。愛。呢。片。刻。間。將。萬。般。的。意。馬。心。猿。空。中。樓。閣。一。齊。橫。塞。胸。中。又。轉。念。萬。一。好。事。多。磨。爲。魔。鬼。所。妒。那。便。怎。好。呢。想。

浩伯下淚
兆乃機之先

情之累人
往往如此
不獨浩伯
爲然

至此處不覺一陣心酸。悽然下淚。那種驚喜得失的思想紛至沓來。真是如蠟自煎。如繭自縛。浩伯在馬上出神。已忘路的遠近。忽聞濃香撲鼻。花氣襲人。舉目四顧。猛見道旁一幅圍牆。牆頭有無數玫瑰花盛開。淺白輕紅。那種嬌艷之色。正與阿禮斯的容顏無異。勒馬細看。原來就是安家饗堂。的後園。已經過了公園七八里路了。遂回馬再向公園直行。不一刻已到園門。浩伯下了馬。早有園內聽差的接過鞭轡。浩伯直入至客座。見男女來客早已到齊了。浩伯平日是最歡喜應酬的。但這日一心記掛着阿禮斯。因此無暇寒暄。見了衆客。不過匆匆敷衍數語。便託知客的招呼自己。却走近園門左側。坐在一張鐵靠椅上。專候阿禮斯到來。隨手在懷中摸出一個夏季用的開面小白金表。計算約歷時刻多少。然後能再會他的面。心裏又計算改日當如何。差人到學堂如何迎接他。到家中到了家中。應撥何室與他居住。正在

好名色非
此花不足
以稱阿禮
斯

此書最善
於騰挪著

五二

默算。忽見園內的花匠捧着幾個花毬經過面前。因記起今晨似見阿禮斯有一花球懸掛襟上。想必他也是愛花的了。急忙喚那花匠回轉問他的花毬是送往何處的。那花匠回道是華爾府少夫人及衆位小姐叫穿的。浩伯一看却見無甚出色。因向花匠道你趕快穿一個五彩翹邊的素馨花球給我。我是馬上要用的。那花匠回道少爺明見。那素馨花朵最細碎。是要用五排銀絲穿成的。連採摘並穿最快亦要兩個時辰。纔能够穿得起咧。浩伯大怒道。混賬的東西。一片糊說。素馨花毬。難道我未曾見過麼。說什麼四排五排的一片鬼話呢。你一個人若是穿不起就多叫幾個人趕緊立刻去穿便了。你還不快滾。在此等候什麼呢。那花匠連忙答應了幾個是字。一溜烟似的去了。浩伯在園門內等了一會。還不見阿禮斯到來。因信步踱至園內涼亭子上閒眺。但見亭外拓地約有十餘畝寬。一片淺草綠莎。如鋪翠毯。東首

勢如此等處是也

突兀之外
出人意

有紫藤花架。長約數丈。那藤花正值盛開。披拂叢茸。似垂纓絡。花架下橫列長桌數張。滿佈菓點。那些生徒們。有在花下品茶。有在地上打毬的。也有在樹陰下戲鞦韆的。西首平排廳屋五間。檐外遍掛五色紙燈。與國旗互相掩映。浩伯看罷。步出亭子外。再轉入客座。祇見各客大半已經入了席了。正在大家把盞履舄交錯。那幾位知客。却忙得一個不得開交。浩伯向各席上招呼酬應一番。便覺得有些勞倦。猛見阿禮斯在後廳男座第五席上坐着。與約翰密談。因撇了衆客。急忙搶入後廳。與阿禮斯握手道。小姐是什麼時候到的呀。小生在園門口候了許久。并不見小姐入來。這是什麼緣故呢。阿禮斯笑道。公子出門後。我便隨家君一路同行。到此已是半天了。方纔家君說及爲何不見公子。駕到我父女正在盼望呢。浩伯笑道。我也太糊塗得狠了。那有做客的到了半天。做主人的還不曉得的道理呢。約翰道。這纔算得。

妙約翰去得

是不速之客。咧。言畢。三人俱發笑起來。浩伯又道。小姐爲什麼不到女客那邊用酒呢。阿禮斯道。那邊的女客。我看見到有些害怕起來。浩伯道。那又是奇怪了。他們各位都是至好的戚友。除了幾位老夫人外。其餘都是各家的少奶奶。及各府的姑娘。年紀恰巧與小姐不相上下。小姐正好與他們聯絡起來。將來也添多幾位閨中的雅友。豈不是好麼。況且小姐又是一個飽學的女士。古語道得好。腹有詩書氣自華。那有怕見他們的理。若說是初會無味。豈不聞一次生兩次就熟了麼。約翰正欲從旁插講。忽見知客來請入席。因就去了。阿禮斯道。我們是鄉下的女兒。他們個個都是造官的人家。知書識禮。又個個都穿戴得天仙一樣。個個都是生得如花似玉的美貌。我是個十分粗魯人兒。怎好與他們同席呢。浩伯道。小姐說那裏話來。他們不過是造官的人家罷了。論起他們的才學。怎能够跟得到小姐半分呢。若講到相。

一則工於
詞令一則
善於作態

我見猶憐
况老奴

貌。兩。個。字。難。道。小。姐。平。日。是。不。照。鏡。的。麼。阿。禮。斯。道。這。是。怎。麼。說。呢。浩。伯。道。我。看。小。姐。是。神。仙。中。人。如。果。與。他。們。同。坐。一。處。小。姐。你。真。是。天。半。的。朱。霞。雲。中。的。丹。鳳。了。你。如。今。還。說。相。貌。跟。不。上。他。們。那。豈。不。是。平。日。未。曾。照。過。鏡。麼。阿。禮。斯。聽。罷。祇。是。掩。口。而。笑。浩。伯。又。道。小。姐。你。見。那。邊。第。三。席。上。坐。着。第。一。個。位。那。穿。素。的。女。客。麼。阿。禮。斯。舉。目。遠。看。將。頭。微。點。了。兩。點。浩。伯。道。那。位。是。多。黎。曼。夫。人。那。人。的。性。情。是。極。和。翕。極。好。客。的。我。如。今。同。小。姐。往。那。邊。見。見。那。位。夫。人。小。姐。就。知。到。他。們。是。容。易。講。話。的。了。言。畢。伸。出。右。手。參。扶。着。阿。禮。斯。的。左。腕。兩。人。緩。步。出。了。後。廳。入。到。女。座。見。了。多。黎。曼。夫。人。伯。浩。代。阿。禮。斯。通。了。姓。名。又。將。各。女。客。姓。名。向。阿。禮。斯。一。一。告。知。然。後。依。次。坐。下。用。酒。多。黎。曼。夫。人。見。浩。伯。帶。了。一。個。寒。微。出。身。的。女。子。入。來。甚。是。詫。異。心。裏。頗。不。以。爲。然。但。念。是。浩。伯。引。來。的。又。不。好。不。應。酬。數。衍。數。語。卻。見。阿。禮。斯。生。得。異。樣。的。

塞士初上
場面皆有
此苦

一絲不漏

五六

標緻。心中轉覺愛憎無定。惟有那班少年的命婦。以及各家的金閨少女。見阿禮斯獨具那種傾城的國色。都帶了幾分的妒意。又見浩伯的神思專注。在阿禮斯的身上。如蚨蝶戀花一般。因此各人更惹起了十分的醋味。兼阿禮斯一向未曾赴過這等盛筵。今見了滿桌都是金銀鏤花的碗盞。不知盛些什麼肴饌。辨不出來。復不敢動問。未免有些舉止失措的神氣。各人見了這般景象。愈更瞧他不起。內中有許多未及終席。託故而去的。亦有草草終席。匆匆歸家的。惟有浩伯與阿禮斯直談至諸客散盡。然後命人預備一輛四輪馬車。送約翰父女回塾。浩伯親手將一個素馨花毬。插在阿禮斯襟頭。兩人攜着手。一路上且行且講。直送至公園大門外。候他父女兩人上了馬車。那車夫關上玻璃門。揚鞭縱轡。望西而去。浩伯在旁呆立。眼看得那車已去遠了。然後自己策馬歸家。回到府中。已交亥牌時候了。當夜一心思念。

浩伯之專
不讓文
笑

此等舉動
極類石頭
記中寶玉

着阿禮斯在榻上輾轉反側。竟夕不能成寐。翌日一早便起了身。下得樓來。向宅內巡視一番。擬擇一處精潔之所預備。阿禮斯異日到來。棲息不料。籌度了半天。竟無適意的地位。欲擇東廳後套房。三間嫌其金碧輝煌。有傷大雅。欲擇前樓對過的邀月閣。又嫌西窗一帶逼近野渚。未免荒涼。而且旋螺梯子。上落亦妨勞力。猛念花園內塘邊假山後有水榭一間。四面皆嵌綠玻璃窗。夏日頗爲養目。但恐小橋通處日久苔蘚膩滑。有妨矯步。因命管事的急喚匠人到來。即日將那舊橋板拆去。改換新橋一道。並將室內牆壁窗牖全行粉刷。煥然一新。自己又親到庫內挑選數種骨董玩器書畫。一一陳設房內。摒擋了多日。然後修了一封書密遣心腹侍婢。珈賚乘着自己所用的馬車。齎了書信往安家堡迎接。阿禮斯到尼華士里遊玩。却說阿禮斯自從遇見了浩伯之後。每日心中忽忽如有所失。終翰見他終日裡無精打睬。以

阿禮斯已
入浩伯玄
中春心動
矣

摹寫入微
憂憂獨造

五八

爲是小兒女思念家鄉所致。因此全不在意。有一天約翰去了學堂上課。阿禮斯正在家內。替他父親謄寫生徒功課積分冊子。忽聽得園門外有輪蹄聲。忙攔筆起立。推窗一望。見一位女子。年紀約在二十歲上下。青衣打扮。坐着一輛船式的馬車。行近園門。車夫將馬勒住。那女子下了車。便聽得咚咚敲了三下門。阿禮斯急忙出外。將園門開了。那女子一見阿禮斯。便將腰畧俯示敬。說道。請問約翰先生的住家可是此地麼。阿禮斯道。正是。那女子又問道。阿禮斯姑娘可在家麼。阿禮斯答道。小妹就是阿禮斯了。請問姊姊尊姓芳名。未審有何見教。何不入內暫停玉趾呢。那女子急忙施禮道。奴婢賤名珈賚。奉了我家少主的命。特來迎接姑娘去府裡遊玩。現有書信在此。請姑娘一看。便知分曉。言畢。向懷中摸出一封書信。雙手遞與阿禮斯。阿禮斯接着一看。見是一個淡藍色描金邊的小信封。封角印了兩朵凸紋的。

之文

紅。玫。瑰。花。花。下。拖。着。一。叢。綠。葉。那。葉。旁。寫。着。阿。禮。斯。小。姐。妝。啓。數。字。筆。畫。細。如。遊。絲。婉。媚。欲。絕。因。讓。珈。賚。入。到。內。室。坐。下。然。後。去。了。封。口。的。火。漆。印。將。信。取。出。細。讀。但。見。紙。上。寫。着。

句法矜貴

阿。禮。斯。小。姐。妝。次。書。擁。百。城。花。栽。三。徑。別。來。無。恙。耶。自。違。雅。教。又。增。俗。塵。三。斛。矣。相。思。之。積。正。與。夏。日。同。長。未。審。詩。骨。猶。自。俊。健。如。舊。否。念。甚。念。甚。日。來。敝。舍。池。荷。盛。開。璨。爛。如。錦。就。中。兩。花。並。蒂。者。竟。有。四。朵。之。多。不。知。主。何。朕。兆。夫。蓮。者。憐。也。藕。者。偶。也。意。者。憐。儂。佳。偶。奇。緣。湊。泊。將。應。在。今。歲。中。耶。現。擬。簡。招。士。女。作。賞。花。雅。叙。特。命。輕。車。恭。迎。妝。駕。倘。蒙。不。棄。惠。然。肯。來。以。唾。珠。咳。玉。之。人。開。把。酒。看。花。之。會。恐。亭。亭。淨。植。之。仙。葩。正。未。敢。與。倚。闌。人。爭。顏。色。耳。伏。祈。早。賜。光。臨。不。勝。翹。盼。之。至。 鱖。生。安。

雅善恭維

璐環拜啓

紅淚影 第三回 射影含沙人言可畏 離鸞別鳳我恨伊何

五九

知主真若
婢

傳神之筆

正是羞答
怎好向

阿禮斯讀畢。將信摺好。放入懷內。沉吟了半晌。歎了一口氣。然後向珈賚問道。公子近日在家可好麼。珈賚道。少主近日還算託福粗安。祇是日常思念着小姐。惦掛得了不得。奴婢臨出門的時候。少主再三吩咐過。叫奴婢務必請小姐過去的。如今馬車已經在門外伺候着了。請小姐就此起程罷。因為天氣太熱。恐怕午後太陽更老。那暑氣更利害了。阿禮斯道。公子的美意。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近日身體有些不爽快。心裡悶得慌。懶於動揮。就託你替我回覆公子。說我改日再來拜候罷。我還有兩句說話。託你稟知公子的。說到此處。因又將話停住了。珈賚見這光景。遂接口道。奴婢自幼在安府伺候老夫人多年了。老夫人臨終的時候。也曾吩咐下來。派奴婢專伺候少主的。小姐若是有要話。奴婢儘可代達。那是斷沒有失誤的。請小姐放心。阿禮斯道。還是我覆你家公子的信罷。省得口信傳遞費了一番的轉折。說罷。隨手

向。桌。上。抽。屨。內。取。出。一。盒。烏。絲。格。的。淡。黃。箋。拈。起。一。枝。水。松。木。的。筆。管。寫。了。兩。張。箋。紙。寫。完。封。了。信。筒。脫。下。一。隻。銀。約。指。將。那。約。指。上。所。彫。刻。的。名。字。印。在。封。口。外。然。後。遞。與。珈。賚。道。煩。你。多。多。拜。上。公。子。說。我。改。日。再。來。拜。候。就。是。了。珈。賚。接。了。信。看。那。口。影。已。過。午。牌。時。候。也。不。便。久。留。隨。即。起。身。告。辭。阿。禮。斯。直。送。至。園。門。口。珈。賚。向。阿。禮。斯。道。小。姐。如。果。貴。體。復。原。千。萬。要。寄。公。子。一。信。待。奴。婢。好。來。迎。接。也。免。得。公。子。時。時。惦。掛。着。阿。禮。斯。道。是。是。改。日。定。必。隨。老。父。過。府。拜。候。公。子。珈。賚。又。謙。讓。了。一。番。然。後。登。車。而。去。却。說。浩。伯。自。從。打。發。珈。賚。出。門。之。後。便。對。住。壁。上。掛。的。報。時。鐘。計。算。先。計。多。少。時。刻。那。馬。車。可。以。到。得。安。家。堡。既。到。後。阿。禮。斯。梳。洗。更。衣。摒。擋。各。務。須。費。多。少。時。刻。始。可。登。車。由。安。家。堡。登。車。又。費。多。少。時。刻。始。可。到。府。頻。頻。向。時。鐘。察。看。屈。指。自。算。偏。偏。那。日。家。內。的。大。小。時。鐘。個。個。都。是。一。樣。走。得。極。漫。的。走。一。句。鐘。的。時。候。約。

來人方知之

如此方稱得是入骨相思

此婢冰雪聰明吾愛

六一

比往日走三句鐘的久。心中等得一個不耐煩。悶得一個熬不住。祇得酌酒解悶。及至擺開酒肴。又索然無味。吞不下咽。不得已。在牀偃息。欲借睡鄉以解愁。不料翻來覆去。總睡不着。因此在家內巡來躩去。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看得日已西斜。仍是全無消息。那種焦躁的情狀。實是難過。惟有多派僕役。在各處路口望着。命他們一見珈賚車到。卽奔回飛報。各僕摸不出頭緒來。大家都掩口竊笑。亦不敢違拗。祇得領命去了。直等至將近黃昏。始見珈賚回來。浩伯一見面。便問阿禮斯小姐到了麼。現在何處呀。珈賚道。小姐有病不能來。話猶未說得完。早見浩伯已嚇得面無人色了。珈賚道。少爺不必驚慌。小姐並非是什麼病。不過是有點兒欠安罷了。浩伯忙問道。你見他的面色是怎樣的。他有什麼話對你說呀。珈賚道。小姐沒有什麼話。他說改日再來拜候少爺。小姐的病。據奴婢看起來也猜得八九分了。想必也是。

之吾復畏

此數語俗
見未除

思。念。着。少。爺。所。致。的。他。的。面。色。到。沒。甚。麼。大。礙。處。不。過。覺。得。清。減。些。便。了。他。現。有。回。信。在。此。請。少。爺。一。看。便。知。浩。伯。頓。足。道。你。這。東。西。真。是。混。賬。了。他。既。是。有。信。給。我。你。就。該。早。些。拿。出。來。纔。是。呀。爲。什。麼。嚙。嚙。講。了。半。天。纔。說。出。有。信。呢。言。畢。一。手。搶。了。珈。賚。所。遞。之。信。說。道。算。了。算。了。你。下。去。罷。於。是。順。手。將。房。門。掩。上。忙。將。書。信。拆。開。一。看。祇。見。信。內。寫。着。

浩。伯。公。子。文。几。令。鬟。至。遞。到。手。書。一。片。深。情。躍。然。紙。上。適。針。閣。盆。蘭。初。放。對。之。展。誦。恰。與。幽。香。雅。豔。同。入。襟。懷。承。示。府。中。奇。花。獻。瑞。邀。集。諸。士。女。作。琴。歌。酒。賦。之。會。雅。人。深。致。健。羨。奚。如。本。擬。摳。衣。登。堂。追。隨。冠。蓋。第。念。名。媛。薈。萃。以。一。村。女。蝨。其。間。鳩。鳳。相。參。殊。非。其。類。且。日。來。偶。患。暑。瘧。不。可。以。風。筋。力。衰。疲。神。情。恍。惚。自。歎。未。秋。蒲。柳。先。已。彫。零。辜。負。勝。遊。徒。作。臨。淵。之。羨。而。已。敝。宅。無。池。荷。而。獨。有。芙。蓉。花。亦。吐。艷。但。無。並。蒂。蓋。此。

物。生。在。秋。江。祇。可。顧。影。自。憐。耳。惹。者。天。下。萬。物。或。亦。各。肖。其。主。耶。附。此。以。博。公。子。一。粲。炎。風。多。厲。頗。礙。衛。生。起。居。尚。希。珍。攝。臨。書。不。勝。神。馳。之。

至。阿。禮。斯。敬。覆。

浩伯可謂
慣猜詩謎
的隨何

浩伯看罷。不覺一陣心酸。滴下了幾點酸淚。陰念他的病。無論是否。因我而起。既是有病。我怎好不立刻去看看他呢。況且他信內。雖說是不肯來。不能來。其實句句是要我去的意思。我若是不去。豈不辜負了他的深情麼。若是要去。如今已是戌牌時候了。今夜又無月色。無論路暗難行。就使到得安家堡。已近三更夜半了。深夜扣他的門戶。不但他的父親驚怪。而且他的父在旁。見面時講不出說話來。豈不是白走一遭冤枉路麼。罷了罷了。索性明天一早過去罷。主意既定。忙叫家人將夜膳擺上。胡亂食了一頓。便向左右道。明天一早我要往校場看民團操演。叫馬房預備一匹最快的馬伺候着。左

公然說謊
可笑

狹邪人往
往有此苦
然意浩伯亦

右答應去了。浩伯隨即歸到寢室。關上房門。撥暗了燈。和衣臥在牀上。那一宵。真是遲遲玉漏。初長夜。好容易捱到耿耿星河欲曙天。浩伯聽得雞聲初唱。即便下牀。梳洗已畢。開了衣櫥。順手取出一件羽絨單衣。正欲披着。忽聽得鏗然作響。有物墮地。舉起蠟燭細照。原來是遺了一顆金鈕扣。在地。猛記起那日阿禮斯曾托我購一副雕花象牙鈕扣。我却忘記了。如今天色太早。到何處購買呢。今日見了他面。又不可失信。這便怎處呢。正在思量。恰巧珈賚送手帕入來。浩伯便問道。家中可有女裝的鈕扣沒有呀。珈賚道。從前老太太遺下的鈕扣甚多。一向都是放在第八號首飾箱內的。浩伯便叫拿來看看。珈賚去了半刻。便携了一個保險小鐵匣入來。浩伯揭開匣蓋一看。並無象牙鈕扣。因隨手取了一副蓮子大的金剛鑽鈕扣。用手帕裹起。藏在襟袋內。其餘的著珈賚依舊放回原處。食了一碗小麥粥。一盤乳酥煎餅。換過

以議論代
序事脫胎
於太史公
較之兒女
英雄傳花
月痕等說
工部措詞尤

一件荷蘭絹大衣。便匆匆下樓。直出大門上馬去了。看官須知。那浩伯與阿禮斯自通音信以後。兩人的交情從此愈久愈密了。不是此來就是彼往。有時水驛山程以外。共乘油壁之車。有時舞衫歌扇之間。同畫旗亭之壁。或探溪頭之蓮葉。笑掉蘭橈。或尋洞口之花枝。狂飲醉帽。真是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因此一對小嬌癡。變作了可憐蟲。如膠似漆。自安家堡至尼華士里府。遠近無不週知。均謂安家的小爵主。與那教書先生的女兒。結了一段不解的情緣。真真是出人意表的事了。有的說他不顧身分的。也有的說他其情可嘉的。物議紛紛。衆口不一。那安家堡的義學堂。自季夏開學以來。荏苒光陰。不覺又是涼秋九月。恰遇九月十七日爲多黎曼侯第二位公子完婚之期。是日遠近官紳士庶賓客。到賀者爛其盈門。安家與多黎曼府本有累代世誼的。因此浩伯亦往賀。是日散席後。諸客紛紛歸去。浩伯亦入內向多黎曼

夫人告辭。夫人一手扯住浩伯的袖，說道：「璐環老姪，你且慢走一步。我有句話要同你講。」言畢，携浩伯入到一間小房內，將門掩上，然後拉出一張金漆藤交椅，讓浩伯坐下，便開口道：「老姪，我與你叔父孀娘，皆有兩代的交情，就是你父在世的時候，我們大家常常來往的。那時候你年紀雖小，想必還記得一二。因為這個緣故，我們也算得是通家的至好了。所以今日我有一句話要問老姪你的。老姪你却不要動氣呀。浩伯見說話來得突兀，摸不出頭緒來，因急忙答道：「伯母說那裡話來。小姪年幼無知，所有人情世故，一概都不曉得的。凡事得伯母指示教誨，那就是小姪求之不得的。那有不聽從的道理呢？」多黎曼夫人道：「我原是將你當作自己兒子一樣看待，我纔敢動問你的。你如今既是這樣說，我不得不直講了。我想那安家堡義學的教習，本係小戶人家出身，他偏偏生得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兒，我今年五十多歲，

自是積世
老婆婆口
吻

人了。所見人家的閨秀已經不知見盡多少了。却未曾見過這樣的尤物。他們這等的人家。却養出這樣絕色女兒。我恐怕將來變了一個大大的陷人圈套。但不知將來何人葬在那陷阱之內便了。言畢歎了一聲。浩伯聽。到末後兩句話。那臉上不覺紅了一陣。多黎曼夫人又接說道。我自從前月以來。便聽見外間傳說。沒有一天不見你的馬繫在他門外垂楊下。這話可是真的麼。浩伯道。不瞞伯母說。此事是有的。多黎曼夫人道。然則你天天必到他的家裏。這是爲着什麼緣故呢。浩伯的耳中一向未曾聞過這等詰問的。今聽到此話。真同當頭喝棒一般。自己亦覺得莫明其故。因停了一會。答道。小姪亦找不出什麼的緣故來。不過時時到他家裏坐坐。見見他面。便覺得樂而忘倦。不往的時候。便似得有一件未了的事。攔在心上。便是了。多黎曼夫人聽罷。將頭搖了兩搖。歎了一口氣。說道。可惜得狠。可惜一對小兒女的清。

舌上有刀
好一個女
說客

白聲名都被那情魔敗壞了。浩伯道：伯母的好意，自然是疼愛小姪，纔肯講到這句說話的。但是伯母也未免過慮了。小姪與那阿禮斯結交，雖然來往得親密些，也不過是詩酒文字之交罷了。於聲名上到無甚損害的。伯母請放心罷。多黎曼夫人道：你兩個內中的交情，我那裡曉得什麼。青紅皂白呢。不過外邊的人言，甚是可畏。個個冷眼旁觀，都說那阿禮斯的終身將來必定爲你所害。你將來必定得一個薄倖的聲名。我問你：有何益處呢？浩伯道：那是流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不過他們好嚼舌頭罷了。夜行者自信不爲盜，而不能使犬無吠。這個道理，難道伯母高明尙不曉得麼？多黎曼夫人道：話雖這麼講，但是人生在世，一舉一動，總不要貽人口實纔好。譬如你平日并不到他家，就使外邊的人好嚼舌頭，也無從說起。況且孤男少女時相往來，外人疑心，到有兩種的議論咧。浩伯道：這又是怎麼講呢？多黎曼夫人道：

此層最中
要害合不
伯○以不
懼○揚不
縱○極惡
之辣極惡
極

浩伯此時
情根尙未
深種故易
爲人所搖

一邊的議論說那男的欲與女的結婚所以時相往來還有一邊的議論說那男的意思並非志在結婚不過是惡棍漁色玷辱人家閨女便是了在我看起來你的身分到不必慮及這兩層無論第一層你的家世是決無與這樣女子結婚之理至於第二層你是知書識禮的人我更可以放得心過知你並非是那等的人物但是你自己的聲名總要自重自愛纔好呀浩伯聽到這番說話弄得無言可答但覺臉上一陣陣的發熱起來難過得狠多黎曼夫人又道你雖是個知書識禮的人但你與那阿禮斯兩個都是年輕之輩閱歷尙少操守未堅你若仍舊往來不斷我就難保老姪你日後無悔恨了浩伯此時默坐無語右手叉住了額將多黎曼夫人的說話從頭着想覺得句句有理一想一汗如冷水澆背一般不覺的恍然大悟因立起來道伯母的說話句句都是對病的針砭小姪今日茅塞頓開如夢初醒覺得以

想至此層
似是水盡
山窮然奇
計即由此
而出所謂
陰極則陽
生

前所做的事。真是草莽輕率。得狠令人羞慚無地。從今以後。小姪遵守伯母的教訓。再不敢與阿禮斯往來了。若再與他往來。小姪受人譏誚。其事猶小。可惜一個無瑕白璧的閨女。窵受了一個不潔的名。那豈不是我作孽麼。多黎曼夫人道。你知得到就好了。但恐怕你口不對心。能言而不能行咧。浩伯道。伯母請放心。小姪是斷不敢辜負伯母美意的。言畢。聽得壁上的報時鐘已敲七下。遂向多黎曼夫人握手作別。歸到家內。心中如有所失。行思坐想。俱覺不安。躺在榻上。翻來覆去。不能交睫。陰念多黎曼夫人的說話。自是正大的。我若與阿禮斯結婚。叔父是決不肯答應的。我既不能與他同諧到老。便終有一日。要分別的了。與其久後分別。彼此傷心。孰若及早割去情根。省了多少眼前煩惱呢。但我若從此不到他家。他必定不明內中的緣故。勢必日夕思念着我。倘或生出病來。或因我而死。豈不是我反害了他麼。罷了。罷了。

了。我索性去見他。一面講明。此中的緣故。勸他不必再思念着我。勸他當作我已經死了去。豈不乾乾淨淨麼。主意已定。和衣而睡。欲等到天明往安家堡一行。再作計較。正是

天若有情天亦老。

月如無恨月常圓。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詳寫阿禮斯及浩伯相見情形。一則嬌癡如醉。一則體貼入微。似張生鶯鶯而不壓西廂。記蹊徑似寶玉黛玉而不入紅樓夢。白窠吾於此服譯者之才。

寫浩伯遇美後種種癡念。非過於形容也。凡青年之晤意中人。後無不有此等思想者。然譯者若非過來人。亦不能摹寫得如許精細耳。呵呵。

浩伯書中並蒂荷四朶之句。影射書中四美人。如匣劍帷燈。隱躍欲出。

阿禮斯書中芙蓉秋江之句。亦是先兆。讀之默然。

多黎曼夫人之言。雖屬正論。然究有醋意在內。非自己醋也。代各府小姐姑娘醋也。觀其談鋒。可以意得之。

第四回 腸斷釵分悲流鵲血 情憐玉碎願結鴛盟

我讀至此
寸心如結
何況身當
其境者乎

話說浩伯當夜籌思。欲將情節向阿禮斯說明。從此分手。腹內打算着。明日見了他的面時。當如何先開口。如何表明我的心跡。如何安慰他。如何勸他絕了愛我的念頭。逐一思量。竟夜未曾交睫。耳聽得空庭冷雨。敲窗那種淅淅瀝瀝之聲。與那鼙鼓一聲聲。一更更相應。有時梧桐葉落。打在那畫闌干上。恍惚如阿禮斯的屨響一般。隱几愁思。燈昏似豆。回想當初與他識面時。彼此如何的投機。如何的向慕。如何的情愛。每遇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彼此如何携手同行。那時覺得。覓裳仙侶。未必在大羅天上。不料緣慳命蹇。明日便要與他長辭。從此蕭郎陌路。伯勞飛燕。各散東西。想到這裡。便如萬箭。

鑽心痛澈。五內正在思前想後。忽覺得喉間有一陣腥氣涌上。按捺不住。哇的一聲。咯了一口鮮血出來。昏暈過去。停了半晌。纔蘇甦轉來。因歎了一口氣。道。阿禮斯。阿禮斯。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呢。陡聽得寒雞遠唱。窗外的雨聲。漸歇。舉目看時。壁上報時鐘已交四點十三分了。因念明日到安家堡的路程。到有好幾十里。不若如今趁此未及天曉。暫且躺睡片時。養養精神罷。省得明日在馬上又要一路打盹的主意。既定。將外衣卸下。靠住一個白絹鶴毛枕。順手拉了一幅五彩絲氈。蓋住了腰腿。朦朧假寐。剛纔合眼。忽見阿禮斯風鬟霧鬢。披着一件淡緋色的宮衣。長襜拖地。在水殿風廊內倚着畫檻看雲。旁立一位白衣的天使。左手扶着嵌玉的戒杖。似與阿禮斯答話的樣。子。浩伯搶了幾步。急忙上前。一手拉住阿禮斯的袖。便說道。小姐。你從何處來。今從何處去呀。阿禮斯兩隻眼。望着檻外的青山。似乎未曾聽見一般。浩

浩伯此時
甚似寶玉
入幻境平
日姊妹均
變無情

伏下分釵
一段

伯又道。小姐。小姐。我安璐環在此特來看望你呀。你爲着甚事來到此地。此地却是什麼所在呀。阿禮斯仍是不言不笑。臉上既無喜色。亦無怒容。神氣似乎十分冷淡。浩伯便焦躁起來。不覺失聲哭道。小姐。我和你是何等的交情。我爲你一向廢寢忘餐。心裡無一刻不是惦掛着你。好容易得見你的面。你却全然不理會我。難道你就此變了心不成。你若是要變心。我亦無計挽得你住。但是你總要講箇明白。我安璐環纔死得瞑目呀。正欲再言。忽聽得旁立的天使大喝道。什麼小姐。長小姐。短小姐。這是依甸宮第八苑花鳥侍者上。帝因他偷看毗樂池。瀾瀾動了凡念。將他謫降人間。待他完了一段情緣。不久限滿。便當歸位。你是何處的俗骨。敢來纏擾。言畢。舉起戒杖。向浩伯的肩上一敲。浩伯大喊。哎。唷。一聲。猛然驚醒。出了一身的冷汗。方知是夢。睜眼細看。那朝曦已經照入簾幙了。急忙披衣下牀。推窗一望。但見積雲開霽。苔砌。

猶濕。那鵲聲在樹間吱吱格格。噪得聒耳不斷。回憶夢境。驚疑不定。因坐在靠椅上。出了一回神。然後下樓梳洗。早有司膳的遞上菜單。請點早餐的菜色。浩伯看那園內的菊籬日影將近已牌時候了。心裡打算着。爲時已經不早。若再用了早膳起行。又須擔擱一番。索性取道達威驛。隨便尋一間大客店。用些酒飯便了。因對左右道。不必預備早膳。我如今有事要出去。吩咐馬房配馬伺候着罷。管事的回道。昨夜下了一夜的秋雨。今早新晴。路上泥濘得狠。少爺還是騎一匹騾子出去罷。究竟騾子的脚步比馬穩健得多呢。浩伯點頭道。甚好。你就叫他們預備着罷。言畢。急忙梳洗。穿上一套牙色的佛蘭絨衣袴。換了一件白絹窩頂的蓮草秋帽。匆匆出門。騎上騾子。便走一路。上打算着對阿禮斯所講的說話。究竟不知從何處說起是好。想到千里送君終須一別的諺語。又不能不向他直說。若是講得太過決絕。又恐怕嚇壞

我聞此語
心骨悲

去訪情人
卻逢牧師
越師

老眼無花
一猜便着

了。他因此心內躊躇。好似一對吊桶汲水。七上八落的一般。也忘記走了路。程多少了。剛剛行到一帶叢林下。那叢樹結實纒纒。低垂拂面。初經霜露。半白半紅。映着那旭日如火。齊萬顆着實可愛。正在攬轡縱觀。猛聽得有人叫道。浩伯老弟。這樣的清早。往那裡去呀。浩伯打了一箇錯愕。舉目而望。見前面來了一位老丈。生得五柳蒼髯。年紀約有六十多歲。頭戴着濶邊笠帽。穿一件過膝長的黑素道袍。跨了一匹剪尾的粉青馬。近前細認。原來是華爾老牧師。浩伯連忙下馬。脫帽回禮道。華爾先生。許久不見了。一向聽說先生往域多厘傳道。是幾時回來的呀。華爾亦下馬答道。是今年四月回來的。如今你往那裡去呀。浩伯道。要赴達威驛幹些小事。所以早行。華爾道。老弟。你走錯了路了。這條路是往栢丁郡的。如何能往達威驛呢。我看你的神思恍惚。莫不是心中有事故而走錯了路不成。你的丰采。向來是美如冠玉的。爲

何一旦清減到這箇地步呀。我雖然不是懸壺濟世的人。但醫學一道。我少年的時候。亦曾習過來的。我想精氣神爲人身三寶。精藏於腎。神藏於心。氣出於肺。其所以化生精血者。悉屬於脾。思慮煩勞過度。則心脾受虧。飲食不爲肌膚。所以顏色憔悴。我看老弟面口。這樣清減。想必你近日心事太多。憂勞過度。大都是患得患失所致的。但你生長在鐘鳴鼎食之家。凡一切功名富貴。子女玉帛。膏粱文繡。都是君家固有之物。處你的地步。本來可以於人無爭。於世無求的。還有什麼得失思慮的事呢。這層或者是我看不到處也。未可定。但我勸你以後總要節勞纔好。咧。浩伯聽罷。覺得華爾的說話。似有言中帶諷的意思。自己心虛不覺臉上發起一陣熱來。急忙倍笑道。先生說那裡話來。晚生是不求聞達的人。生平甚少嗜慾的。他人或者不知。相好如先生。豈有不知之理。無論富貴功名。我安璐環皆視同敝屣。就係聲色貨利。

避辭知其
斤窮卻難
爲他倉卒
講出

小辨得通
只恐難逃
秦鏡耳

亦看得輕若浮雲。人生在世。不過數十寒暑。凡一切浮名浮利。無非是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罷了。至若兒女閨房。那更幻同泡影。古語道得好。正是細推物理須行樂。靜念因緣盡是魔。還有什麼思慮營求。患得患失的事呢。若謂勞頓兩箇字。那層到是難免的。因爲家叔一向在京供職。自從告老歸鄉後。又去了外國遊歷。所有一切家務。平日都歸晚生一人料理。家庭中雖無甚要事。但是親友往來。賓朋慶弔。日常的應酬。却是不不少的。況且家嬸棄世後。所有田產物業。下至米鹽瑣碎。雖責成男女的管家經理。究竟不能不親身檢點。常常稽察他們的勤惰。或者就因此故。未免傷了精神。亦是講不定的了。至謂別樣的思慮。却是沒有的。華爾笑道。據這樣講來。老弟。你可算得是一箇悟道的高士。真是名心淡似冰。天日介節。高於碧落雲。又是一箇加爾各訥的後身了。言罷。兩人一同發笑起來。浩伯因問道。先生今日有甚貴

處處點明
時刻一絲
不漏

幹。要到那裡去呢。華爾道。我有一位教友。在荷李堅設了一箇青年會。今天是箇開會的日期。他們預約我一早過去演說的。如今你要往達威驛。恰好我亦路經那處。我們就此同行罷。浩伯道。好極了。好極了。說罷。兩人一齊上馬。浩伯折回原徑。並轡而行。一路上無非是說說笑笑。談些新近的事。約行了三十多里。已交午牌時候了。遠望前面山腳下。有無數人烟。大小房屋。魚鱗櫛比。華爾勒住了馬。舉鞭西指。向浩伯道。由西轉北。過了一間機器磨坊。便是達威驛的大路了。我們今日就此分手。改日再見罷。言畢。說了兩個請字。便勒轉馬頭。望東加鞭去了。浩伯依着路徑。按轡徐行。約走了五里多的路。果然望見一間磨坊。及至行近細看。那磨坊却坐落在馬路的岔口。浩伯入了馬路。但見肩摩轂擊。四處來往的行人。正自不少。那種鬧熱情形。却不亞於尼華士里府。行近西首。轉了一箇角。猛見一間大。廈門外鑿一淺池。池

此是炎天
一服清涼
散

寫得細緻
令人如入

心立着一箇義大利雲石鑿成的女像。衣裳眉目逼肖寫生女像的頂上託住一箇承露盤。有清泉一道自盤內噴出。高與檐齊。四注如繖。遠望如晶簾。如雪花。如白練。如蛛絲。變化離奇。不可名狀。可怪那泉水噴出來。四散如珠。仍然點點瀉入池中。絕無半點飛向池外。門楣上有描金擘窠字匾額。大書達威驛大客店六字。浩伯在門口下了騾子。早有店門前伺候的夥計。上前接過了鞭轡。浩伯行至門內。左廂裡有一位知客迎出來。襟上掛着一箇小銀牌。向浩伯詢問來意。浩伯告以要用午膳。那知客答道。午膳的時刻未到。尚有二十分鐘。然後開席。客官請先到茶室內坐着罷。言畢。用大指向壁上第七號電鈴一捺。即有一箇穿着鑲紅邊號衣的侍僕出來。引着浩伯入內。浩伯先向四處舉目一看。見茶室內兩旁排列着藤靠椅二三十張。中央平排着兩張長方桌子。桌上堆滿無數的報紙。四面白油粉壁。光皎如鏡。甚是

清潔。茶室對過便是彈子房。房內排列綠絨彈子桌六張。貼住東廂左側轉過一道迴廊，便是膳廳。膳廳接連着歌舞臺。那陳設更覺華麗。浩伯看畢，入到茶室內坐下。早有侍僕遞上奶茶乾點。浩伯呷了兩口茶。在懷中摸出一枝金珀烟管。插了一筒古巴菸吸着。隨手向桌上拿一張報紙閱看。纔看得數行。便聽得外邊音樂之聲。悠然而作。有侍僕過來回道：午膳已經擺好了。浩伯撇下報紙。取水漱過了口。然後踱入膳廳。擇一張小圓桌坐下。司膳的遞上菜單。浩伯隨意點了幾箇菜。匆匆食了一頓。便離位轉入茶室。正擬吩咐侍僕開賬來看。忽聽得履聲橐橐。有數人直入茶室。個個都是短衣窄袖。戴上小帽。穿了皮靴。肩上懸著一枝短鎗。那些人一見了浩伯，便高叫道：浩伯兄。今日是什麼風吹送你到這裡呀。浩伯細看不是別人。原來個個都是舊友。而且半係貴家子弟。平日有往來的。不覺大喜。因問道：諸君今日爲什

又逢故人
殊不寂寞
此皆文字
善於生發
處

嫂
句
直
刺
浩
伯
之
耳

麼會得這樣齊全。要往何處去呀。內中有一位年紀稍長的答道。我們因秋高馬肥。趁此天氣晴和。相約往斐角山打獵。老兄却因甚貴幹到此呀。你平日是不出戶庭的人。好靜而不好動的。今天忽然到此。必有事故。我們到要請教啊。浩伯道。小弟今日因有些賤務。要往哥靈鎮一行。是以路經此地。就在這裡打尖過午。那年長的道。浩伯兄你又撒謊了。我想那哥靈鎮的地方。除了織造廠及繡貨莊外。就是參羊的人家居多。你如果要買綾羅繡貨。孝敬閨中。現時卻未有嫂嫂。就算你要買物。亦儘可派尊管往辦。何至不辭跋涉。身親力爲呢。莫非你想到那邊學做織機匠。抑或學做牧羊兒不成。言畢。大眾哄堂大笑。浩伯道。小弟往那邊係因基地交涉的事。並非別故。衆人俱搖着首道。未必未必。內有一位年紀輕的。係巴明頓將軍的孫。名喚哈錫低聲說道。浩伯兄要往那裡去。我却知得到的。衆人急問道。往那裡去呢。哈錫

浩伯急欲
見意中人
閱者亦急
欲見浩伯
之見意中
人而偏有
此等阻碍
使我悶悶

道。我不好說。就是我與浩伯。兩人知得便了。衆人聽見。愈更焦躁起來。一定要逼哈錫快說。哈錫道。我說出來。到不打緊。祇是浩伯兄。一定要恨我的。叫我怎擔當得起呢。衆人舉目共視浩伯。浩伯祇是裝作未曾聽見的一樣。衆人見此情景。愈更疑惑不解。因共對哈錫道。哈錫弟。你真是瞧人不起了。浩伯是你的朋友。難道我們不是浩伯的朋友麼。難道浩伯够得上做你的朋友。我們就扳不上做浩伯的朋友麼。爲什麼浩伯的事。祇許你知得便不許我們知得。這是箇什麼的道理呢。你若是瞧得起我們。你就快些說出來。你若是瞧不起我們。我們也不敢再動問了。浩伯見衆人的說話來得重。恐怕哈錫受不住。因此不敢再裝糊塗。勉強對哈錫道。哈錫弟。你既是知到我。要往那裡去。你只管說出來罷。免得各人疑心。我共你有什么麼私意在內。哈錫聽罷。對着大衆道。既是這麼着。我就不得不說了。我想浩伯兄並不是往

吹皺一池
春水千卿
何事

人之多言
亦可畏也

什麼哥靈鎮去。不過是向達威驛西北角直走罷了。衆人道。西北角究竟是箇什麼所在呢。哈錫道。達威驛的東路是通往荷李堅的。東北一條大路是通往哥靈鎮的。惟有西北角盡是山谿野徑。且多森林。過了森林。祇有一條小路。兩旁俱是田畦。小路盡處便是安家堡了。浩伯聽到安家堡。三箇字便覺如芒刺背。坐立不安。生怕哈錫不知還有什麼的話說下去。又不好阻止他的口。真是十分急煞。衆人又問哈錫道。你怎知得他是夢往安家堡呢。哈錫道。我昨天往洛斯加尼亞探訪我的舅母。回家的時候。經過安家堡。偶在一間珈琲店歇足。聽見店內有兩個老婦閒談。一個說道。有好幾天沒看見那安家少主到了。一個說道。究竟不曉得那教書先生的女兒是怎樣的標緻的。我們能够得見那位姑娘一面就好了。我聽見他們的話說得奇怪。我就問他們是那個安家少主。他們說出浩伯兄的名字來。我就問他們爲什

直播鼓心
不顧浩伯
急煞

此人更惡
嚇煞浩伯

麼。安家少主要到你們這裡來呢。他們說道。這裡學堂的教習先生有一位姑娘。是才色雙全的。不知何時被那安家的少主中看了。數月來。沒有一天不見那少主的車馬停在他的門外的。這幾天却沒見他經過我們的店門了。不曉得是爲着什麼緣故。小弟因聽了這番的說話。所以猜着浩伯兄是要往安家堡的。各人聽畢。個個拍掌大笑。都指着浩伯說道。幹得好事。幹得好事。虧你還想瞞騙我們咧。浩伯急忙分辨道。天下人有相似。物有相同。敝族中姓安的人。却也不少。怎見得一定是小弟呢。諸君如果信那村嫗的謠言。一定疑到小弟身上。那豈不是白白的冤枉了人麼。各人那裡肯信。互相辨論。鬧了半日。不得開交。那年長的道。這事的真假虛實。今日不必爭辨。如今時候已經不早了。浩伯兄。你既然說是要往哥靈鎮。不是往安家堡。我想哥靈鎮的事。既因基地交涉。便是極小的事了。儘可改日再往。不用着急的。

浩伯只會
獵豔那能
獵獸一笑

解鈴還是
繫鈴人

今日難得我們不期而會。索性同我們一齊往斐角山打獵。彼此趁趁高興。罷。衆人聽說都隨聲附和起來。齊口應道。此話極是。浩伯兄是必要依從的了。浩伯道。無論小弟今日沒有帶得鎗彈隨身。即使有地可借。小弟於射獵一件。是向來未曾學過的。往常在家隨人打靶。無非是一彈射天。一彈射地。罷了。若叫我跟你們去打獵。那豈不是叫螳螂去捕雀。叫斑鳩去學鸚鵡講說話麼。衆人仍是不肯罷休。你一言我一語。催促得了不得。哈錫見那日影漸漸西斜了。因說道。浩伯兄確係平日不曉得射獵的。我們在此逼他也是無益。不如我們趁早去罷。一則免得擔延時候。二則免得硬討人嫌。豈不是大衆都乾淨爽快麼。衆人道。浩伯兄瞞了衆人。私自尋香訪豔。是本應要罰的。如今哈錫弟替他講情。我們就看哈錫弟的分上。改日再同他算賬罷。祇是太便宜了他了。言畢。大衆一哄而散。浩伯初時在茶室內見了各友入來。

李易安詞
云月上柳梢頭人約
黃昏後可
爲浩伯咏
之

本是極歡喜的。後來見各人查問他的去處。已是生厭了。偏偏哈錫又不懂事。說出多少的忌諱來。以致生出一場波瀾。許多纏擾。正恨不得將他們吞下肚子去。方洩得心中的憤氣。今見一個個都滾了。便如拔去眼中的釘一般。心裡想道。今日不曉得犯了一個什麼的凶日。以致一路上遇着了兩次。魔星。我如今若是白晝前往。恐怕被那嚼舌頭的看見。又添出多少的流言來了。罷了。罷了。我索性在此店住下。等到將近黃昏。那路上行人漸少。的時候。那時漫漫起程。豈不是好麼。主意既定。便喚店夥在樓上開了一間幽靜的臥房。自己到書樓檢了一本小說。名爲兒女英雄傳。携到房內披閱。藉以破悶。約到四句鐘時候。便吩咐侍僕。弄了一盤奶油杏仁糕。一盤雞丁酥皮餅。飽餐了一頓。隨向管房人說道。我如今出去有事。晚膳是不回來用了。叫膳房不用預備我的。管房人答應着去了。浩伯隨向梳洗桌上倒出小半瓶。

活畫出少年心性

讀此節令
我起故鄉
之思

的白玫瑰香水。滿灑在手帕上。燃火吸着了一枝陳年的揀葉。淡巴菰。菸。然後下樓。出到大門口。正欲吩咐司廐的牽驢子來代步。忽想起這回若再騎驢子去。倘被那嚼舌頭的看見。豈不又要說我的馬停在門外麼。罷了罷了。我索性步行去罷。省得再惹是非。於是大踏步走出大門。望着西北角而去。約行了十餘里路。人煙漸少。沿路都是疎林。那黃葉丹楓。與橘柚林。檜。疎密相間。襯住夕陽的返影。遙望恰似一幅名家圖畫。如錦如霞。林以外却是野渚荒汀。但見雁叫蘆花。長天拍水。疎林既盡。一望平疇。耳聽那農家打稻之聲。耒耜田歌。互相響答。浩伯貪看路上的風景。愈行愈遠。已經到了安家堡地面。還未曉得。正在東瞧西望。忽見前面有一尖閣高出林表。睜眼細認。却是學堂的鐘樓。心中想道。這回不用走他前門的路。索性繞屋後進去。那更神不知鬼不覺了。因望着東北隅迤邐而行。約離學堂後牆尚有一箭遠的。

路便望見阿禮斯坐在溪邊石磴上。一手托顙，兩目注視那溪流。如有萬斛相思之狀。浩伯正欲上前通話。阿禮斯忽然舉頭一眼，便瞥見浩伯。連忙立起身來。喜出望外。如嬰兒見了慈母一般。那雙星眸含睇送睇。乍陰乍陽。如怨如慕。向着浩伯道：「公子你來了麼？我正在思念着你呢。你好幾日不來。我只道你出外游歷了。」浩伯此來本欲將心中委曲爲難之處，向阿禮斯表明。勸他息心。兩人從此分手。如今見了阿禮斯這樣真摯。這樣風度。便半句話都講不出來。將昨日心中的打算安排早已拋了一半。往瓜哇國去了。歇了良久。然後說道：「小姐你爲什麼猜我是出外去了呢？」阿禮斯道：「因爲不見你面已五日了。我總想不出什麼的緣故來。所以猜你一定是出外去了。」浩伯道：「已經五日了麼？我但願以後永無這等的日子。那就好了。」言畢歎了一口氣。又道：「天吓天。你生我安。璫環在世上就不應該着我在閩閱之家。既在閩。」

詩云一日
不見如三
秋兮可爲
之阿禮斯
咏

閱之家就不應該使我受盡千般的煩惱呀。阿禮斯聽到這話摸不着頭腦。又不好猝然追問。祇得呆望着浩伯。不發一言。浩伯道。我們坐下再談罷。我今日到有許多說話要對小姐講呢。說畢。就在那竹籬下擇了一塊白石。兩人並肩坐下。阿禮斯道。我以爲你存了什麼心。抑或怪了。我要與我絕交了。永遠不來了。我想這個辦法。到是狠好的。到你待我的一片好意的。浩伯道。我們兩個的交情。並非一日。即使我有遠行。亦何至掉頭不顧。飄然就去呢。小姐這樣說法。似乎有嗔怪我的意了。我不是不想來見你。其實這幾天。事忙得狠。所以不能分身過來。那到是真的。阿禮斯聽到這話。臉上現了幾分歡喜之色。恍惚心裡寬了幾分的樣子。便道。但願你以後再不要遇着這等煩惱。那就好了。因爲我一日不見你。便覺得語言無味。兩日不見你。便覺得行坐無聊。若是三日不見你。便覺得細膩風光都變作蒼涼景況了。這個。

緣。故。連。我。自。己。也。想。不。出。來。的。浩。伯。道。這。話。可。是。當。真。的。麼。若。果。當。真。我。浩。伯。真。是。無。義。的。人。了。阿。禮。斯。道。我。自。從。與。你。締。交。以。後。纔。曉。得。世。間。的。樂。事。再。沒。有。勝。過。與。素。心。人。共。數。晨。夕。的。從。前。我。讀。艾。約。瑟。所。繙。的。支。那。古。詩。內。中。有。一。句。說。是。什。麼。願。作。鴛。鴦。不。羨。仙。我。想。鴛。鴦。不。過。是。一。對。情。鳥。罷。了。古。人。連。神。仙。都。不。願。去。做。寧。願。去。做。那。一。對。情。鳥。可。見。得。人。生。在。世。那。情。字。是。再。沒。有。別。樣。好。得。過。他。的。浩。伯。道。小。姐。你。讀。艾。約。瑟。的。譯。本。最。愛。那。願。作。鴛。鴦。不。羨。仙。一。句。我。却。最。愛。那。曾。經。滄。海。難。爲。水。一。句。如。今。將。你。我。所。愛。的。詩。句。合。成。豈。不。是。天。然。的。好。對。偶。麼。可。見。我。們。兩。個。的。交。情。都。是。由。天。撮。合。的。了。阿。禮。斯。聽。到。這。句。不。覺。嗤。的。笑。了。一。聲。兩。頰。上。不。知。不。覺。起。了。一。陣。紅。霞。歇。了。一。歇。復。說。道。我。還。有。一。句。說。話。我。自。己。說。出。來。也。知。到。是。罪。過。的。我。自。幼。讀。書。便。聽。見。聖。經。上。說。天。堂。是。天。上。的。極。樂。世。界。非。世。間。的。大。聖。大。賢。仁。

絕世妙人
絕世妙想
絕世妙語

趣語○拿
破命云法
國字典無
難字爲此
句所本

人。義士身歿後。靈魂不能到得那裏。究竟天堂的樂處。是怎樣的。有何人見。過。領畧過呢。我想天上縱有樂處。也未必勝得過我們兩人相聚的樂罷。浩伯道。人間天上的樂境。本來是無甚分別的。不過天上沒有離別人間。總不免有離別的日子。就是了。阿禮斯耳邊聽到離別兩個字。不覺突的嚇了一跳。心頭上便如有小鹿亂撞起來。一手拉住浩伯的袖。問道。公子。你說的是什麼話呀。浩伯道。我說是人間總不免有離別啊。阿禮斯道。公子。這等傷心的說話。以後望你不要。再提罷。我實在怕聽得狠。我們兩人的字典。是不收那兩個兇惡字兒的一面。說那兩隻眼。眶已暈紅了。浩伯心裡想道。你愛我的心事。我何嘗不知呢。但是如今若再纏綿下去。不但兩家無益。並且日後終沒有好結果的。豈不枉費了你待我一片真情麼。不如今日當面說。明一刀兩段。省得牽牽連連。兩人心裡受罪罷。想罷。便對阿禮斯道。小姐。我

一字一咽

自從蒙你不棄。彼此訂交。經有數月了。我們兩人。每次聚會的時日。與及聚會的地方。所談的事。所見的物。你還記得清楚。不阿禮斯笑道。怎麼不記得呢。你那一次是騎馬來。那一次是坐車來。我都記得清清楚楚的。浩伯道。你記得清楚。說得出來。可見我們都是光明正大的行爲了。無奈人言可畏。都說我害了你。其實是我自己不好。我一時沒有想度。真真是害了你。說到此處。心中好似戳了一刀。那眼淚便忍不住紛紛灑了下來。喉嚨已經被氣堵住。欲說也說不出了。阿禮斯雖然摸不出頭緒。但見了浩伯這樣情景。也不知不覺的掉下淚來。便道。公子。你說那裡話來。我想你待我勝逾骨肉。那是我平日所深知的。我常常記在五內。睡裡夢裡也忘不了。又何至有害及我的事呢。就使萬一有害及我之處。我也是甘受無怨的。你且寬寬心罷。我看見你這樣的神色。我心裡就難過得狠。言畢。便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停了。

雷霆走精
銳水雪淨
聰明阿禮
斯可以當
之

一會又道我看你的意思必定有什麼爲難的事攔在心上你且漫漫的老實對我講罷浩伯心裡暗想道外邊謠言蜚語說我玷辱了他的名節我想他是一片無瑕白璧而且天真爛漫冰雪心腸這等粗鄙齷齪的說話叫我如何好對他說呢若真向他直說豈不是佛頭着糞點污了清淨的金身麼是可忍又孰不可忍呢想罷歎了一口氣道小姐你叫我據實對你說我却是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處說起是好總是外邊好嚼舌頭的人議論我常常來你府上就是了阿禮斯冷笑了。一聲忙問道莫不是多黎曼夫人告訴你的麼浩伯道也不盡然不止他一人說及不過他是我家世好格外關切些故此聽得街上的謠言特來告訴我那也是他一片好意你莫錯怪了他阿禮斯道既是這麼着究竟是誰人造出議論來呢他們議論我什麼事兒呢浩伯道那議論的人上自我家的寅誼世誼男女親朋下至大街小巷的

物議雖屬
可畏而玉
人亦何以
辜負以此
觀之浩伯
非真情種

黃童白叟，個個都是齊口同聲。一樣議論的。阿禮斯聽了，便焦躁起來。道：「議論。究竟議論着甚事呀。」浩伯道：「他們說我常常與你往來，不但不利於我，而且大不利於你呢。」阿禮斯道：「那又奇怪了。我與你兩人的交情，都是推心致腹，無詐無虞的。講到不利兩個字，我却想不出這個道理來了。」浩伯道：「在你的所見，自然是不差的。但他們外人的見解，却與你不同。他們說我與你往來，日後兩家都有大害處。一邊是喪了士人品行，一邊是損了閨女聲名。我想你是冰清玉潔之身，今因我安璐環一人壞了，萬金名器，令你受了一段不白之冤，豈不是我害了你麼？我因為這樣重大的罪孽，負在身上，實在難受。那都是我當初沒有想度，不提防到外人物議，以致有今日後悔。但我如果能急於補過，那外邊的謠言，自然消滅。是以我今日特來對你說個明白。從今以後，我們兩人交情，是不能分開的了。一則保全你的名譽，二

傷哉癡至
此乎情至

則顧住我叔父的家聲。免得外邊說我是蕩檢踰閑的子弟。那到是緊要的。我想世上沒有不散的筵席。你是絕世聰明的人。我料你必能看得破。撇得開。萬一你到那看不破。撇不開時候。你便當我安璐環一病身亡了。說至此。頓了一頓。又道。我與你相識一場。今日彼此分別。不可無物留贈。我今送你一張小照。聊作表記。你他日見了這張小照。便如見昔年的良友了。浩伯說到這句。再也忍不住。那淚點。簌簌亂落。灑在那佛蘭絨外衣上。如雨珠。走荷一般。正在探手入懷。欲摸出那張小照。忽聽得滑達一聲。阿禮斯已經倒在地上。了。浩伯大驚。急忙兩手抱他起來。將他斜靠在那白石上。疊起膝蓋。承住他的後額。只見見他面無人色。雙目緊閉。口角流出涎沫。唇白如紙。接連喚了他四五聲。毫無知覺。因用指頭按他的鼻息。覺得細如游絲。浩伯只道他是已經死去了。心裡又驚又悔。又悲又痛。不覺大哭起來。叫道。小姐小姐。

血痕令我
不忍卒讀

你。你。你。怎麼了。怎麼了。你難道就死了麼。我的罪上通於天了。浩伯哭得氣喘聲嘶。連連叫喚。阿禮斯仍是默無聲息。浩伯無奈。只得用右手摟住他的肩背。左手託住他的下頷。用力運氣。呵入他的口中。呵了一會。忽聽阿禮斯喉內閣閣作響。喀的吐了一口痰出來。那目睛纔翻轉過來了。開眼一看。卻見浩伯摟住他的肩背。那臉上不覺暈得通紅。羞答答一言不發。浩伯道。小姐。你嚇煞了我了。阿禮斯道。我那裡就能够死了呢。說猶未了。淚如泉湧。又道。你是要同我分手的了。你莫拉住我。任我自己死活罷。我是極願意死的。我斷無半點子怨恨着你。你要同我分手。就此作別罷。我這薄命人。生在世上。都沒趣味的。你果係真心愛我。你便做些好事。讓我去死罷。浩伯道。小姐。你何必講到這樣盡頭話呢。我安瓚環是決不肯離開你的。你是斷不能死的。浩伯說了再三。阿禮斯祇是搖頭。全然不答。猛然推開浩伯的手。撲在

不怨乃甚
於浩伯
何以爲情

情到能癡
天亦悔

地。上。面。枕。着。豐。草。而。泣。哭。得。萬。分。悲。慘。任。你。鐵。石。人。聞。亦。要。斷。腸。真。是。草。木。
爲。之。下。淚。猿。鳥。爲。之。傷。心。浩。伯。聽。到。萬。難。忍。受。的。時。候。便。屈。着。一。膝。跪。在。草。
旁。說。道。小。姐。你。不。要。再。哭。了。我。的。心。房。都。裂。了。阿。禮。斯。抽。抽。咽。咽。的。說。道。我。
曉。得。你。是。要。同。我。分。手。的。祇。怨。我。自。己。瞎。了。眼。祇。怨。我。自。己。發。了。癡。我。忘。記。
了。你。是。侯。門。的。貴。胄。我。忘。記。了。我。是。村。鄉。的。貧。女。我。當。初。痰。迷。了。心。竅。纔。大。
胆。敢。共。你。結。交。浩。伯。道。小。姐。小。姐。你。且。聽。我。一。言。阿。禮。斯。道。不。必。多。講。了。我。
如。今。已。經。夢。醒。了。你。去。你。的。我。死。我。的。罷。還。講。那。閑。文。做。甚。呢。這。都。是。我。的。
錯。就。是。了。浩。伯。道。小。姐。你。究。竟。未。知。道。我。的。苦。心。如。今。閑。話。慢。提。且。請。你。息。
了。死。念。我。還。有。阿。禮。斯。道。我。不。死。還。有。別。望。麼。還。有。什。麼。生。人。的。樂。趣。還。有。
什。麼。的。僥。倖。妄。想。麼。我。我。卻。說。不。下。去。又。哭。了。哭。了。一。回。又。說。道。我。並。不。
是。怨。你。我。寧。願。自。己。骨。化。了。灰。肉。化。了。塵。都。不。肯。傷。犯。你。半。句。的。祇。是。我。自。

猶待問乎
蠢哉浩伯

至此始轉
念頭忍哉
浩伯

己太過糊塗太過不自量終日裡如醉如癡一心的記念着你那是我的罪過我是應該要受死罪重罰的我甯願死了兩眼不見到是乾乾淨淨若要我活在世間看着你分手而去那是我萬萬做不到的浩伯道既是這麼着你的意思是要怎樣呢阿禮斯冷笑道我自有自己的主意趁你未走我如今尙算得未曾同你分手呢言畢舉目四顧浩伯十分驚懼急忙用手攬住他的頸項見他哭得兩隻眼腫起如胡桃般那淚痕狼藉如梨花帶雨愈看愈覺可憐於是咬住牙根翻轉念頭說道小姐小姐你千萬不要再提那個死字我想天地之大四海之寬豈不能容得我兩人麼我如今心意已經決定了我今生今世決不肯共你分離的了你且寬寬心罷阿禮斯聽罷舉目向浩伯臉上一瞧說道你的說話是騙我還是戲弄我呢浩伯道我安璐環是頂天立地的男兒平生不肯說半句謊話何況對着小姐面前那有說謊之

阿禮斯性情極似袁實兒其奮不惜身處更酷肖之

理呢。阿禮斯道：你方纔說是天下無不散之筵。如今又說出不肯分離的話。那豈不是自相矛盾麼？浩伯道：方纔說的是做朋友的說話。如今我索性與你結爲伉儷魚水相歡。生同衾。死同穴。豈不是萬年都沒有分離麼？你千萬放心罷。阿禮斯聽到這句打了個錯愕。那心裡又驚又喜。呆了半晌。答不出話來。浩伯道：小姐你爲何不發一言呢？阿禮斯道：我們現在講話。究竟是眞的還是做夢呀？浩伯笑道：你看那皓月當空。明星燦爛。照着我們兩個。坐在溪邊。怎麼說是造夢呢？阿禮斯舉首上下細看。不禁嫣然。瓠犀微露。回首再望。浩伯反覺得十分羞縮。低垂粉頸。默然無言。浩伯便向自己的衣領上剝下一個雙鳳領扣。遞與阿禮斯說道：如今與妹妹結婚。權將這微物爲聘。但願我們學這扣中的雙鳳。永不分開。妹妹你道好麼？阿禮斯接過一看。見那領扣是一對金鳳結成。中間嵌着一顆透亮的玫瑰紫寶石。約有粟米般。

上文凄風
苦雨至此
都變作霧
月晴空

大。把。玩。了。一。番。然。後。藏。在。襟。袋。內。只。見。浩。伯。去。了。領。扣。那。衣。領。便。寬。鬆。了。便。將。自。己。一。個。雲。母。殼。領。扣。解。下。親。手。替。浩。伯。扣。上。浩。伯。見。天。邊。起。了。一。片。烏。雲。那。月。光。漸。漸。暗。起。來。了。便。對。阿。禮。斯。道。時。候。已。經。不。早。了。妹。妹。你。也。可。以。回。去。了。省。得。你。父。親。在。家。裡。盼。望。着。言。畢。伸。出。右。手。參。扶。着。阿。禮。斯。的。左。腕。緩。步。而。行。一。路。上。說。說。笑。笑。浩。伯。道。妹。妹。你。如。今。是。我。的。人。了。你。以。後。總。要。格。外。保。重。自。己。的。身。體。纔。好。阿。禮。斯。點。頭。而。應。剛。剛。行。近。園。門。口。浩。伯。猛。然。對。阿。禮。斯。道。妹。妹。你。可。能。將。這。段。婚。事。暫。時。秘。住。等。我。接。到。叔。父。的。回。信。然。後。對。你。父。親。說。知。何。如。阿。禮。斯。道。你。恐。怕。叔。父。不。答。應。將。來。又。有。什。麼。變。卦。麼。你。究。竟。能。猜。得。叔。父。意。見。是。怎。樣。的。呢。浩。伯。道。我。叔。父。是。一。個。最。守。舊。的。人。他。的。品。性。非。常。古。板。的。我。却。難。以。猜。摸。得。着。但。我。望。你。暫。時。總。要。秘。密。些。千。萬。不。可。張。揚。纔。好。咧。阿。禮。斯。微。笑。答。應。着。兩。人。又。行。了。接。吻。的。禮。彼。此。說。

此回以雨起
以雨結章法密極

了。一個請字。然後分手。浩伯便擬趕回達威驛住宿。不料一路上月暗雲迷。野徑崎嶇。走得狠慢。行不上七八里路。已有幾點疎雨落下。覺得金風瑟瑟。撲面生寒。毛髮爲之竦然。耳聽得樹林內一片秋聲。夾着千種秋蟲吟風弔月。好不淒慘。浩伯冒雨獨行。約離了安家堡的地面。那雨點更密起來了。衣履盡被露濕。正在徬徨着急。忽聽路側一人叫道。客官你是要往那裡去的呀。把浩伯嚇了一跳。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寫浩伯夜中淒涼之况。最爲逼真。令愁人讀之。陡增蕭瑟筆墨之妙。可頡頏紅樓夢矣。夢境一段。亦從紅樓夢奪胎而有神無迹。斯爲老手。此等處花月痕亦工於運筆。可與此書並駕齊驅。寫阿禮斯分離慘語。覺五更鶯啼。無此酸楚。余讀至此。影事前塵。陡然觸起。不自知涕淚之何從也。

浩伯本擬分手而來。乃反結盟而去。奇極。然非多黎曼夫人一激之力。未必能速諧如此。天下

紅淚影 第四回 腸斷釵分悲流鵲血 情憐玉碎願結鴛盟

一〇三

上回濃艷
極矣故此
處淡淡著
墨以疏其
氣此文家
疏密相間
之法

事愈離則愈近。大抵然矣。

第五回 耶對織繡莫忘織素 卿何多病半爲多愁

却說浩伯當夜一路冒雨急行。衣履盡濕。正在徬徨之際。忽聽得路側有人叫道。客官你要往那裡去呀。浩伯駐足定眼一看。見那人披着油衣。戴上雨帽。手上携着一條短棍。原來是葡萄畦上看守葡萄的更夫。那人見浩伯駐了足。便道。前面是一片水田。無路可通的。你往那裡做什麼呢。浩伯道。我是趕路的。如今遇了雨。請問你這裡可有避雨的地方沒有呢。那人道。此地是並無人家的。只東去兩里。有一間破舊的印度寺。你索性趕到那寺裏去避一避罷。浩伯致謝了一聲。急忙望東直走。行不到兩刻鐘之久。果然望見前面林邊有一間小屋。那屋頂圓如覆釜。形狀很是奇怪。行近門前。定睛細看。屋外四面都是短牆圍繞。大半已經頽圯了。因隨手在地上拾了一塊碎石

怪人怪樣
寫來如見

去敲門。敲了良久。纔聽見裡面問道是誰。浩伯答道。我是過路的遠客。現因遇着了雨。無地歇足。敢煩方便開門。讓我進寶刹暫避一避。雨歇便走的了。那裏面答道。既是這麼着。你且在門外等一等。等我去拿火來開便了。浩伯聽着。連說了幾箇謝字。又停了半晌。便見門隙內微露出一線的燈光來。浩伯正欲有言。却聽得鏗然啓鍵聲響。那大門便呀的開了。有一個紫銅面色的番僧。深目隆準。耳上戴着三個耳璫。穿一件寬袖的長袍。赤了雙脚。左手執着一個五燭臺。插着了半截的殘燭。見了浩伯。便道。請到裡面去罷。浩伯答應着。跟他入到後殿。那番僧取過半張破簞。鋪在地上。讓浩伯坐下。一眼看見浩伯的外衣淋漓如洗。便叫浩伯將濕衣脫去。隨入內室。尋得一件舊衲出來。殷勤勸浩伯上穿。浩伯沿路上冒雨而行。毛髮俱濕。至此便覺得寒冷不堪。冷到牙關都打震起來了。那番僧又向廊下取過一堆乾柴。就在地。

上燒着了火。教浩伯烘火。取暖。然後轉身入內。浩伯一面烘火。一面將濕衣掛在柱上。舉目四看。但見佛殿三楹。正座供了三尊佛像。兩旁還有許多世尊。羅漢的金身。大半都是日久塵封。那金色已經剝落了。階前分植兩株老菩提樹。枝葉扶疏。陰覆庭砌。浩伯看了一回。又烘了一會火。便見那番僧捧着一碗苦麥酒。一碟熱騰騰的黃薑飯出來。遞與浩伯充飢。浩伯接過。致謝了數語。然後就食。此時正在飢渴交逼。覺得那酒飯甘美異常。飽餐一頓。那身上也就暖和起來了。耳畔聽得檐溜已歇。雨亦漸小。回視身上。披着僧衣。却在佛殿上席地而食。到是可笑的。忽然想到自己生在富貴場中。平日日食萬錢。尚無下箸處。反不如摩彌釜裏粗糲之甘。平日文繡綺羅。反不若破衲布袍之暖。可見苦樂無常。境由心造。世間人個個鑽入了名。疆。利。鎖。終身徵逐。如醉如癡。實是可嘆。想到此處。便覺得人相。我相。一切衆生色相。萬念。

正是狂奴
故態

皆空不禁哈哈大笑起來。因在襟頭表鍊上解下一枝金筆管。就在那佛殿的東壁上題了一闋小詞。上寫着道。

我爲情牽。更被名纏。皈依舊願總難堅。茫茫苦海。解脫何年。且割情根。除煩惱。了塵緣。懺悔當先。自有青蓮。我師法力本無邊。狂奴稽首。敢拜壇前。借一枝燈。一盂飯。一蒲團。

題畢。又坐了一回。那陰雲已經開霽。露出一片月色。照落空階。清光如水。細看所焙的濕衣亦已乾了。因將布衲脫下。仍披上自己的外衣。在懷內取出二十個先令銀幣。連那布衲一併交與番僧。那番僧推讓了再三。然後受下。又親自執燭送浩伯出到寺門。浩伯便向那番僧道。我是由達威驛往安家堡的。但我來時所經的過路。並未瞧見寶刹。那是什麼緣故呢。那番僧笑道。檀越來的時候。必定是經鵝兒蕩那邊來的。如今檀越是走錯了路了。此地

山谷詩云
雨後月
前恰
天欲冷
是此時
情景

俗名檢柴坡。是最幽僻的地方。人烟甚少。過了這帶樹林。望南直去。再行八里路。便是達威驛了。由安家堡往達威驛的路。本來算這條路是最近的。但可惜太過僻靜。行人都不肯走這邊。他們都是喜歡走鵝兒蕩那邊大路的。是以檀越來的時候。見不着山門。就是這個緣故。浩伯點頭道。不錯不錯。我記得來的時候。是經過一帶水澤的。那番僧道。那水澤就是鵝兒蕩了。言畢。彼此說了一個請字。浩伯便依着那番僧的話。望南直走。一路上。披風戴露。涼月隨人。宿雨初收。萬籟俱寂。只聽得豆花籬下。蟋蟀孤鳴。與那古木枯株。互相騷屑。清氣入胃。精神陡增。脚力愈健。約行了一個時辰。遠望見燈光。如電。萬戶沈沈。閣影衝霄。犬聲如豹。知是已近達威驛了。因急忙趨行。少頃便回到客店內。上得樓來。忙叫侍僕預備澡湯。解去上下衣。暢浴一回。然後歸到寢室。侍僕排上茶點。浩伯飲了一杯甘豆茶。食了兩塊乳酥塗上的乾脆。

泰西奢侈
之風於此
可見一斑

餅。聽那桌上的報時鐘。叮叮已敲了十二下了。隨即關上房門。倒身就寢。當夜無話。至次早。浩伯起來。看那朝暉已過八軛日影了。梳洗既畢。隨意用了一些早膳。便叫掌櫃開賬。不一刻。管事的走入房來。捧着一個小漆盤。上面盛着一張賬單。浩伯取過細看。見單內寫着頭等房客一位。住宿一天。計十五先令。早午膳兩餐。計七先令。另加菜點。計六先令。馬料。計二先令。共該一磅十先令。浩伯照數給發。另賞管事侍僕人等十五先令。管事的謝過了賞。然後將銀賬統交櫃上。那掌櫃向單上註明收訖字樣。仍由管事的將原單交還浩伯。浩伯下樓出至大門。早有司廐的牽過騾子。遞上鞭轡。浩伯騰身而上。連加上數鞭。望尼華士里進發。約近午牌時候。已回到府門。家人們都點班迎迓。浩伯入到書房坐下。便見號房的入來回道。昨日少爺剛出門後。就有三位客來拜候。小的都擋過駕。掛了號了。他們問少爺什麼時候可以

前兩張是
實後一張
是主

應上第一
回克信所
說

回府。打算午後還要再來的。小的對他說。少爺回府的時候是沒定的。他們說既是這麼着。就改日過來謁見罷。言畢。將三張摺角的官銜名帖一齊放在桌上。浩伯執起細看。見第一張寫着陸軍少將科加道。第二張寫着樞密院議長赫曼。第三張寫着懿國公威爾遜。浩伯便問道。這三位客住在那裡呀。號房回道。三位都是由京出來的一位住在尼華士里大客店。一位住在練兵公所。惟有那位威公爺是住在荷登鎮。聞得威府新近買了一所莊房。就是柏提督的別墅。那別墅連花園在內。却有四十多畝地。房子到是不少。咧。浩伯道。知道了。你且去罷。那號房答應了一個是字。便一溜煙似的出去了。看官。須知那懿國公是世代封藩在懿喇多克府的。爲什麼一旦遷家到荷登鎮呢。因爲威爾遜膝下有兩位小姐。都是才貌雙全的。那大小姐已嫁與約克親王的世子。祇有那位二小姐名喚哈列頓。出落得十分的人才。因

泰西定婚
必須男女
相悅不愧
中文二字
中國反之
故夫婦之
道苦

此遠近喧傳。個個都說道威家的少女。有蔽月羞花之貌。沉魚落雁之容。更兼賦性聰明。凡琴棋詩畫等藝。無一不精。是以威爾遜夫妻二人。把那次女愛若掌珠。視同拱璧。那哈列頓年剛二九。尙未許配與人。當初安克信在朝的時候。威爾遜與克信常常談及兒女婚事。威爾遜極欲將次女許配浩伯的。祇因他的夫人未見過浩伯的面。故暫且按下。那克信亦是十分悅意。卻因浩伯平日品性奇怪。與人不同。此時浩伯未見過哈列頓。若倉卒定婚。恐怕日後有什麼不對勁的處。反爲不美。因此兩家雖有心。却是未曾說定。後來威爾遜的夫人。因生母得病。特自歸到虔璧府省母。偶在他人席上。會見浩伯的面。見他生得一表人材。歡喜得了不得。浩伯却是全然不知。到底細的威爾遜夫人回京之後。便與丈夫商量。決意將次女配與浩伯。是以託人在尼華士里府附近一帶尋買房屋。一則打算他日將那房屋附入裝奩。二

則女兒出閣的時候，與乾宅往來，亦甚近便。爲着這箇意見，特自遷居於荷登鎮的。話休煩絮，且說浩伯當時看了各客的名帖後，便離了書房，轉入內室默坐，心裡暗想道：這科加道並那赫曼兩人，無非是過路拜客罷了。惟有那威爾遜却是一向未曾會過他的。如今此老不遠千里而來，却又說要改日再見。那是爲着什麼事故呢？這個悶壺，到叫我難猜得狠了。但此人是老成碩望，素有泰斗之譽的。無論他的經濟文章，向爲士大夫所推許。就是他待人接物，也是休休有容，不愧大臣風度。我叔父常常對我說及此老的品性，是最好禮賢下士，愛才若渴的。他平時德譽播于海內，口碑載諸道塗。無人不欽仰，想望其丰采。如今他既來拜我，我怎好不去回拜他呢？況且聞得他的女兒，是當今國色。我雖然未見其面，卻記得前年在救濟會內見過他的小照，果然人材不差。當時在場同看的人，還說那小照的姿容，跟不到

賴有此轉
念尚不愧
情界中人
物

本人真相三分。我想世間既有這樣的美人，怎好不趁此機會去看一看。開平日的眼界呢？我叔父常說此女最合與我結婚。有此一層，更不可不去一看的。正在胡思亂想，忽然猛省起來，頓足說道：「糊說糊說，我叔父也糊塗得狠了。世間男女婚配，是兩人終身大事，總要彼此情投意合，纔算得是白頭嘉耦。那有預早由旁人臆斷說某人合配某人的道理呢？況且此女雖有姿色，怎能跟得到阿禮斯天人玉貌，就使跟得到他的顏色，怎能跟得到他的深情如海？我如今若去看此女，怎能對得起我的阿禮斯呢？那豈不是存了異心，成了一箇女界蠱賊麼？罷了罷了！我明日單去回拜威爾遜一人就是了。忽又想到：既去回拜威府，那科加道赫曼兩處若不親往回拜，便難免受人譏彈。好在那兩人寓所相距不遠，索性趁今日無事，先往回拜那兩處。完了這番應酬，省得明日又要分路往拜。主意既定，便吩咐左右快些擺

上午膳。一面又傳諭值日的差官。伺候出外拜客。那差官們便一疊連聲的吆喝著。馬房套馬伺候。少爺出門拜客啊。浩伯用了午膳。換過一件墨青多羅絨。過膝外套。戴上一件高裝平頂的禮帽。然後登車。在路上吩咐差官先到尼華士里大客店。後到練兵公所。浩伯當日回拜兩處的客。彼此見面後。少不得各有一番寒暄話頭。不必細表。偏偏那科加道又要留飲。浩伯苦辭不得。無奈答應了。拜過赫曼之後。復回大客店赴席。及至席散出門。早已繁星滿天。六街燈火。浩伯回到府中。脫去禮服。換過便衣。在上房內閒坐。口裏咬着一枝雪茄菸。靠住一張軟革的胡牀。正在執着轅門報默看。忽然想起阿禮斯的親事。雖由兩家情願。彼此說定。是永無後悔的了。但叔父臨行的時候。再三諄囑我。若是定了親。務必寫信通知他。我如今若將阿禮斯的家世對他直說。他的性格偏執不化。一定不肯答應。若是瞞住不對他說。等到

不用文言
自是家信
體裁

做喜事時候。始將情節和盤託出。又恐怕他臨時阻攔。那更下不得臺。必至弄出一場笑話。反爲不美。這事進退兩難。叫我怎處呢。抓耳撓腮。想了好幾個時辰。左又不穩。右又不妥。在房內踱來踱去。計無所出。忽然決計。拍案叫道。醜婦終須見家翁。不能顧慮得許多。我如今暫且把定婚一節。擱起不提。先將我的心意。及阿禮斯的履歷。向他說知。探探他的口氣如何。然後再作計較。豈不是好麼。想罷。便向書案上取過一張兩頁對摺的白信箋。拈起一枝寫楷的鋼嘴筆。隨手寫道。

姪璐環敬稟

叔父大人台前。敬稟者。日前信差到。帶來第七號信一函。外並書畫四箱。古瓷瓶碟共三十八件。均照數收訖。信內所囑各事。一一遵照辦理。薩府小姐出閣。送去禮物。計鏤金珠邊鏡臺一座。嵌七寶手釧一隻。繡

阿禮斯實
不愧此數
語

貨十二端。共價銀四百零十六磅。嬌母墳塋。前月上旬早已修竣。墓碑係用雞血紅石。墓誌則用義大利魚腦凍石。所有工料價目。另造清冊呈覽。今年各處莊田秋收。尙幸豐稔。家中各務。一切如恆。請紓遠注。惟姪現有下忱。特敬稟於大人尊前。姪於婚娶一節。屢勞叔父垂念。實屬惶愧無地。但自從叔父行後。姪已浼人向數家閨秀說過。無奈類多窒碍。且彼此亦各有未滿意之處。故至今好事未諧。幸前月締交一少女。其人才貌雙全。貞靜幽閒。四德俱備。姪已與其會談數次。確知此女賦性聰明。溫恭和順。爲近日女界上雞羣之鶴。惟聞伊生自小家。門戶卑微。早已喪母。乃父以教授餬口。甚屬清貧。此一節似與叔父宗旨未符。但思人材難遭。婚配一節。爲人生一世之大事。別家縱有名媛。但將來嘉耦怨耦。正未可必。究不若此女性情之可信。是以將情稟知。合無仰

懇叔父破格聯婚。俾姪終身無憾。則幸甚矣。臨稟不勝翹切之至。謹此
恭請金安。伏求訓示。姪璐環謹稟。

寫罷。又從頭細讀過一遍。然後封口。加上火漆印。吩咐左右。明早送至郵政局。用雙掛號投寄。浩伯寫了此信後。便覺得心上畧寬了幾分。如釋了一層重負。一心祇等克信的回音。再作道理。忽想起荷登鎮是平日未去過的地方。正未知路程多少。明日往威府回拜。恐怕又要擔擱大半天工夫。便問左右。此地距荷登鎮有若干里。諸僕面面相覷。答不出來。浩伯說道。你們這班飯桶。也算得無用極了。算了罷。快些去叫知帖的入來罷。一僮奴答應去了。不一刻。帶同知帖的入來。浩伯便問他荷登鎮的路程。那知帖的回道。荷登鎮在東北隅。離此地有四十七里。離窪兒市十三里。距安家堡十五里。却是沿路都係官衢大道。隨便可以走得大車的。浩伯心裏想道。既是離安家堡

浩伯只欲
知此耳

想得周到

俗套

不遠。我明日拜過客之後，索性繞道往安家堡一走，將寫信求叔父的情節，對阿禮斯說知，省得他心裡日夜惦掛着。遂對知帖的道：我平日是最不歡喜坐車的。祇是要穿衣冠拜客，也就沒法子了。你明早着馬房套一輛大車，另外備一匹快馬，跟着大車同去。我回來的時候，是要騎馬的。又向左右道：明日將我的衣包放在車上。我拜過客後，是要換便衣的。各僕役答應着，便一齊出去了。當夜無話，翌朝浩伯起來，換了一套一品蔭生的金線禮服。戴上一件尖頂金襪的淺口大帽，匆匆出到大門，祇見當差的預備着一輛四輪轎式的船車，轅上駕着一對粉青天方駿馬。車前車後各有馬兵四名，每人手上執着一桿尖尾的紅旗槍。站班伺候。另有差官一名，牽着一匹高大裘驢馬。在前面候着。那車夫遠望見小主出來，便連忙開了車門，等到浩伯上了車，然後輕輕關上。舉鞭一揚，那車就鬮鬮而去。各執事人役一齊上馬。

寫得堂皇
榮寧二府
方之猶遜

或先或後。沿路跟隨。出了郭外。望東北角直發。約行了兩個多時辰。便望見前面雉堞參差。人煙湊輻。再走了六七里路。已入到鎮裡了。浩伯正在車內東瞧西望。忽見御者勒轉了馬頭。向西北斜刺而走。浩伯便問這是什麼所在。御者答道是柏家屯。浩伯注目細看。見前面有一所大廈。樓閣連雲。外面一帶盡是黑木板牆。圍繞那板牆。橫佈到有二三十丈長。牆內遍植修篁。鳳尾參天。菁密如幃。看猶未了。那馬車不覺已行近牆根。沿牆根盡處。轉過南面。露出一幅粉壁。中央平排鐵闌門三道。中門大開。門楣上金字橫列。大書懿國府別墅五字。門外有衛兵四名。戎裝甲冑。擎鎗鵠立。見了浩伯的馬車。來到一齊舉鎗示敬。大門內馬路一條。長約里許。蒼松夾道。滿鋪白石。坦平似掌。馬車至此。按轡緩行。時見松間野鶴。翩翾飛鳴。上下馬路盡處。却是一小塘。寬約兩畝。塘內淺漲如油。有白鷓三五。遊泳水面。中跨一石橋。人從橋

老夫人自
是擇婿心
急

賈母化身

上過影落波間。鬚眉盡綠。過了塘橋。又是一箇大院子。馬車停住。便見大廳的拱門。拱門外。揆東有五間平房。門外懸掛着一個木牌。上面寫着啓事處三字。浩伯的差官便下了馬。入到啓事房。將名刺遞上。說道親到謝步繳帖。那威府的長史接過名刺在手。仔細一看。急忙搶了幾步。走到浩伯的車旁。鞠躬爲禮。說道。老公爺今早恰巧出了府。昨日老夫人吩咐下來。說道。如果公子駕到。老夫人是要面會的。如今請公子驕從。暫停玉趾。在下去回一聲。就要來請的了。言畢。飛奔似的由便門內入去了。不一刻。聽得中門響處。一片聲傳遞出來。說道快請。那長史走到車旁。親手開了車門。一手執着名刺。引浩伯進內。浩伯歷了四五重門。然後入到客廳。祇見老夫人站在地氈上。穿着一件寶藍色的單絹宮衣。繡裙拖後長逾六七尺。外面罩着一件葡萄青緞的披風。戴上龍鬚草的女帽。綰着一叢黑鸕鷀羽。到有四五寸高。見

了。浩伯入來。笑容可掬。浩伯急忙上前。恭恭敬敬行了大禮。老夫人隨讓浩伯坐在西首第一位。自己却坐在對面的第三位。彼此坐定後。老夫人先開言對浩伯道。日前我們老爺過府拜候。適值公子因貴務外出。未得領教。我們老爺回來說道。渴慕得了不得。今日公子大駕光臨。我們老爺又失了迎接。老身甚是抱歉。浩伯聞言。將腰略俯了一俯。答道。小姪久仰老世伯德望。甚於飢渴。可奈平日雲泥路隔。無緣追隨左右。常常領受他老人家的教訓。那是小姪福薄得狠。故此不能一登龍門。這回實不曉得老世伯同伯母由京出來。在此地居住。若是曉得兩位大人到此。小姪早過來伺候的了。如今小姪未來拜見尊長。反要勞動老世伯的貴步。小姪實是罪過得狠。老夫人笑道。公子太過撝謙了。請問老侯爺近日可好麼。他老人家自從出京之後。已經有大半年了。想他在府上獨享清福。是人生第一件快樂的。看起來比

較之苦麥
酒黃薑飯
何如

我們老爺終日裡公事纏身。勞心勞力。還要受議院的氣。那真是勝得多了。聽見我們老爺說。老侯爺是去了羅馬遊歷。未曉得多少時候可以回來呢。浩伯道。家叔近日藉福。還算粗安。他老人家是今年夏間動身往羅馬的。臨去的時候。也曾說過。大約在那邊擔擱。多者兩年。少者一年半。也就要回來的了。老夫人正欲續講下去。忽見左右的已經擺好了茶酒。便請浩伯入席。說道。這是日用的家常粗點。並不是預備敬客的。但公子一路遠來。請隨意用些罷。浩伯謙讓過。然後就席。因順目一看。見桌上擺着兩分五彩玻璃杯。每分大小杯四隻。滿斟了四色的名酒。八盤鹹甜的點心。中間一個銀質嵌金花的蓋鼎。盛着一個熱騰騰的楂梨百果糕。旁邊襯着四碟法國蜜餞。浩伯飲了一杯白葡萄酒。隨意用了些糕點。便離了席。復入到客座重談。浩伯見無甚話可講。便隨口道。老伯母住慣京師鬧熱地方。一旦遷到此地。不怕

日本云
泰西茶會
是姻婚侍
合所此語
不虛

寂寞麼。老夫人笑道。公子這話。是還未曉得我們老爺的性格咧。我們老爺是天生的一種品性。平日是最好客的。往常在倫敦居住的時候。家中長年食客三千。卽如此次遷到這裡。同來的男女客亦有好幾十位。就是親戚朋友上頭。隔別得一句半月未見面。我們老爺就焦急到了不得。立刻要打發人過去邀請的了。今早亦因爲陪着各客往甜水井看菊花會。是以沒有在家。現在我們這裡的房子。正因人口太多。地方不够用。打算還要在後面空地添蓋房屋。所以到不覺得寂寞。浩伯道。那是不錯的小姪。聞得老世伯日前到敝處遊玩。還帶着許多朋友。在大客店內住了一天。那話可是有的麼。老夫人道。豈不是麼。公子今天來得恰好。我們這裡。後日下午。正要開茶會。宴客。打算邀請就近各紳士男女。過來用一頓便飯。席上大家叙談一二。將來可以彼此互相聯絡。晚上預備了幾隻花舫。還打算請各客遊摩克湖。

公子就是今日不來。我們後天也要打發人過去專請的。如今既是光臨，就請大駕在敝舍住幾天再回去罷。我有一句話却忘記請問了。老身的小女哈列頓公子有會過沒有呢？浩伯答道：還未有拜見過。老夫人道：我明日叫他出來拜見罷。他今天跟他父親往看菊花會去了。浩伯心裡想道：阿禮斯是日日在家盼望我過去的。我如今若在這裡擔擱數天，豈不累他盼望欲死麼？我索性如今告辭，就此繞道往安家堡。等到後日再來赴席，豈不是好。想罷，便立起來道：老伯母的美意，小姪是極感謝的。但今日家裏還有些賤務，小姪就此告辭。後天再來叨領盛筵就是了。老夫人道：就是有事要回去，也請在此用了午膳，再走未遲。何必這樣忙呢？浩伯祇是再三的推辭。老夫人見挽留不住，便親送浩伯至拱門口，又諄囑後天務請早些光臨。然後轉身入內。浩伯上了車，仍由舊路而走。離了荷登鎮地面，便叫御者停住車在

好冠冕話

得意已極

寫生妙手

車內打開衣包。取出便服。換過。跳下車來。吩咐差官牽過帶來的快馬。浩伯接過鞭轡。便對差官道。你們先回去罷。我還要到安家堡看看學堂的功課。究竟鬧成個什麼樣子。言畢。又問明安家堡的路徑。差官等一一回答了。浩伯遂騎上了馬。加鞭望東直走。約行了十幾里路。轉了好幾個灣。便聽得學堂內上課打鐘的聲。隨風飄到心裏。想道。他們鄰里閒人。今日定必又議論我的馬。停在門外了。但你們亦不必論長論短了。亦再沒多少時候供你們的。議論不久。就要揭曉。你們便知得的了。想到此處。自己亦失笑起來。正在心裏自言自語。那跨下的馬跑得極快。不覺已到了學堂柵門外。忙下了馬。牽住轡頭。入了柵門。將馬拴在冬青樹下。行近講堂窗口。舉目內看。只見約翰右手執着一塊火石粉。向壁上的黑板寫字。一面寫。一面回顧。向着各生徒講解書理。手指口畫。舌敞唇焦。額上的汗如碎珠亂落。沾滴肩項。時當正。

此哲學家
一大問題
至今尚未
揭曉者

午。院。外。綠。陰。如。水。惟。有。教。室。內。卻。是。人。氣。薰。蒸。另。有。一。股。熱。味。由。窗。櫺。透。出。來。令。人。作。惡。欲。嘔。轉。觀。西。便。教。室。那。些。兒。童。誦。聲。琅。琅。恍。惚。千。百。隻。烏。鴉。一。齊。共。噪。聒。耳。欲。裂。浩。伯。看。罷。忽。然。動。起。一。段。天。良。的。念。來。因。念。天。地。同。此。生。人。何。以。有。貧。有。富。有。貴。有。賤。有。勞。有。逸。呢。在。化。工。佈。置。安。排。一。若。將。蚩。蚩。者。玩。弄。掌。上。視。同。芻。狗。其。中。顛。倒。衆。生。自。必。有。命。意。所。在。固。非。凡。人。所。能。猜。度。出。來。但。人。生。於。世。不。過。數。十。寒。暑。若。必。要。勞。形。食。力。而。後。得。活。亦。有。何。趣。味。呢。我。今。何。幸。生。於。富。貴。場。中。不。事。家。人。生。產。而。自。然。飽。暖。可。見。上。蒼。待。我。甚。厚。我。却。一。毫。無。補。於。世。豈。不。是。世。間。一。個。大。廢。物。辜。負。天。恩。百。身。莫。贖。的。麼。想。到。此。節。心。與。口。相。商。自。言。自。語。正。在。院。子。裏。出。神。不。想。約。翰。在。教。室。內。已。看。見。浩。伯。便。走。至。窗。口。說。道。公。子。是。幾。時。來。的。呀。老。拙。適。值。上。第。二。班。生。徒。的。功。課。未。便。離。學。堂。小。女。現。在。家。中。請。到。舍。下。暫。坐。罷。老。拙。功。課。一。完。便。過。

西人對於
岳翁禮最
簡誼最薄
觀此可以
想見

令人之意
也消

來奉陪的了。浩伯道甚好甚好。你不必客氣。你造你的功課罷。我還有些緊要大事。不久要共你面商的。但不曉你何日有空。我們改日再談罷。約翰聽到緊要大事四個字。心上猜摸着無非是整頓學堂的事務罷了。因隨口答道。公子若有見教。無論何時。老拙都可以奉陪的。浩伯道不必忙。不必忙。遲日我自然要告訴你的。說罷。便轉身向住宅那邊去了。浩伯行近阿禮斯的內室。見四面百葉窗大開。祇剩那白線紗窗幔迎風飄颺。探首內看。房裏闐然無人。桌上鋪着一幅綠漆布。排列兩個豆青瓷瓶。滿插幾叢天燭子。並一簇簞衣菊。旁邊橫擺一個針黹盤。堆着無數殘絨繡線。便知他不在室內了。因信步度入園中。阿禮斯正在海棠樹下。挽着一個小筠籃。採摘那海棠果。瞥眼見了。浩伯便歡喜到說不出話來。嫣然作笑。那頰上現出兩個微渦。如紅葯碧桃。將放未放。隨手把筠籃放下。急步向前。挽住浩伯的手。說道。哥

哥。你。來。了。麼。我。猜。你。今。日。是。要。來。的。浩。伯。笑。道。自。然。是。要。來。看。看。你。心。裏。纔。放。得。下。啊。又。道。不。來。此。地。更。往。何。處。言。畢。一。同。坐。在。那。海。棠。樹。根。上。阿。禮。斯。道。哥。哥。你。今。日。是。坐。車。來。的。還。是。騎。馬。來。的。呀。浩。伯。道。來。的。時。候。是。坐。車。到。了。半。路。就。換。過。了。馬。了。阿。禮。斯。道。這。又。是。怎。麼。說。呢。浩。伯。道。我。今。日。因。爲。要。回。拜。一。位。客。所。以。坐。了。大。車。去。的。後。來。拜。過。了。那。客。我。便。騎。馬。來。這。裡。阿。禮。斯。道。哥。哥。你。以。後。來。此。地。再。不。要。步。行。那。是。最。緊。要。的。自。從。那。晚。你。步。行。來。看。我。你。去。後。不。過。片。刻。就。下。起。雨。來。了。我。心。裏。慌。掛。着。你。恐。怕。你。在。路。上。遇。了。雨。濕。了。衣。衫。受。了。寒。我。那。晚。一。夜。担。憂。直。到。天。亮。未。曾。合。過。眼。那。晚。你。究。竟。是。怎。樣。吃。苦。呀。浩。伯。道。也。未。有。吃。什。麼。苦。不。過。濕。了。些。衣。服。就。罷。了。後。來。我。在。路。上。一。間。破。寺。內。避。雨。雨。歇。後。我。纔。趕。回。達。威。驛。的。阿。禮。斯。道。以。後。無。論。何。時。你。來。此。地。千。萬。不。要。步。行。纔。好。你。不。肯。坐。車。馬。不。過。是。怕。那。班。嚼。舌。

豁達大度

體貼入微
令人心醉
欲死

頭的講閒話罷了。如今我們已締了絲蘿，還怕他飛短論長麼？現下他們不知到底細糊猜亂度，也是人情的常事。我却不要發表，任他怎樣胡說，亦不打緊。哥哥你還理會他們作什麼呢？我們幹我們的事。他們說他們的話，我不能奈他，他亦不能奈我。何正是任他千萬語，只作耳邊風。你道好麼？浩伯道：「我的意思亦同妹妹一樣，所以我今天特意騎了馬來，也是爲着此故的。」阿禮斯又道：「我們的婚事，你有寄信告訴叔父，沒有呀？」浩伯道：「已經寄去了。」大約日間就有回音。說話之間，阿禮斯看見浩伯頻頻將手帕向頸上拭汗，便道：「這裡太陽熱得狠，我們到屋裏坐罷。」言畢，兩人携手入到室內。阿禮斯拖過一張舊藤椅，讓浩伯坐下，便向竹櫥架上取了一籃鮮果，下來自己在粧桌上洗過了手，然後揀了一大毯熟透的紫葡萄，一束猩紅的鹿莓子，幾個雪點皮的冰梨，又切開一個波羅蜜，逐一

此福難消

那有佳人
不解琴

堆。在一。隻。高。脚。綠。玻。璃。盤。上。浩。伯。從。旁。見。阿。禮。斯。這。等。殷。勤。又。見。他。排。列。各。果。那。十。隻。纖。指。如。春。蔥。一。般。便。歎。道。這。樣。的。天。人。陳。設。這。樣。的。佳。果。又。這。樣。的。至。誠。那。真。是。香。花。供。奉。了。非。天。上。的。神。仙。何。敢。享。受。呢。阿。禮。斯。道。不。錯。的。是。供。奉。我。的。神。仙。的。我。的。神。仙。到。來。我。自。然。是。要。這。樣。供。奉。他。的。浩。伯。聽。見。忍。不。住。噙。的。笑。了。阿。禮。斯。在。盤。上。拈。了。一。個。橄。欖。遞。與。浩。伯。浩。伯。隨。手。拈。了。一。個。桂。圓。回。敬。兩。人。同。在。室。內。擘。果。且。談。且。笑。浩。伯。一。眼。看。見。書。櫥。側。擺。着。一。個。半。新。不。舊。的。風。琴。便。問。道。妹。妹。亦。曉。得。鼓。琴。麼。這。琴。是。從。何。處。得。來。的。呀。阿。禮。斯。道。這。是。家。君。由。拍。賣。場。購。來。的。他。叫。我。無。事。時。學。些。音。樂。我。還。未。學。得。熟。咧。浩。伯。道。我。一。向。未。曾。聽。過。妹。妹。鼓。琴。又。日。久。沒。聽。妹。妹。的。妙。音。了。如。今。試。奏。一。兩。曲。唱。一。隻。現。成。的。歌。給。我。聽。聽。好。麼。阿。禮。斯。道。琴。也。鼓。得。不。好。歌。也。唱。得。不。好。有。什。麼。好。聽。呢。浩。伯。那。裡。肯。罷。休。只。是。再。三。央。求。阿。禮。斯。

道。鼓琴到容易，祇是現成的歌，並無題目。叫人從何處唱起呢。浩伯道：「曉得。歌曲的人，是樣樣都可以唱得出來的。何必一定要什麼題目呢。即如你拈一個橄欖，送到我口裡，我也剝一個桂圓，照樣回敬你，那就是個題目了。阿禮斯掩着口笑道：「這樣的題目，虧你說得出口。咧。言畢，行近書櫥，開了那扇玻璃櫥門，取出一條小鑰匙，再開了那風琴的上蓋，拉過一張方櫈，坐下。兩手輕按那象牙琴，軫便聽得音韻悠揚，清風颯颯，自外而至。再將高低的節拍調校過一番，然後輕啟朱櫻，按着曲譜唱道：

諫果諫果，玉手香羅親裹。先雖苦，回味長。笑請檀郎一試嘗。嘗試嘗試，應與讀書無異。

那歌聲與琴韻互相合拍，忽而高如樓頭之笛響，遏雲天，忽而低若砌根之蛩吟。殘草露，歌聲歇處，尙覺餘音繞梁。浩伯聽一句讚一句，直讚到不能絕。

珠玉在前
浩伯真有
些心怯

不如阿禮
斯之作

口。阿禮斯歌罷離了位。便對浩伯道。我如今已經唱過了。是應該輪到你唱的了。這叫造拋。甄引玉哥哥你。一定要和的。決不能推辭的。浩伯笑道。不好了。不好了。我今日到是作法自斲了。如今小巫當着大巫面前。叫我怎樣向班門弄斧呢。況且我出的題目。本來是沒有道理的。豈不是害人還害着自己麼。罷了。罷了。等我老着臉皮。勉強獻醜。就算銷了這件差罷。管他好與不好。造甚呢。說罷也走近琴桌前。在那方檯上坐下。換過了第五字的節拍。然後按着阿禮斯所奏的曲譜唱道。

龍目龍目。待到秋涼齊熟。如冰潔。比珠圓。聊與卿卿共結緣。緣結緣結。千載兩心同悅。

浩伯歌喉是男子腔調。格外沉雄。襯住那第五字的琴音。便如鐵板銅琶。高唱大江東去。與阿禮斯的鶯聲。嘯嘯。自是不同。阿禮斯聽罷。對浩伯道。哥哥。

的指法。意到音隨。古人所謂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不過如是。哥哥的絕調。與廣陵散異曲同工。斷非俗人所能夢見。就是他們要學。亦學不來的。但可惜。變徵之聲太多。獨而無耦。未免太過。孤高就是了。浩伯將手輕拍阿禮斯的肩道。妹妹。你真是我的知音了。說罷。兩人一同笑起來。浩伯舉目向室內四看。便問阿禮斯可有現成的茶沒有。阿禮斯道。現有新製的橘紅露。浩伯道。那更好了。阿禮斯便入厨內。拈了一箇尖底的白玻璃瓶出來。開了瓶口。將那橘紅露斟入水杯內。遞與浩伯。浩伯接過。一吸而盡。再飲了一杯。然後放下。阿禮斯問浩伯哥哥你歡喜這橘紅露否。浩伯道。我若是不歡喜。如何能飲得兩大杯呢。阿禮斯道。這橘紅露不是在市上買的是我自己。在厨下學製的。你如果歡喜。這樣的甜味。將來我回到你家裏。你不必着人去買。大藥房的橘紅露等我親手自製與你飲罷。浩伯聽罷。不覺大笑起來。心裏想。

道將來一位侯爵夫人。却入厨下。親滌盆盎。自製橘紅露。那豈不是笑話麼。
浩伯愈想愈覺得詼諧。正在狂笑不止。忽然笑聲乍歇。轉了面無人色。畢竟
浩伯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古寺避雨一段。於書中無所取義。不過借以過渡而已。已詳眉批。○此一段微嫌詞費。
嘗觀紅樓夢花月痕其製題皆妃紅儷白裁對工穩而又能包括書中情事。略無遺漏。令人開
卷了然。此書頗仿其用筆。每回題語精心結撰。不落尋常窠臼。唯此回則語雖雅飭而微嫌其
膚廓。下句尤無着落。此亦微瑕也。

此書寫景之處最工。如閔李思。趙伯駒等輩。圖畫令人悠然。意遠。所謂筆具鐔鑪者。上數回
只寫野景。此回則景中有人。尤爲韻絕。秀絕。

此回書哈列頓。只淡淡一提。下回乃作正面文字。步驟井然。○阿禮斯婚事。尙未成。而候補爵
夫人已出場矣。讀之惘惘。

浩伯究竟是
勢利中人

世說願長康癡點相半。吾於阿禮斯亦云然。觀其癡時有如黛玉香菱點時頗類寶釵鳳姐。而生在泰西。夙受文明教育。無假惺惺猥瑣羞縮之態。品格負絕真貌。姑射中人。宜乎浩伯之傾倒矣。

第六回 燈紅酒綠共泛平湖 石爛槎枯難填恨海

却說阿禮斯說要他日自製橘紅露。浩伯以爲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心裏笑其天真爛漫。全無想度。正在大噱不已。忽然想起那侯爵尙有未穩。這段婚事。萬一叔父執意不許。我又與他情難離異。勢必至不告而娶。這樣辦法。叔父勢必動氣。必不肯擇我承嗣。將來一切田園產業。與及世職常俸。日後的富貴功名。皆非我有。將來惟守著青氈。自食其力。可惜先人赫赫功勳。自創業以來。分茅胙土。帶礪山河。我如今因着兒女私情。一旦棄之。豈不是一個大大不孝的人麼。想到此處。猶如冷水澆背一般。臉上頓然失色。又想到日

後好事雖成。懂諧魚水。但坐對芙蓉家徒四壁。那又有什麼的趣味呢。況且從來世上女子都是人間的富貴蟲罷了。試觀閨中密友女伴往來所談的。不是羨慕某人嫁得金龜婿。就是可憐某人誤嫁倒運黔婁。造男子的不怕是什麼牙郎。狙儉。葳蕤。齷齪。自頂至踵。一包大膿血。裹着一塊俗骨頭。但能阿堵塞房。紫標黃標。滿目那無耻厚顏的妻妾。便顰笑逢迎。爭妍獻媚。如果是窮措大任你胸羅錦繡。滿腹珠璣。那室中交謫的惡聲不特本人難受。連隣舍都要掩耳的。所以十二萬年以來。遍地球的侯門快婿。個個都是酒囊飯袋。同穿一律色的紈袴。就是這個緣故了。試問藜藿能甘糟糠。無怨自古至今能有幾人。至於舉案齊眉。躬躬操井臼的。欲向今日腐敗女界上求之。那更是向鏡裏摘花水中撈月了。想到這層。愈覺得灰心喪志。嗒然無語。呆若木雞。阿禮斯見浩伯忽而哈哈大笑。忽而滿臉愁容。摸不着頭緒。便問道。哥

此等語真
唐突天人

絕好詩句
卻如此用
法該打該

哥你剛纔是歡天喜地的。爲什麼忽然垂頭喪氣。變了沒精打睬的樣子呢。我與你不是外人。你有什麼不悅意之處。或是有什麼委曲爲難的事。何妨告訴我一聲呢。浩伯道。我有一句說話。本來早想問你的。但一向因爲事忙。所以總忘記了。如今你既問我。我索性盡情告訴你罷。我們既結夫妻。將來的日子。總要預先打算一番。纔免後悔。我如今是安家最近的支派。將來我叔父的世職。應該歸我承襲。祖上的家業。應該歸我承受。那是人人皆曉得的。但世態無常。變遷難料。俗語說得好。浮生若夢。今日不知來日事。將來或者有什麼意外的大變。那也是講不定的。萬一他日我變了無告的窮民。弄到要爲人作嫁。始能餬口。那時候妹妹便如何度日呢。妹妹。你是做過王謝堂前的燕子。不曉得你肯入尋常百姓家否呀。浩伯說到這句。一陣心酸。喉嚨已經咽住。再講不出別樣的話。那眼眶起了紅暈。幾乎滴下來。那種悽惶。

情形恰如拿破命兵敗被擒時一般。阿禮斯看見心酸淚落不覺哽咽起來。連忙道：哥哥你說那裏話來呢？你說的話不但胸襟太狹，自己看輕了自己，而且也太過看我不起了。我想父子兄弟以天合，朋友以義合，夫婦則以情合。夫婦一合，人生最重，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解。又曰：生則同衾，死則同穴。試想聖人當日制禮用意何等周密！如果男女愛情因富貴賤而分，厚薄那就叫做禽獸，合算不得是什麼夫妻哥哥。你向來聰明過人，無書不讀，何以於這一點點小道理都不解呢？難道你見我出身寒微，便把我當作下流人物看待不成？我雖然生長在平民之家，我到把那數千萬不知羞耻的權門犬，看得一錢不值。咧，浩伯道：這又是什麼緣故呢？阿禮斯正欲答下去，忽見賣牛乳的老嫗，手上挽着一個小桶，牽了一隻白牝牛入來，在院子裏取乳。阿禮斯便笑向浩伯道：你要知這個緣故，你且問這位老婆婆，他是曉

奇極

此嫗出言
頗雅是受
過小學教
育的

刻毒之筆
入木三分

得那權門犬的臭典故的。浩伯正在詫異不解。猛聽得履聲橐橐。約翰推開門入來。見了浩伯。點了一點頭。便向阿禮斯耳邊說了幾句話。阿禮斯隨即跟他父親入內去了。浩伯便向那老嫗問道。姥姥。你怎知到靠權門吃飯的人。是一錢不值呢。那老嫗聽見。不覺發笑起來。說道。小姐一定又向這位相公饒舌了。我那裏曉得什麼七長八短呢。我也是左耳出右耳入的。無非在那豆棚瓜架下聽來的罷了。我從前聽見我們隔壁的挑糞娘子說道。凡向權門奔走的顯者。他們的妻妾。沒有半個是身體清淨的。我就問他有什麼憑據呢。那嫂子說。憑據甚多。花樣亦甚別。千奇百怪。無所不有。禽獸畜生不肯幹的事。他們都肯叫妻妾去幹的。全靠著那種捷徑。做富貴的階梯。那嫂子還念了兩句詩道。郎如得志休忘妾。妾豈無顏祇爲郎。那就是富貴者世代祖傳的秘訣。就是走紅牌的老太太。姨太太。少奶奶一家子的親。

供了。他又說。向來顯者請貴客。是分開兩樣酒的。奉客的是陳年花雕。自己却不飲酒。祇是飲糕。從前拍小照的法。尙未發明。那時候。權門內所用的馬桶。溺器。都是刻滿了一班鷹犬的姓名在上的。他們自己還說是大丈夫名。鑄金石。磊落光明。有甚要緊呢。有嘲笑他的。便道。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迨至十八世紀以後。工藝盛行。新法出現。後人智過前人。遂有將馬桶。溺器。與及上房所用的手巾。澡布。都拍了自己的小照。在上。去孝敬大潤老的。內眷。還要多方設法。苦求賞收的。我問他這樣苦心孤詣的孝敬。究竟那大潤老歡喜不歡喜呢。那嫂子道。這是講不定的。天下有小人。即有君子。說之不。以。道。有。悅。有。不。悅。的。但。可。恨。那。數。千。萬。無。賴。賊。個。個。手。段。不。同。各。出。心。裁。務。欲。欺。君。子。以。其。方。就。是。了。我。又。問。他。爲。什。麼。知。得。這。樣。詳。細。呢。那。嫂。子。說。他。的。當。家。從。前。也。是。走。富。貴。的。門。路。的。終。日。裏。腳。鞢。手。版。自。朝。至。暮。忘。飢。

針針見血
此輩何以
自容

一棒打盡
候補官

失食跑到兩條腿都發酸了。不是跑往南市送行，就是跑到北市接風。不是跑往東家道喜，就是跑到西家問安。有時狂風大雨，跑得渾身冷水，毛黏髮濕，如雞落湯，有時赤日炎天，跑得滿頭臭汗，氣促聲嘶，如牛喘月。那嫂子也會問他的當家：你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渾跑，無日不是天亮跑到天黑，究竟跑來跑去爲着何事呢？他的當家總是說去伺候三個字。那嫂子問他究竟去伺候何人去候何事？他的當家說道：我們的本領我們的職守我們的經濟我們的分內。我們上報君父，我們下對蒼生，全在那伺候兩個字內。包括一切的了。那嫂子聽見這等話頭，便勸他的當家不可將國計民生盡拋腦後。他的當家瞠目直視，茫然不解，呆了半天，問道：什麼叫造國計民生呀？我們祇聽見國寶是好的，並沒有聽見過什麼叫造國計。我們但識得民脂兩個字，那是開心的東西，如今你又說出一個民性的新牌子來，想必那民性。

比民脂更肥得多了。我以後到要格外留意些。那嫂子見話不投機，祇有歎了幾口氣，便罷了。忽一天他的當家跑回來，堆著滿臉笑容，歡喜到了不得。那嫂子向他上一瞧，見他袍腳沾了一大幅瘀血，便問他爲着甚事。他的當家說道：你先給我道了喜，我再告訴你罷。那嫂子道：看你滿身穢氣，還有什麼喜可道呢？他的當家道：你有所不知，因爲昨夜府裏走上房的內班傳出來，說府裏第八位姨太太，叫做什麼任姑娘。今早要往廟參神，我聞得這個信息，所以今早雞唱的時候就起來，頭面都沒有梳洗，茶也沒有飲到，便穿了衣冠，急忙跑往廟門口站班去了。誰想一直等到申牌時候，纔望見那姨太太的夫馬來，我們七八十個同事，豕突狼奔，一齊搶到廟門外的石獅子旁，挨擠站着，個個伸直了腰，垂直了手，豎直了頸，對直了眼，好似幾十個石像，兩旁對立，連蟻咬都不敢動一動。等到姨太太轎到面前，我們屈低

此是實事
并非杜撰

右腿一齊裝著矮子樣兒。還有幾個掛了腰刀的格外屈着雙膝來討好。高聲大唱。沐恩某某好像乞丐討錢一般。那姨太太在轎裏連眼角也不肯瞧一瞧他們。只聽得扶轎的喝了一聲。那轎就入去了。我們正在廟外伺候着。忽聽得裏面喧嚷起來。我們慌忙跑入去。打探原來那姨太太因上階級踐着裙脚。失足跌在地上。動了胎氣。就小產起來。弄得一地都是鮮血。那廟裏司祝說道。神前受了污穢。要求姨太太請幾位僧道來唸淨水咒。解一解穢。因此與那一班跟姨太太的媽媽爭吵起來。我們聽見就喝住那司祝說道。不准你多嘴。有我們在此。你還怕什麼。那司祝不敢再說。我們衆同事便七手八脚的一齊蹲在地上。各人撩起自己的袍脚。爭向地面揩擦。不到一刻功夫。把那穢血擦得乾乾淨淨。有的因氈縫黏著。揩不動的。便用指頭向口中挖取唾涎。隨挖隨擦。擦畢之後。各人爭搶那死胎。可惜一件絕貴重的寶。

貝一場最驚天動地的大功。竟被我們一位有鬚子的老同事搶去了。他搶得那寶貝。急忙脫下身上的外套。把他包裹起來。恭恭敬敬。雙手遞與一位白髮的媽媽。說道。這是少爺的遺蛻。可要格外當心保重纔好。說畢。便同我們跪下一齊舉起哀來。我們七八十個同事。個個哭得淚人一般。如喪考妣。後來。哭到一個不得收場。幸虧那廟裏的司祝上前力勸。我們纔勉強住了。哭。我們就苦求那位白髮媽媽。說道。這件事總求你老人家行個方便。算是做些好事。賞一個臉給我們。明日少爺擇定什麼時辰大殮。何日開弔。何日領帖。何日出殯。何日安葬。務要。求你老人家打個照會。我們是總要過來伺候的。好容易得老媽答應了。我們然後立起來。我們辦完了這件公事。那姨太太到沒有什麼說話。惟有幾箇年輕的媽媽。說道。難得衆位爺們這樣奮勇。是要上功勞簿的。我想我們最難得的是上房媽媽說好話。那是萬金難

此一段文字雖似輕薄然此中國人在中國實官場中人實不少古人實云官愈卑則廉恥愈微信哉

買的。如今得了他們的溫諭。我早晚必有好處。就是你不久也要穿金戴銀。披紅着綠的了。這樣的大喜。你還不快快給我道賀。更待何時呢。但係世人做事。應該要飲水思源。那班媽媽天高地厚之恩。我們全家大小。總不要忘記了他們纔好。那嫂子聽罷。又羞又氣。實在氣不過。便照着他的當家臉上。啐了一口。說道。你這隻披錯人皮的畜生。趁着河水東流。快些倒頭跳下水裏。將你這副無恥賤骨頭。衝到五洋大海去罷。省得你這衣冠禽獸。死在地面。玷污了上國帝王之土。說罷。便走到中庭。嗚嗚咽咽的哭起來。連哭了三日三夜。畢竟他的當家。雖墮畜生道中。幸而前身尚是人類。是以一綽的夙恨未泯。見他的渾家。哭得傷心。他也愧悔起來了。過了數日。自己走到革面嶺下。洗心池內。洗了一個澡。就買了一個擔糞桶回家。從此白日裏替人挑糞。晚上補讀幾行未見的書。柴門茅屋。雞犬安然。到是閒暇得狠。如今那挑糞。

浩伯假撇
清勢利雖
有大小其
穢一耳

嫂。子。夫。妻。的。年。紀。差。不。多。有。八。十。歲。了。那。老。嫗。說。罷。便。揚。聲。喚。人。拿。瓶。載。牛。乳。阿。禮。斯。聽。得。便。由。後。房。出。來。叫。他。將。牛。乳。倒。入。一。個。膽。瓶。式。的。窄。頸。白。甕。罌。內。給。了。錢。那。老。嫗。就。牽。着。牝。牛。携。着。乳。桶。去。了。阿。禮。斯。笑。問。浩。伯。道。剛。纔。那。老。婆。婆。所。講。的。話。哥。哥。你。可。聽。見。了。麼。浩。伯。道。聽。是。聽。見。了。但。你。這。裏。並。沒。有。什。麼。洗。心。池。我。兩。隻。耳。朵。受。了。這。樣。污。穢。叫。我。怎。麼。洗。得。乾。淨。呢。阿。禮。斯。道。你。既。是。想。到。要。洗。耳。爲。什。麼。方。纔。所。講。的。話。又。戚。戚。然。以。富。貴。貧。賤。爲。念。呢。你。是。個。鬚。眉。男。子。難。道。胸。中。的。抱。負。反。出。婦。人。女。子。之。下。麼。我。雖。是。箇。女。流。到。可。憐。那。富。貴。的。簪。纓。而。辱。跟。不。到。挑。糞。的。韋。布。而。榮。如。今。索。性。將。我。的。心。事。說。過。你。聽。罷。哥。哥。你。若。能。躬。耕。畝。我。當。椎。髻。相。從。夫。執。犁。鋤。婦。勤。鎰。餉。你。若。是。身。列。朝。堂。我。便。學。那。有。齋。季。女。勉。盡。采。蘋。之。職。無。論。朱。門。白。屋。我。都。可。以。隨。遇。而。安。的。你。且。放。心。罷。但。我。的。性。情。還。是。歡。喜。樸。實。不。好。繁。華。

清絕高絕
當作處士
妻勿嫁金
龜婿

俗俗

我每登富貴人家的門。見他們的僕役。個個都是峨冠博帶。那種盛氣凌人。顏色幾幾乎高不可攀。就是他們的女管家。那種奢華驕恣的樣子。像那公侯的夫人一樣。我到有幾分駭怕。浩伯道。妹妹你曾經見過公侯的夫人麼。阿禮斯道。我雖沒有見過。但我識得一位女朋友。聽說是在一家什麼雅里約將軍府內當女管事的。常時都穿着一件湛新的青緞外套。襟上掛着兩條赤金鍊條。手上戴了四五個金約指。我料想公侯夫人的裝束。也不過如是罷了。浩伯聽罷。默然無語。心裏想道。此女四德俱備。才貌皆優。何以皮相鑑物。不分虛實。至是呢。因一青緞外套。兩條金鍊。幾個約指。便將婢學夫人的賤役。視同命婦。似此眼光如豆。他日歸到我家。如何與各親眷酬酢往來呢。這到是一件缺陷的事。因此躊躇了半晌。說不出話來。忽想到他本係小家碧玉。愁性未除。這也難怪的。況且荆布能安。正是婦德的好處。他將來

慧心慈態
一時並見

歸到夫家。日習見慣。便自然曉得大體的了。想罷。笑對阿禮斯道。妹妹。你說縉紳的眷屬。與大戶的女僕。看來無大分別。他日你歸到我家。你自然就曉得的了。阿禮斯是個聰明絕頂的人。聽到這話。並覷那浩伯的顏色。便知到自己一時粗心失言。因行近浩伯身邊。一手搭住那椅靠。一手輕按着浩伯的肩。低聲說道。哥哥。我剛纔忤了你的意了。我雖不曉得爲着甚事。我却知到我所講的話。內裏有些兒。令你歡心的。浩伯正欲伸辨。阿禮斯急用兩隻纖指。按捺住浩伯的口。說道。哥哥。你不用說了。我已盡知得了。你平日裏。心中的喜怒哀樂。我都看得出來的。我是看慣的了。你却不要瞞我罷。但你要知到我。寧願自己死了。骨化了。灰肉化了。塵也不願忤你的意思的。說到這句。那聲音便低下去。兩隻眼眶都暈紅了。浩伯道。我並無不歡的意思。你若無故傷心。到令我心裏難過得狠。阿禮斯道。你剛纔的顏色變了。豈不

是心裏有些不高興麼。浩伯道：我見了你，還有什麼不高興的事呢。無論什麼悲哀愁苦，無論什麼忿懣憂鬱，見了你的面，聽了你的聲音，萬樣不適意的事，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阿禮斯聽罷，將手帕微掩着口，嗤的笑了一聲。臉上開霽之色，如流雲吐月一般。浩伯道：妹妹，你真是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的了。阿禮斯正欲答話，忽見司爨的老婢，由厨內出來，捧着一個長方的黑木盤，盛了幾樣肴饌，放在桌上。浩伯道：這又是什麼的意思呢。阿禮斯道：這是方纔老父吩咐的。他說你今晨來得太早，恐怕你要用午膳，叫我吩咐厨娘就近買些山肴野蔌，請你隨便用些罷。我知到這樣的飯菜，你是食不來的。但腹飢最壞脾，保重身體。那是第一件的要事，你就算安慰我一樣快些用點兒罷。浩伯道：令尊也太客氣了。言畢，就與阿禮斯對桌坐下。飽餐了一頓。阿禮斯道：哥哥，我自從今日起，以後言談舉動與及一切儀文禮節。

狂腐語

我都留心學習。但願學成一個能幹的才婦。事事得你的歡心。那就好了。浩伯道。妹妹。你這個意見。我到是不大贊成的。我想人生在世。一舉一動。自然是要言行相顧。不可蕩檢踰閑。聖人教人修身。以克己復禮爲本。修身之名目繁多。古今聖經賢傳所講的道理。任你學到頭白也學不了。但由萬殊而歸一致。那克己復禮四字。已是包涵一切的了。可恨近日有一種怪物。偏偏要矯揉造作。創出什麼修身學倫理學等許多花樣來。甚且自滿自誇。美其名爲專科之學。更有一種犀革臉皮的。公然以倫理學修身學名家自任。我真不明近日的世界。鳳鳥偏不至。河圖偏不出。卻出了滿街滿巷都是聖人。比那市上薙髮匠。修脚匠。多逾數倍。却是什麼的緣故呢。在他們那班人。將倫理修身分兩途。定作專科。他們的想頭也算不錯的。但可惜遼東僻處一方。他們卻費盡千氣萬力。出了多少臭汗。扛着一隻白豕。來到上國沿街

談諧語

譯者恣筆
嘲笑不怕
金剛怒目
耶

長篇大論
居然似教
習演說想
是薰陶於
乃岳的

叫賣。未免無爲得狠了。這等白豕肉。本來抵不得八十文一觔。偏偏有一班戴外國帽。穿黑襪的大英雄。爭住來買。說是這等好東西。非精於新學的豪傑。不能知味。那裏曉得這種熬過湯的豬骨頭。比陳皮半夏還舊呢。此等學問。都是無用的。人生但須不失其天真。便是上等人物。就是狂放不羈。也不過帶些名士習氣罷了。無關於人格之高下。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就是這個道理。今人卻來其天真爛漫。一舉一動。故意要學出那種軌步繩趨的醜態。他自己不覺得辛苦。旁人看見。到是難過得狠的。如今妹妹說以後言談舉動。都要學習。在我看起來。到可以不必。至謂願學成一個能幹才婦。那更可笑的了。大造生人。無論賢愚。無論醜婦佳婦。皆稟於天性。這是學不來的。譬如鈍根人要學詞華。換骨無丹。試問從何處學起呢。就令學到齒危髮禿。也不過勤襲皮毛。終不失一個老笨伯的面目便了。何況佳婦並不在能

讀此聯合
人風雲氣

幹兩個字上見長。只要溫柔貞淑就好了。我到有一句說話勸妹妹的。妹妹的才學。如美玉精金。無施不可。那是誰不曉得呢。但以後總要學些小糊塗。不可太過精明。纔是載福的器。我還記得有一位外國的窗友。原是素質才名的。可惜其人風格太高。又乏媚骨。是以不能諧世。聞得他自從環遊地球歸後。祇是閉戶著書。除著作譯述外。有時旁及遊戲文章。借齊諧之筆。抒其孤憤。也是弔月秋蟲。優闌自熱便了。我從前遊歷亞洲的時候。也曾到過他的家。一次見他齋房兩扇小門。一面寫着說什麼。無雙國士。一面寫着不過是從九官員。那就是才人的結局了。阿禮斯說道。哥哥你又來了。我方纔說你總拋不脫那得失的念頭。你如今又忘記了麼。我聽見支那古代有箇才子。叫造什麼羅。昭諫。他在生的時候。因為金榜無名。所以無一個人識得他。傳至今日。遍天下無人不知。有羅昭諫的名字。可憐那一班金榜有名的人。

却身與草木同腐了。這樣看起來，哥哥你說是。有具的才好，還是無具的才好呢？浩伯聽罷，不覺大笑起來。忽聽得外面丁丁當當的鐘聲，知是學堂放學了。浩伯便立起身來說道：「時候已經不早了，我就此要回去了。」阿禮斯道：「哥哥去了幾時再來呀？」浩伯道：「這兩三天不空，恐怕不能來，因為明天要到博濟院聽他們紳董議事，後天又是懿國府請宴，我恐怕抽身不開咧。」阿禮斯聞言，半晌無語，良久纔問道：「懿國府不是那荷登鎮裏新近遷來的威家麼？」浩伯答道：「是的，就是那威爾遜公，他新近由京裏遷來的。」阿禮斯道：「我聽見家君說他們家裏有兩位小姐，都是生得十分標緻的，說是什麼威家雙璧。可是真的？」浩伯道：「不錯的，他的大小姐已經出嫁了，如今在家的，是那第二位小姐，名喚哈列頓。聽說是才貌出眾，我叔父最稱贊他的，常常說此女最合與我結婚，說他如何賢淑，矜貴，如何多情，我却未曾過他的面。」阿禮

不伎不足
爲名將不
妬不足爲
美人

趣語

斯聽罷。心中吃了一驚。回顧左右無人。便雙手抱住浩伯的頸。附耳低說道。哥哥。你不要太過稱贊他罷。他雖是生得標緻。雖是貴家千金。雖是多情。但他愛你的心事。無論怎樣。總跟不到我愛你的真摯呀。後天千萬不要同他過親熱。恐怕他糾纏著你。又生出支節來。我的說話。你可不要忘記罷。浩伯道。妹妹說那裏話來。我本來是狠不願意去的。祇因那威爾遜親自來拜候我。我不能不去回拜他。他的夫人再三堅請我過去赴會。我弄到沒法子推辭。然後答應了他的。就使天下有賽過哈列頓的人。也不能動我的心。我安璐環。今生今世心裏。但知得有你一個人。我的心房。都被阿禮斯塞滿了。你至今還不曉得麼。那真是活活的氣死人。阿禮斯嫣然笑道。總要你自己心堅便得了。何必又要動起氣來呢。言畢。兩人行。了接吻的禮。浩伯在帽架上取了帽子戴上。然後出門。恰巧行到園門口。遇見約翰。手上捧着五六卷書。

此是冒雨
夜行的結
果

好闊手筆

由學堂那邊過來。一眼見了浩伯出去。便道：公子爲什麼不用了晚膳纔走呀。浩伯道：天色已經不早了。今日尙有些小事。要回家料理。改日再見罷。約翰也不再留。浩伯忙走到學堂院子裏。見騎來那匹馬。正在樹下嚙草。急解下繮帶。騎上了。加鞭望尼華士里進發。那馬跑得極快。剛到上燈時候。已經回到府了。浩伯回家後。當夜覺得胸膈脹滿。身發寒熱。頭上有些微痛。次早起來。便着人去請醫生來看病。又着左右到幕府裏面請書記官摩素過來叙話。不一刻。摩素入到書房。浩伯讓他坐下。便對他道：前日博濟院發出傳單。定期今日午刻會集紳董。公議捐助埃爾蘭的賑款。我今日因身體有些不爽快。不敢見風。不能前往會議。請閣下做個代理人。替我一行罷。如果他們提及捐數一節。就煩閣下代我署名。認捐二千五百磅金幣就是了。言畢。取過一張短箋。寫了授權的字據。給與摩素。摩素接過。答應着去了。浩伯是。

日水漿不能入口。神思疲倦。氣短懶言。有時覺得四肢骨節痠疼。祇是躺在榻上呻吟。家人焦急到了不得。盼望那醫生到來。有如望歲。府裏的僕役輪流站在大門外翹盼。好不容易捱到西牌已過。將近上燈時候。纔見那醫生坐着一輛雙輪斗式的馬車。穿上黑絨燕尾襟的大服。戴一件桶式的高帽。滿臉醉容。自遠而至。纔入府門。下了車。便急問病人現在何處。那種倉皇的神色。好像忙到不得開交的樣子。管事的替他挽住了小革囊。引他入到內室。便問先生爲何這時候纔到呀。那醫生搖着了頭。縳着了眉。說道。我何嘗不欲早來呢。祇是我沒有分身縮地的法子。叫我怎麼趕得上呢。每朝門診的症。最少有四五百個。總要鬧到下午兩三點鐘。纔打發得清楚。出診的症。每日有二三百家。都是隔早數日便掛了號的。方纔我來這裏。還未上車。本處的府尹已經備了大車來催接了。正在向他的綱紀婉辭接連。凱布侍郎的。

差官跑來說道。老太太現患吐瀉。請我立刻過去。我還未回答他們。那壁上的德律風電機又響。說是裕利銀行的總董。在梯上失足跌了下來。現在不省人事。務請我帶着接骨的藥水過去。我因爲你們府上是多年的主顧。我們是不能不講交情的是。以不管他們什麼三七二十一。我就先來這裏。等到診過了脈。然後再往別處去。那還有什麼話說呢。祇是如今還有一百多個症要出診的。今夜總要鬧到雞唱。纔能够回家咯。那管事的便擺好了筆墨。又攤開一張素箋。在書案上預備開方子用。那醫生還是滿口胡柴。說個不了。左右的婢僕便道。先生請你看過了脈。再講罷。那醫生便開了小革囊。取出一枝玻璃水銀管。命浩伯含在口內。又取了一個聽脈筒出來。解開了浩伯的衛生衣。將那聽脈筒一頭按着浩伯心口。一頭按着自己左耳。向懷中摸出一個跳針的金時表。擎在掌上。看那跳針一杪。脈息幾至。聽了一會。

收起聽脉筒。把浩伯口含的水銀管取出細看。說道：風邪內蘊。過食生冷之品。寒滯中樞。服兩帖溫中疎化的藥便好了。說罷拈起一枝圓嘴筆。開了一紙藥方。叫浩伯的家人趕緊往藥房拾藥。又給了一小包金雞納霜。約有一分多重。吩咐和入藥水內吞服。話纔說完便匆匆的出門去了。浩伯當夜服了藥。至天明時候已經退了燒。頭目也清爽了。翌晨再照原方服一帖。至午刻已經全愈。飲食如常。飯後摩素入來。正與浩伯談及昨日所議挨爾蘭的賑務。忽見司閤來回道：懿國府着人來催請。浩伯纔記起本日是要往赴席。便吩咐外邊套車伺候。靡素便起身出去了。浩伯換過了禮服。知帖的差官。携了帖套先行。浩伯忙出門外登車。望荷登鎮直發。約走了兩箇多時辰。便到了懿國府。號房接帖。急忙傳入。便見兩三位男女知客。出到拱門左側迎迓。浩伯隨着知客登樓。入到客座。順目一看。但見男女各客。陸續來的已有

哈列頓
場用加
倍
寫法

落落大方

六七百人。威爾遜見了浩伯，不覺喜形於色。急忙向浩伯握手爲禮。浩伯再三謙讓過。又寒暄了一番。然後轉身向威夫人謝前日叨擾。威夫人便讓浩伯坐在右邊的第三位。正在與各客大家說笑。忽見衆客的目光都注視後廳。不一會，各人俱站立起來。猛覺得一陣菊麝的異香芬芳撲鼻。耳邊聽得裙幅拖地。毯那窸窣的聲自遠而近。浩伯舉目一看，只見一位少女白雲母屏風後珊珊步出。年紀約在十八九上。下花貌雪膚蛾眉鳳目容華絕代。儀態萬方。披一件月白色的閃綴宮衣。挽着羅馬妝的盤龍髻。鬢旁堆滿金剛鑽。如星辰璀璨。領下掛一串椒粒大的明珠。約有百餘粒。寶光射目。足下穿着法國羊皮小履。腰如約素。行起來那種嫵娜的態度。好比風前細柳一般。出到前廳與各客略畧招呼。便走到威夫人座側。揀一張水紅綾繡墊的軟椅。坐下。威夫人因向浩伯道。這是小女哈列頓。浩伯急忙起立。行近哈列

頓面前伸出右手執着哈列頓的左手行接吻禮。哈列頓乍見浩伯的面愕然如曾經見過一般。兩個人互相凝睇。四隻眼視線相交。均說不出話來。還是威夫人向他的女兒道。這是安浩伯世兄。彼此都是世代的通家。你們兩個如今會過了面。日後到可以常常往來。我們兩家的世誼愈更親密了。威爾遜笑道。這話到是真的。座上各客。有的好附和的。也一同笑起來。惟有哈列頓的舅母沙靈夫人。平日是最詼諧的。聽見威爾遜夫妻這等語氣。便道。我看這位安公子的年貌。與我們這位甥女的年貌。到很像一對學生的玉人一般。如果兩個醉倒在花陰下。那真是交頸的鴛鴦。並頭的鸚鵡了。任你什麼鐵觀音石羅漢。看見了。也要憐愛的。諸客聽見。一齊拍着手笑起來。浩伯羞縮無語。那哈列頓更漲得兩頰緋紅。如朝霞映水。浩伯心裏想道。世間的閨秀。我也見過。不知多少了。從未見過這樣的尤物。我想天地間的國色。

小鬼頭春
心動了

亦是一惡
識

除了阿禮斯外。也就算哈列頓是第二人了。如今看起來。我叔父的說話。到不是虛假的心下。正在沉吟着。忽聽得樓下鳴鐘聲。威夫人便笑向浩伯道。老姪。你就同哈列頓到膳廳用膳。大家在席上談談罷。浩伯聽了這話。遂伸出右手參扶着哈列頓下樓。另在廳角揀一小桌。兩人坐下。浩伯一眼看見哈列頓的左腕。白如雪藕。正與阿禮斯的玉腕無異。不覺歎羨了一聲。哈列頓聽見便嗤的笑了。向浩伯問道。對酒當歌。這是人生的樂事。世兄爲何發歎起來呢。這倒是令人想不出的。浩伯乍聽這話。如當頭一棒。一時竟回答不出。想了一想。纔答道。小生鄙見。却與世妹不同。世妹說是對酒當歌。人生樂事。小生祇惜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每見浮世百年。那秋月春花。都是忙裏最容易過去的。錦屏人忒看得韶光賤。小生所以發歎起來。哈列頓笑道。世兄的話。雖則有理。但恐怕言不由衷罷。我從前看見各處的報紙。說道有許。

多。女。士。欲。與。世。兄。聯。婚。世。兄。總。是。一。概。謝。絕。的。既。是。愛。惜。韶。光。爲。什。麼。專。做。他。人。的。畫。裏。情。郎。呢。浩。伯。道。那。是。姻。緣。未。能。湊。合。的。緣。故。大。凡。君。子。與。淑。女。必。須。情。緣。兩。至。然。後。能。歌。好。迷。若。情。結。而。緣。未。至。任。你。怎。樣。輾。轉。反。側。也。是。求。之。不。得。的。我。聞。得。世。妹。向。來。讀。書。得。間。這。個。道。理。難。道。還。不。曉。得。麼。世。妹。怪。我。專。做。畫。裏。情。郎。我。却。怪。世。妹。辜。負。了。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咧。哈。列。頓。正。欲。答。下。去。忽。聽。得。那。邊。音。樂。大。作。便。停。杯。說。道。時。候。不。早。了。他。們。已。經。開。唱。了。我。們。也。可。以。過。去。罷。浩。伯。遂。放。下。七。箸。同。哈。列。頓。入。到。更。衣。房。換。過。一。套。跳。舞。的。衣。履。然。後。轉。入。歌。舞。廳。但。見。男。女。各。客。都。按。照。跳。舞。單。所。列。的。次。序。雙。雙。配。定。了。浩。伯。便。向。知。客。取。過。了。單。一。看。見。自。己。的。名。字。列。在。第。八。行。正。與。哈。列。頓。配。對。浩。伯。按。着。次。序。俟。第。七。排。的。舞。罷。然。後。與。哈。列。頓。攜。手。登。場。兩。人。合。舞。起。來。隨。舞。隨。唱。浩。伯。歌。曰。

儘當以慨

歌短歌。且飲酒。人生富貴終何有。且飲酒。歌短歌。歲月不來可奈何。可奈何。酒醒歌復歇。太白高高上。殘月。

哈列頓歌曰

深情若揭

花枝好。插向膽瓶中。春色十分開。欲透呼他侍女。掩窗櫺。最怕薄情風。兩人舞罷。退入茶室內。還未換衣。那知客來說道。遊湖的畫舫。早已在江干預備好了。浩伯與哈列頓聽畢。便入到更衣房。換上了原穿的禮服。然後會同舞罷的客。一連十餘輛馬車。來到江口。各人在岸上細看。見水面有十餘隻燈船。如雁行灣泊。浩伯與哈列頓擇了一隻有舵樓的木蘭舟。兩人登了舟。舉目四看。見前後篷窗。都是嵌了繪花的玻璃。船頭兩扇屏門。刻着兩行描金的字。一面寫着簫管吹殘。江上月一面寫着樓臺搖破。水中天。中間還掛一面橫額。寫着晴雨總相宜。五字。哈列頓卽命舟人解纜。但見兩槳煙波。

皆非佳兆

天然圖畫

襯住那淡淡斜陽。水天一色。舟行數里。入一汊港。兩旁盡是葭菼荻葦。秋風過處。葉葉相戰之聲。如波濤澎湃。水中多菰葉。前隄盡是蘆花。如鋪白雪。有時露出數根紅蓼。相間蕭疎雅豔。愈顯得水國的秋色鮮妍。汊港既盡。便入平湖。遙望萬頃波光。暮色漫漫。不辨南北。未幾。東方月上。影落波間。如萬縷金蛇。一齊翻動。湖邊的山色。遠銜暮靄。若煙若霧。氣象萬千。哈列頓便命女僕將舟中預備的酒饌擺開。與浩伯裁詩賞月。酒過三巡。哈列頓已經詩成。浩伯猶是銜杯吟哦。推敲未定。哈列頓道。我的拙句已經煨就了。世兄今夜。的詩思爲何遲滯起來呢。浩伯笑道。未見拋玉。何能引輒。世妹先把大作錄出。我的續貂手段。自然能偷聲學步的了。哈列頓聽罷。取過詩箋。拈起筆來。一揮而就。便遞與浩伯。詩曰。

第一首秀
麗且有言

櫓聲咿啞泛中流。人與琴書共一舟。莫笑瓜皮輕似葉。四圍山影壓船。

外意

第三首有
神韻

頭。

桑柘陰陰十畝閑。清流如鏡碧潺潺。低迷煙柳無行處。棹過前溪又一灣。

橋南橋北水通邨。十里溪山綠到門。斜日半江紅樹外。白蘋風起又黃昏。

雁叫霜天月浸波。涼宵風露得偏多。推篷倚遍團圞影。好把前身問素娥。

浩伯讀罷讚不絕口。說道世妹的詩筆如曼殊。仙子秀骨天然。真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了。這等才華。試問近日女界中能有幾人呢。雖是家學淵源。半由老世伯平日薰陶所致。亦由世妹天資過人。然後有此吐屬。祇是見過夷光西子的顏色。攬鏡自觀。不能不自憎其貌了。却叫我怎敢獻醜呢。罷了罷了。

豪爽可稱
女太白

頗有格力

居然知音

不若就此藏拙算了罷。哈列頓道：那是什麼話呢？世兄如果無詩，是要罰金。谷酒數的言畢，便喚左右去取大盞。浩伯急止住左右，說道：酒令太嚴，我這一個臨陣退縮的罪名，恐怕擔當不起。索性等我寫出來獻醜罷。話完，隨手取過了紙筆，將詩寫上。詩曰：

雲氣忽然斂，皎皎天東頭。飛來一片月，照見湖間鷗。湖亦解愛月，寂然停不流。月豈亦愛我，而不離我舟。仰觀大地影，曠若臨九州。不知埃壑中，有此清景不。持杯勸月飲，勸罷我輒酬。醉呼赤繡公，去作飛仙遊。

哈列頓吟誦數次，便對浩伯道：世兄的詩格洗盡鉛華，獨標真諦，如龍眠寫照，純用白描，尤妙在信手拈來，老嫗都解。至於語意飄逸，筆情跳脫，那是全由天分中得來，斷非腸肥腦滿的僮父所能夢見的。如果不嫌鄙陋，小妹願拜門牆，能够做一個絳帳的詩婢，那是三生有幸的了。不曉得世兄肯收這

樣的頑劣女弟子否。浩伯道。世妹說那裡話來。你這句話折煞我了。無論世妹是天上的飛鴻。祇隨鷺鳳翀霄。斷無學燕雀棲檐之理。況且生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爲常人之師。尚且未敢。敢爲才女之師。麼。世妹如果不棄愚蒙。我們大家邀集幾位同志。結一個詩社。將來彼此同是社友。遇有什麼質疑問難之處。彼此可以嗟磨研究。借助他山。那就獲益不淺了。哈列頓聽到這話。不覺大喜。說道。世兄這個議論極妙。將來小妹是一定要附驥的。可惜我與世兄相見太晚了。浩伯道。此社成立的時候。還要公舉世妹做社長的。說什麼附驥兩字呢。兩人正在興高彩烈。談得投機。忽見一隻快艇撐汙船旁。有一位差官裝扮的跳過船頭。浩伯舉目細看。原來是自己府裏的中軍。那人見了浩伯行過禮。卽說道。現在府裏接到一封緊急的電報。幕府裡衆位師爺不敢擅拆。是以特着在下趕來請少爺回去。浩伯聽罷。嚇了一跳。心中摸

不着頭緒也。焦急起來。因別了哈列頓。同那中軍乘着快艇先趕回岸。到得岸時。早見自己的馬車已經在岸邊伺候着。急忙上了岸。也不及到諮國府拜辭。便匆匆登車去了。畢竟那電報從何處來。爲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浩伯憶起富貴功名。便至於面無人色。俗見太深。正賈寶玉所鄙。爲祿蠹者。以之偶阿禮斯。真不免有涇渭之別。昔人評牡丹亭云。麗娘關心蕙質。千種風流。柳生殊有愴楚之氣。實非天然佳偶。此論入微。足以借評浩阿二人。

老嫗所述一段故事。語語刻酷。如燃溫嶠之犀。如鑄神禹之鼎。千醜萬怪。軒豁呈露。使此輩見之。亦當汗下沾衣。讀竟爲之浮一大白。此段足與李氏所著官場現形記并傳。

浩伯欽羨哈列頓雪臂。雖無楚子問鼎之心。不免得隴望蜀之見。特爲敵規國俗所束。勢難兩娶。不得不專注一人耳。倘使生在支那。吾知其一箭雙雕之妄想。躍躍欲動矣。閱者當不河漢吾言。

哈列頓錦心繡口。柔情如海。實不亞於阿禮斯。如使浩伯少小相逢。早已身爲。鬱國府中。禁樹矣。尙容阿禮斯染指耶。

此回入哈列頓正面文字。全用旖旎之筆。出之與上文寫阿禮斯兩回。映射阿禮斯清高如玉。哈列頓富麗如寶釵。故文字亦各肖其人也。

哈浩二人之詩皆佳。一以清麗勝。一以氣格勝。惟所歌皆爲後來惡識。所謂機之先兆。動於自然而不覺者。